

圖俠劍正雍



雍正劍俠圖

(卷十八)

(常杰森著)

第十八集

謀家產繼母逼走牛寶元

田奇計金錫嫁禍老員外

刁氏聞聽安述仁說機會到了，刁氏問道：「倒是什麼機會你老快說吧。」安述仁手理着兩鬢鬚，微微一陣冷笑，遂說道：「表妹，你知道這東西是那裏來的嗎？」刁氏說道：「人家公樓兌錢咱們怎麼知道，人家是那裏來的呢？」安眼未曾說話，先到後面看了看，一個外也沒有，他這才低言悄語說道：「此物乃是成都府知府之物，在一個月以前，府衙裏面失賊人遠遁無法捉拿，知府大人正爲此案派下許多差役，各處明查暗訪，皆因府衙裏面采師爺跟我是至交的好友，我在他那裏看見了失單，上面有這麼一隻金錫子，說的跟四一般無二，不問可知，這一定是賊贓。」刁氏一聽這是賊贓，說應當怎麼樣呢？安眼說道：「這個話我可得跟表妹你說明白了，這個賊贓就算是你舉發，我就算替你上堂報案，到那時必然有官人前來拿獲窩主，並起賊贓，人贓並獲，這場官司牛成可就打上了。如果打算花些個銀錢，把老員外買死在獄中，這一份家產，不歸表妹難道說還歸的了別人嗎？再者說也可免了每天的這般的受氣，俗語說最毒不過婦人心，這句話還是一點兒也不錯。」刁氏當時一聽，心中喜歡，遂說道：「單兄這場事全仗着你老辦了，如果真要把事情辦成，吾情願把全份家產提出二成來相謝。」安眼笑道：「表妹得了好處，難道說表哥吾還不喜歡嗎？」

咱們先不用說這個 要緊的吾明天前去自首到案 替表妹你前去舉發 這個話吾要說出來 不怕表妹你笑話 哥哥吾手中的零錢可不敷餘 俗語有句話衙門口兒向南開 有理無情 拿錢來 打官司就得用錢 表妹你能先拿出幾十兩銀子給吾嗎 刁氏聞聽慨然應許 當時將自己的積蓄 拿出來五十兩銀子 交給安眼 叫他替自己到成都府投首報案 安眼跟那刁氏計議停當 由牛宅出來 小子走在中途路上歡喜 一邊行走 暗含着躊躇 自己叫着 自己的名字 述仁哪述仁 這分明是你的吉星高照 財神叫門 主要是這段事辦的完完全全 吾必然能够發一筆大財 按良心上說 我也得跟刁氏這個表妹 把牛家的財產平分一半 真要是吾把良心一味 牛家這份家業 豈不歸吾一人所有 這也不算吾對他不起 也是刁氏埋味天良所致 自己一邊走一邊思索 他這才把主意拿定 先够奔成都府科房的師爺 陳師爺家中 到了陳師爺家中 把這段事向他說明 研究研究這段事 先打那裏入手 吾雖然人稱刀筆 凡事也沒不過去人家陳師爺 自己越想越有理 工夫不大來到陳師爺的住宅叩打旁環 問裏面有人嗎 由裏面出來一個家人 一看認得安眼 遂說道安先生你老今天怎麼這麼閑在 安眼趕緊問道 你家陳師爺在家裏了嗎 家人說道 將回來工夫不大 現在書房 你老隨我來吧 說話光景 家人遂即把門關上 帶領安眼一直來到書房 家人把簾子高高打起 安眼到裏面見了陳師爺 客客氣氣 平常安眼就不斷上這裏來 調詞架訟 多多少少還得給陳師爺弄兩個錢 他二人就算是狼狽爲奸 陳師爺問道 安先生

十來多天沒來。今天到這有什麼順手的買賣嗎？安眼說道：有什麼順手的買賣，終日裏游手好閑，仗着調詞架訟得幾個錢餬口。別人拿我打趣，怎麼陳師爺你也拿我取笑呢？說罷彼此哈哈大笑。陳師爺說道：老哥哥你老可別過意，我這叫不說不笑，你老是夜貓子進宅，無事不來，你老這一到必然有相當的事情，有什麼話你就快說吧。安眼開聽微然一笑，看了看屋中並無別人，遂將自己跟表妹所說的話，以及所定的計策，他家的物件全都跟陳師爺細說了一遍。陳師爺開聽微然一笑，叫了一聲安老兄，這段事可算是湊巧的很。知府大人就為這段事情焦燥的不得了，將三班人役三日一遍，五日一遍，他們正然無從設法破案追賊，這可真是巧極了。車不宜遲，我馬上就走到衙門裏回明知府大人，回頭你自己出首報案，就提你的表妹知情，因為女流不肯前來，託你替他報案。安眼告辭出去，陳師爺忙坐車够奔府衙。安眼又過了一會兒，才够奔成都府的府衙，進了角門子，一直來到班房。啓籬籠到裏面，抱拳說道：衆位多辛苦，不知道這位頭兒是誰？這句話沒說完，在旁邊站起一個人來，看年歲也有五十多，遂說道：安先生到了，值日是吾有什麼事嗎？安眼一看認得，值日這個頭兒姓劉單字名祥，爲人極其忠厚，人稱他劉大爺。安眼看罷說道：大哥哥你值日這個事更好辦了，你隨吾來吧。兩個人到了裏間屋，安眼就把表妹家中是如此如此，託他前來報案。劉大爺一聽就是一怔，暗說這小子素日就憑調詞架訟生活，到現在害來害去害到他們至親頭上。大爺牛成那個人忠厚正直，向來作事正大光明，真要牽連上這

場事這個官司可不好打 劉祥想到這裏 遂低言悄語把話跟他一說 打算把這場事給他們

暗地和解 不必成訟就算完了 安眼一擺手叫了一聲大哥 這吾可不是駁你 就是吾回去

吾的表妹他也得自己出頭 再說這段事陳師爺也知道 劉祥聞聽可就不能再往下說了

遂說道安先生 既然如此 你老在此略候候 吾到裏面言語一聲吧 說到這裏劉祥看了看

兩旁的夥計 才轉身出去 將然後而走了不遠 猛然裏面有知府大人的長隨 站在那

裡高聲喊喝 大眾三班人役聽真 急速預備齊了響典 大人升堂 劉祥聽到這裏 答應一

聲轉身够奔前面 知府衆人 霎時雲板齊敲 三班人役喝喊堂威 大人升公座 衆人役排

立在兩旁邊 成都府的知府姓駱 駱大人爲官清廉 兩榜出身 愛民如子 兩袖清風 自

到任以來 成都府所有大小的居民 沒一個不說這位駱大人爲官正直的 他老人家將身坐

至在公座的上面 上垂首有一張桌 坐的就是那位陳師爺 兩邊是科房先生 知府大人手

拍桌案叫了一聲來呀 前日的班頭劉祥 聞聽答應一聲是 走上前去單腿打躬 口稱大人

在上 下役劉祥給大人請安 大人叫了一聲劉祥 今有人密報 牛家場住戶牛成 窩藏巨

匪 坐地分贓 本府一時不慎 竟有胆大賊人 夜入府宅 盜去物件不少 從中最主要的

就是讓麻赤金鐲 現在這些賊贓 全都窩藏在牛成的家中 趕緊帶領馬快三班 火速到牛

家場起贓 鎖拿牛成當堂追審衆賊的下落 劉祥聞聽向上請安 跟老大人回 現在班房裏

面有安述仁出首報案 大人聞聽點了點頭 暗想道陳師爺所得的底細 大概也是聽此人所

說 遂吩咐一聲來 帶安述仁 差人答應一聲 工夫不大 把安述仁帶上了大堂 跪倒口稱大人在上 商民安述仁給大人磕頭 大人一擺手 說安述仁你所報何事 要你從實說出 不可胡來 能若所報不實 被本府調查出來 必按反誣治罪 安述仁向上叩頭 口稱大人在上 商民不敢胡說 皆因我表妹牛刁氏 在牛家場居住 其夫牛成拿回家中一隻金釧 皆因物貴人賤 彷彿來歷不明 有意出首報案 皆因是身為女流 不敢見官 託我替他出頭 說了再四 我是萬般出於無奈 這才替他出頭 老大人聽到這裏 看了看安述仁的五官像貌 不由得手拈鬚鬚 雙眉倒豎 虎目圓翻 不由得暗自思索 就憑安述仁這份像貌 定非善類 看罷擺手說道 來協同安述仁 一直够奔牛家場 捉拿牛成不得遲悞 說到這裏 駱大人站起身形够奔後面暫爲休息 單等牛成拿到 再爲審理 不表大人 單說劉祥 帶着安述仁三班人役 一直來到牛家場 到了牛宅 差人等就如同惡虎撲食一般 不容往裏回稟 一直往裏闖 家人一看吓了一跳 憑這個門戶 要是平平常常的人 尙且不能隨便出入 何況這是衙門裏的公差呢 家人出來將然一攔 被一名公差 吧就是一個嘴吧 把這個家人打了一個筋斗 衆人正然喧嘩 老員外牛成聽見這個信 由裏面出來 遂說道衆位這是怎麼啦 我牛成住居此處多年 向來奉公守法 爾等還要來到這裏訛索嗎 劉祥一聽他自報名姓叫牛成 不容分說遂說道來 先把牛成鎖了 公差人等如狼似虎 過來一抖鎖練 把老員外牛成鎖了 安述仁頭前帶路 到了後面上房 見着刁氏把話說明

叫他獻出來金鐲 刁氏一看吓了一跳 事已至此 那就算是無法 只可把鐲子獻出來 劉祥接過了赤金鐲 安述仁擺手叫走 劉祥說不行 這個婦人是什麼人 安眼說這是我的表妹刁氏 劉祥說道 既是牛成之妻 把他也帶入了公堂 回頭見了大人 我們也算是個交代 這一句話把刁氏可吓着了 安眼只可說 請位皆因他是婦人 胆小怯官 才託我替他出首報案 各位還得高抬貴手 凡事好說 劉祥擺了擺手 叫了一聲安先生 這個我不敢作主 倘若案後出了意外 或是逃往他鄉 如果於案中有莫大的關係 我們再去捉拿 可就費事了 他一個女流到了堂上 也沒有什麼事 不過當面交代交代 也給我們卸卸責任 安眼有心再說 公差不敢自主 無法只得聽其將刁氏一齊帶走 回到了府衙 曹將差使人等寄押在班房 安派人看守 遂够奔裏面回話 王夫不大 擊鼓升堂 大人入了公位 吩咐一聲來先帶牛成 差人們答應一聲 把牛成帶至在堂前 牛成本是商賈出身沒經過官司 吓得渾身立抖體似篩糠 說話結結吧吧 跪倒俯伏在地 口稱青天老夫人在上 罪民牛成給大人叩頭 座上的知府大人 看着這般光景 吩咐一聲牛成抬起頭來 牛成說道 犯人有罪不敢仰視大人 知府手拍桌案說道 當堂免罪 牛成遂向上一正面 大人看了看牛成的五官像貌 帶着忠厚老成 見了官已然吓得如呆似痴 看罷不由得點了點頭 此時早有公差人等 將赤金鐲呈遞在公案前 大人看了看不錯 正是自己家傳的寶物 遂問道牛成 你久居牛家場 竟敢窩藏賊匪 夜晚之間到了我的衙署行竊 你竟敢坐地分贓

同夥都是何人 他等現在逃往何方要你從實招來 牛成聞聽向上磕頭 口稱大人 你老要問這隻金鐲 乃是犯民在本街開一座首飾樓 在數日前有人前去兌換的 犯民彼時收買金鐲 已然落帳 要說我窩藏盜寇 坐地分贓 犯民我可不敢領 大人不信派人調查 如果果有半句虛言 情願罪上加罪 大人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不由得一皺眉 做官的講究這一個察顏辨色 暗窺舉重 看够多時 遂一擺手叫牛成旁跪 帶刁氏 工夫不大 刁氏帶到堂前 跪倒向上磕頭 知府問刁氏金鐲由何處而來 你可知情 刁氏連連擺手 說道 小婦人別的不知道 當家人在本街開設首飾樓 那一天晚間由櫃上帶回一隻金鐲 要說如何窩藏匪人 坐地分贓 小婦人並不知情 大人點了點頭 又問了問 你還是結髮之妻 還是繼配呢 刁氏聞聽不由得一怔 不敢隱瞞 只得向上叩頭 口稱大人 我乃是牛成的繼室 大人聽到這裏雙眉一皺 這一場風波 大概全是由此婦人身上所起 我真要是用嚴刑拷問 豈不冤枉了牛成 你說要是當堂釋放 未免於公事不合 想到這裏 我何不如此如此 刁氏他是個女流 不知金鐲的細情 准其取保開釋 安述仁出首有功 單等拿獲賊人 圓案 再行聽賞 又說道 來 將牛成先收押入獄 暗諭裏面牢頭 不准難爲他 一俟正犯捕獲 再爲判斷 說到這裏擺手退堂 就把牛成押在牢獄裏面 好在有知府的話 已然告訴後面牢頭 不准難爲他 再說站成這個人行爲端正 人所共知 這場官司實在是被屈含冤 不過是遭了繼婦之毒 自從牛成收入獄內 外面人全知道了 街談巷議 都知道牛

老員外這場事被屈含冤 繼室刁氏陷害 從中有個安眠盡惑 這場官司關平盜案 還不大好打 這個話傳來傳去 可就傳到文敏文敬兩個人的耳內 弟兄二人自從在家裏 因為兩句閒氣 出離了家門 終朝每日在外面漂流 好在一樣 挨着靠着的 以及老員外相交的朋友 哥兒兩個到了 挪借銀錢無論多少 沒有不答應的 都知道這兩個孩兒可憐 人人都說後娘帶來的孩兒 沒有不向着他娘的 這哥兒兩個居然能够深明大義 知道生身之母 作事不對 因此與母不和 以至於逃出了家門 終日在外面東遊西走 行無定所 忽然間聽說老爹遭不白之冤 被收在獄 哥兒兩個得着這個信 心裏頭難過 萬般無奈 在老人家朋友家中借些個銀錢 到衙門裏頭打點獄卒 小哥兒兩個到裏面探監 弟兄們不探監還則罷了 這哥兒兩個一探監 才招惹的牛成老人家心酸 因為什麼 皆因他看這兩個孩兒並非是自己親生之子 倒如此關心 何況我那孩兒牛寶元 倘若他得了這個兒信 豈不要把我那可憐的孩兒心疼壞了 老頭子想到這裏 也不敢過於悲傷 遂問文敏文敬兩個人的現在景況 別看這兩個孩兒年青 心裏總算是開通 遂說道老爹爹你老只管望安 我們兩個人雖然終朝每日在外面漂流 所仗着你老交的厚知好的朋友 對待我們二人全都是另眼看待 我們倒也沒受多大道苦楚 你老放心吧 我們二人設法子周旋你老這個案由就是了 方才你老說劉知府囑咐牢頭 不可難為你老人家 大概府大人一早有份打算 牛成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說道 我的事聽天由命而已 說到這裏 牢卒催促兩個孩兒走

父子洒淚而別 這小哥兒兩個 隔個三天五日必然要親自看一看 這一天可巧 二人正然在酒館吃飯 遇見一人面熟 一問正是自己的哥哥牛和 這三個人出離了酒館 來在了曠野荒郊 一句沒瞞 把所有之事 對着牛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牛和把話聽完 心中難過 二目之中熱淚滾滾 連連點頭叫了一聲二位兄弟 既然事到如今 你們也不用難過 咱們設法子搭救咱們老爹爹就是了 這個話論說起來 我可不當說 母親對於我這份意思 是你們二位親眼所見 還不用說二位兄弟 乃是他的親生之子 尚且如此 今天四外無人 話不過就是一談 將來舉家老幼 到了團圓那一天 二位賢弟見着母親千萬不可多想別的 俗語都說母不慈子不孝 咱們要作個母雖不慈 子可不能不孝 方能天下揚名呢 小哥兒兩個叫了一聲哥哥 你老這份大仁大義 真正是天下無雙 咱們是自己弟兄 我也不能在你老的面前多言 放下遠的還是說近的 你老這些個年在外面 境遇如何 牛和手拍文敬文敏的肩頭 叫了一聲二位兄弟 哥哥我這才叫機緣巧遇 遂就把自己要自縊身死 巧遇高人英雄得路路民瞻 將自己帶到河南衛輝府關家堡 在關老劍客的家中 練藝十餘年 雖不說有多大的能為 據我二位老師說 類乎平常之人 他決以不是我的敵手 真可稱得起打遍了天下無敵 兩個孩兒一聽悲喜交集 遂拉着牛和的手說道哥哥 既然你老練了這身的能為 你老可以學一學古人 刖牢反獄 將咱們的老爹爹救出來 省得叫老人家受苦不好嗎 牛和還未等他們二人把話說完 趕緊用手堵住兩個人的嘴 遂說道二位

兄弟少要胡說 光天化日 竟敢說這種無法無天之話 倘若被官家聽見那還了得 既然我回來了 我自然有個辦法 說到這裏 由腰中掏出十來多兩銀子 叫了一聲二位兄弟 這裏有幾兩銀子 你們拿着買點吃的 再到獄裏打點打點禁卒 見着老爹爹就把遇見我的話 跟他老人家說明 對於官司叫他老人家放心 不出數日 我必請他老人家出來 你可千萬把話带到了 明天咱們弟兄有什麼事還在這裏見面 無論有什麼事可千萬別錯了這個機會 兩個孩兒一聽吓了一跳 遂說道 哥哥好容易回來了 我們可不離開你老 要是跟你老分手 我上那裏去找哥哥去 牛和聽着這個話 心中難過 不由得眼圈一紅 叫了一聲兄弟 這不是哥哥我已然回來 凡事可就全都好辦了 我有一件事跟你們兩個人打聽打聽 這個安述仁安老舅他還在那個老宅裏住嗎 兩個孩兒一聽 遂說道 不錯 仍然住在那個老宅內 你老得想個法子懲治懲治他 咱們一家子七零五散 全都是被他所害 高低你老得想個法子 叫他知道知道 牛和點頭說道 那你就不用管了 咱們一定的約會明天還在這裏見 見着我的話 無論跟誰千萬不可說 要你二人牢牢謹記 小哥兒兩個答應 牛和也把自己身上衣服收拾收拾 跟文敏文敬分手 不表這兩個人的奔牢獄 給老人家牛成前去送信 單說的牛和牛寶元 把家中之事雖然未能親眼看見 聽這兩個兄弟一說 也就了然 自己因為白晝之間 或回家或够奔安宅 全都不便 我暫時找一個僻靜的所在休息休息 等到定更後不到二更 自己打開包袱 把衣服換好 勒好了十字絆 帶好了軍刃

不用的東西用包裹包好 往腰間一捆 收拾齊畢 抬胳膊抬腿沒有纏着吊着的地方 遂幌動身形 自己把主意拿妥 我是先到自己的家中 夜探家宅 看看繼母刁氏的動靜如何 別看他有意謀奪家產 這倒是小事 或者其中再引出意外別情 那可別怨我牛和 我就要持刀行凶 想到這裏 遂走至在牛家場自己的家門 看了看四外無人 抖身上房 看了看裏面 清清伶伶 牛和看着點了點頭 心說看起來塵世上過活 就過的是人哪 看罷遂竄房越脊够奔裏面 到了後道院看了看 上房也不像先前那樣熱鬧 兩旁邊廂房並無燈火 牛和够奔前坡 來到房簷脚尖擡住陰陽瓦 身形向下倒垂 作出珍珠捲簾夜叉探海勢 隔着後面的紗窗往裏觀看 但只見上房昏暗屋靠着山牆有一架床 床的上面坐着非是別人 正是刁氏 旁邊放着一個茶几 茶几上擱着一盞燈 看了看母親刁氏 滿面的愁容 獨對孤燈 眼淚汪汪 咳聲嘆氣 自言自語的說道 蒼天哪蒼天 我才明白了這就叫害人如害己 我由進了牛家 帶着兩個孩兒文敏文敬 老員外全都另眼看待 以我就作爲結髮之妻 拿着兩個孩兒就當了親生之子 真正是沒有一點慢待 豐衣足食 爲一家之主母 這總得算是人生的幸福了 悔不該聽信安述仁蠱惑 趕走了我那孩兒牛和 這還不算 連我自己親生之子 他也雙雙逃在外 可見得我作事不仁 真不該聽安述仁的愚弄 謀害老員外 被收在獄 這個話真要是老員外有個三長兩短 難道說我就能善始善終嗎 傳揚出去 親友更不用說 天下之人全都要笑罵我刁氏不良 誰給我出個主意 想個法子 不然

把我送到獄裏去 將老員外換回來 以表我悔過之心 自己自言自語 面帶悽慘 淚往下流 外面房簷上這位牛和 看到這裏 心中難過 親眼目睹刁氏悔過 遂雙手一抱腿翻身來到後坡 細想家裏各層的風波 全都因安述仁一人所想 這還不離 繼母他回心轉意 這幾句話不要緊 就可以保住項上的人頭 真要不然 或者再存意外 想活萬難 既然我來到這裏 也不能白來一踏 莫若我作個響動 略微警戒 想到這裏一伸手 由後簷揭下一塊瓦來 用手將瓦一擠 將瓦擠碎 慢慢往下一拋 吧吧聲音 屋裏刁氏聽見這般聲音 吓了個不得了 渾身立抖 寸步難行 口口聲聲說饒命 喊出來的聲音 表示出來疑神疑鬼 房上的牛和有心還要驚動驚動 又恐怕把裏面的刁才吓着 不過是預備到日後談到這裏 說他們個口服心服 把主意拿妥 由自己的家中出來 到了外面自己一想 我何不趁此時够奔安宅 倘若時機湊巧 將安述仁結果性命 以洩我心中的惡氣 隨着動身够奔安宅而來 到了安家的門首 紫撒臂膀向外觀看 並無來往的行人 聽了聽天的時候也就在二更將過 看罷脚尖一點地 往上一縱 單胳膊跨住花瓦字牆 探頭往裏面觀看 院內冷清清並無聲息 隨着兩條腿一飄 來到裏面 一直够奔後道院 看了看後面上房一拉遛 北上房三間 當中明間屋黑黯異常 東西暗間各有燈光 他這才慢慢湊來湊去 湊到了東窗台下 雙手按住窗台 側耳竊聽 聽了好半天 不見裏面有什麼動作 遂用指甲紮破窗戶紙 眇目往裏觀看 英雄不看還則罷了 一看不由得怒從心頭起 惡向胆邊生 但只見

安眼在一盞燈下手中提筆 可不知道他寫什麼 一面寫着 一面手理斷梁鬚緊皺雙眉 牛和一看 莫怪這小子心術不良 就衝着他這份五官像貌 絕非善類 鼠目鷹鼻 兩道半截子黃眉 薄片子耳朵 蛤蟆嘴兩撇斷梁鬚 手中拿着筆 緊皺雙眉大概有什麼難事 牛和看罷 也是一時的氣惱 不管不顧一直够奔明間屋門 用手一推 屋門虛掩 輕輕推開 轉身修裏裏面 一直來到東暗間 用手撩起軟帘邁步往裏走 安述仁手中提筆 回頭一看進來一個人 像貌堂堂 絹帕罩頭 背後背刀 一看吓得渾身立抖 趕緊將筆放下 叫了一聲好漢爺 請你老饒命 我安述仁向例作事 並無虧心之處 不知道好漢爺蚤夜之間 持刀至此所爲何故 大少爺聽到這裏 由鼻孔之中哼了兩三聲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安述仁 真正是瞎了你的狗眼 你翻開眼皮看看大少爺我是誰 安眼開聽 二目瞪圓 看够多時 暗說道 不好 才知道是大少爺牛和 安述仁吓的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牛和 蚤夜之間 你持刀至此 意欲何爲 少爺開聽哈哈冷笑 用手一扭 擄着他胸前的衣服 嗆唧唧拉出刀來 牛和虎目圓翻 用刀點指 叫了一聲安述仁 你這個小子行爲 終日指着你提筆畫孽 利己害人 搬動是非 攪得我牛家家務不和 七零八散 今天我先削掉你的狗頭 以消我當時之恨 說到這裏一起手就聽撲的一聲 牛和伸手擄住頭髮 人頭在手 屍身跌倒在地 牛和抬腿擦了擦刀上的血跡 插入刀鞘裏面 把人頭放在屍身上 擦了又擦 抹了又抹 然後把人頭放在桌案上面 看着人頭咬牙切齒 遂說道 今天將你人頭削下

才消了我心中惡氣。看罷心說人已然殺死，我就應當手提人頭，前去投首到案。又一想慢着，英雄作事要到行俠作義上，就得講究警戒。凡事須含而不露，那才叫神龍見首不見尾。想到這裏留神觀看，桌案上面放着文房四寶，拿起筆來找了一張紅紙，寫道：此人心術歹，作事太無賴，一刀頭斬下，除去一方害。牛成之冤枉，就是他的壞，速將案理清，免叫英雄怪。寫罷投筆於案，把這張字箋往安眼頭髮裏一掖，回頭一伸手把照間的軟帘摺疊摺疊，把人頭包好，收拾齊舉，聽了聽外面並無動作，聽的一聲將屋中蠟燈吹滅，然後轉身够奔外面，出了屋門來到院中，將然到了外面，就見刷啦一幌一條黑影，大少爺一看吓了一跳，趕緊躍身上房，到上面手打涼棚往各處觀看，看了看並無別的踪跡，不由得就是一怔，牛成心中納悶，暗含着點了點頭，這個影子太以快了，大概是江湖綠林的英雄，想到這裏，並不多管，手提着安眼的人頭，一直够奔府衙，施展夜行術陸地飛騰的功夫，轉瞬之間，已然來到了府衙，寶房越脊，一直够奔後面駱大人的上房，不敢粗心大意，到處留神，一直來到後面上房，看了看是五間明三暗五的房子，兩旁邊六間廂房，所有各屋內全都燈燭輝煌，光華如晝，牛和遂繞到上房的後坡，用腳尖撥住陰陽瓦，身往下垂，手裏儘還提着包袱，隔着後面紗窗，往裏面觀看，看了看當中明間屋，迎着面擺几案，頭裏八仙桌兩旁有椅子，山牆上面掛着挑山對聯，但只見屋中站着一個十幾歲的書童，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僕人，小的向那大的叫了一聲哥哥說道：咱們大人，就爲牛成這一段案子

終日憂思也想不出個相當的辦法 此時不用說又到前面跟師爺計議此案去了 要說牛成也實在冤枉 聽說從中有個主使人 這個小子叫安眼 就聽那個說道 嚶嚶小喜子 你別這樣說了 你我不過是個伺候人的 別說沒有多大勢力 就是有勢力 此案已然是鐵案如山 從此你還是少說這話 自己管自己就是了 我可不管你 我要睡覺去了 你該拾掇拾掇 大人可快要回來了 大人這些日子正爲此案愁眉不展 無事還找誰呢 你可小心點兒 說罷大個兒轉身出去 小個兒的收拾屋子 收拾完了 自己也轉身出去 牛和聽得明白 准知道這是知府大人的住房 心說我何不到裏面將安眼的人頭 放在屋中 想到這裏 一翻身來到上面 走至在前坡 看了看四外並無動作 遂抖身跳到了院中 躡足潛踪來在屋門 隔着簾子縫往裏面觀看 屋中聲息皆無 心說這可是個機會 我何不趁此時將人頭放在裏面 作爲警戒 這才一舉簾籠來至在裏面 將人頭往桌案上面放好 將然要走 就聽外面叫 小喜子屋裏頭收拾倒了沒有 大人可回來了 只顧院裏說了這一句話不大要緊 把牛和吓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暗說道 不好 這場事作的總算是我年輕 有心仍然由門口出去 然必跟人家走一個對頭 叫人家看破 屋中又放着人頭 那够多麼不合適 束手被擒那倒不容易 不過露出馬脚來 恐怕知府把事想邪了 自己急中生巧 抬頭一看後面山牆 有兩個紗窗 當中掛的是挑出對聯 牛和在後坡施展珍珠倒捲簾 往裏看的那可是東邊的紗窗 並未支起 西邊這個紗窗可支着了 牛和一看心中歡喜 身形往起一

縱單胳膊肘跨着紗窗的窗台，兩條腿一綳，作出來鯉魚跳躍法，蹣跚出了後窗外。牛和將然到了外面，簾子板一響，知府大人邁步來到屋中，後面帶着一個跟人，還有小喜子。知府大人一看，桌案上面放着一個包袱，透出股股血跡。知府一看就是一怔，遂叫了一聲小喜子升啊。這個包袱是誰放的？裏面包的是什麼物件？這個升是伺候上房的，小喜子是隨身的書童。兩個人一聽就是一怔。升這才說道：方才我們哥兒兩個收拾得乾乾淨淨，這個包袱可不知道是誰放的。知府一聽遂說道：來，將包袱打開，看看裏面是什麼物件。升遂走至在近前，用手把包袱打開。知府同兩名家人觀看，可把知府大人吓壞了。原來裏面是血淋淋的一個人頭，不由得渾身立抖，強自鎮靜。遂說道：混帳可惡，那裏來得人頭。雖然口中這樣說，他留神細看，覺着這個人頭面熟，似乎在那裏見過似的。猛然間一按靈覺骨，忽然想起莫非投首報案。知情金鐮的那個人，越想越對，越看越像。遂仗着胆子往前湊了湊，一看果然是安述仁。在我一見他之時，觀其像貌，就知道他得不了善終。爾今果然遭了惡劫。遂叫人把包袱裏檢查檢查，看看裏面有什麼可疑的東西沒有。手下人仗着胆子走在近前，看了看包袱裏面別的物件，又細細了看了看安述仁的人頭。由頭髮裏頭檢出一張紅紙條來，雙手捧給知府。大人接過字柬，湊至在燈前，撕髯觀看，但只見上面粗粗淺淺，寫着八句話：此人心術歹，作事多無賴。一刀斬下頭，除去一方害。牛成之冤枉，就某他之壞，速將案清理。免叫英雄怪，知府看罷連連點頭。我看看牛成就有些個冤枉。

果然一場風波全都出在安述仁的身上。到如今身遭慘死，他這也算是自取其禍。倘若我不開脫牛成，必然要身遭大禍。想到這裏叫了一聲駱升，快到外面得他等火速預備。我要升坐大堂，審訊牛成。升答應一聲出去。知會外面三班人役，大人吩咐預備更換官服。升坐大堂，喜子答應一聲出去。知府見靠東面有張椅子，遂坐在那裏背着臉，不願意看那人頭。這個地方知府總算是兩袖清風，再說腹中頗有韜略，跟普通國賊祿鬼賊官污吏一比，可差的多了。要按普通之人，看見這個人頭，必然吶喊一聲，叫來衆人倒要看看這個人頭由那裏來的。這要那麼樣，不但找不着踪跡，還得鬧個天翻地覆，闕滿了闕衙。知府大人知道，這個人把這個人頭放在屋中，帶着字柬，這就算是懲戒於我。江湖綠林之中，高來高去來無踪去無影之人很多，只要我把此案洗白出來，比吶喊拿賊強的多呢。這麼看起來，知府大人的思想與衆不同。過了工夫不上，喜子將官衣拿進來，口稱大人你老更衣吧。知府更換官服，將然收拾停妥，東方發曉，外面報齊。知府吩咐一聲鳴典升堂，遂叫了一聲駱升，帶着人頭，我自發落。駱升開聽答應一聲，來至在桌案近前，一看不見了人頭，吓了一跳。趕緊說道：跟大人回。桌上的八頭，不知道被何人拿去，已然沒有了。知府一聽，趕緊吩咐，叫各處搜尋，再找人頭。縱跡皆無，這一來可把知府給吓壞了。連連點頭暗想道：江湖人作事，真正耐人不可思議。要說人頭不知從何而來，皆因是屋中無人。怎麼我一個人坐在屋中，並未移動，不過沒大注意，怎麼這個人頭，竟不翼而飛。這麼看提來，凡

有一切的事全都不可稍微疎忽。倘若大意難保活命。將然怔神之際。外面差人報道。牛家場安述仁之妻前來喊冤。他的丈夫不知道被何人一刀殺死。駱大人聽到這裏。點了點頭。說了一聽。來預備。他老人家遂轉身够奔大堂。三斑人役喊喝堂威。大人升坐公位。眼看左右壓住聲音。吩咐一聲。來帶安述仁之妻。公差答應一聲。工夫不大。帶進一個年老的婦人。身上穿的衣服。雖然不甚麼華美。倒也整齊。來至在堂前毛腰行禮。向上叩頭。口稱大人在上。民婦安馬氏給大人磕頭。大人手拍桌案。叫道。馬氏抬起頭來。婦人答應往上一正面。大人略微的看了看。這個地方叫察顏觀色。看了看這個婦人。四十多歲面帶削薄。並非是福像。並且兩耳菲薄。薄片嘴。準知道這個婦人能談。看罷叫了一聲馬氏。出頭來至在本府的公堂。有何冤屈當面講來。馬氏聞聽向上磕頭。尊了一聲大人。你老要問。皆因我的丈夫安述仁。由掌燈後在他自己的房屋。由定更修寫書信。直到三更過。小婦人收拾俐落。前去呼喚丈夫睡覺。沒想到將一寒籬子。看見我的丈夫。倒臥塵埃。不見了人頭。小婦人驚惶失色。有意當時前來報案。皆因蚤夜之間。未敢驚動。等到天明。這才前來報案。請求大人追緝兇手。給兒夫雪冤報仇。大人聽到這裏。手理墨髻。腹內輾轉。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暗想道。不問可知昨夜晚那人殺死安述仁。將人頭送到衙署。你說也怪。怎麼屋中並未離人。眨眼之間。人頭又復踪跡不見。真乃奇怪。你說從中有鬼有神。這未免過於荒唐。不過從中有行俠作義之人。暗看這小子不法。夜晚之間將他殺

死 人頭送在我這裏 不過懲戒於我 這個案由 對於牛成頗有關係 倘若我辦不到水落石出 夜晚還不定要出什變事 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安馬氏 你且下去回家預備 回頭我派人前去 到你的家中相驗 然後查拿凶手 給你丈夫報仇 馬氏聽到這裏 磕頭謝過大人 站起身來退下大堂 走到衙外 跟着大人吩咐一聲 來 三班入役各科的先生 跟隨二府同知 叫該管地方頭前帶路 前去安宅檢驗屍首 調查明白 詳細回報 二府同知答應一聲 帶頭人設前去驗屍不表 單說大人眼望左右觀看 手提硃筆標提牌 到牢獄之中 提牛成復審 差人們答應一聲 伸手領提牌 到牢獄裏面提出牛成 帶到堂口 跪倒行禮 口稱大人在上 罪犯牛成給大人磕頭 大人吩咐左右當堂免刑 差人把刑具打下去 大人眼看左右叫了一聲牛成 你在牛家填寫設首飾樓 一時不慎購買了賊贓 就是本府家傳的至寶 本府已然派人秘密調查明白 你實無存坐地分贓之罪 你也算是被屈含冤 你幸虧是遇見本府辦事認真 要不然豈不冤沉海底 今天我有意當堂將你釋放 案後再派精明強幹的差役 捕捉盜犯 可有一樣兒 派公差押着你去討保 如果左近四隣 能够担保一切 方能釋放 如果無人保你 可見你爲人不良 只好等着盜犯捕獲圓案之後 再行處理 牛成在堂上跪着 如同半懸空中奉了一道教旨一般 不由得機伶打了一個冷戰 暗說道 賊咬一口入骨三分 這場事就算是鐵案如山 怎麼今天會撥雲見日 將我洗白出來 真正叫人莫明其妙 莫非從中有神人搭救也未可知 這才趕緊向上磕頭 如同鷄啄碎

米一般 口稱青天老大人 你老這才叫明鏡高懸無微不見 但願青天大人一輩爲官 輩輩居官子子孫孫福澤綿長 不但牛成感激大人神明 闔府人民他也感激大德 牛成情願隨同公差討保還家 大人聽到這裏 遂問道 牛成當初你在首飾樓買這隻金鐲之時 花了多少錢 這場官司冤有頭債有主 本府決不牽連安善良民 該多少錢買的我賞給你多少錢 你可要明白 由你被拘的那一天 收押監獄 我可沒難爲你 不過是有人出頭報告 我不能不那麼辦 如今出首之人 安述仁不知道被何人殺死 這也算是天理昭彰 多虧本府有先見之明 就知從中有別情 倘若來到府衙 我聽了出首之人一面之詞 嚴刑拷問 勢必要屈打成招 冤沉海底 豈不可惜 嗣後辦事務必謹慎 免遭訟累 話說到這裏 問明白該着多少錢當面發還 牛成遂同着公差到外找保 牛成要去找保可太容易了 自從遭了官司之後 人人都知道被屈含冤 素日都知道老員外實在忠厚 有意相救不敢伸手 皆因案關竊盜 那就無法援救 今天一聽撥雲見日 討保釋放 挨着靠着的誰不願意添上名兒出頭作保 公差將保單帶回衙門牛成回家不表 單說大人諸事辦完 將要退堂 猛然間二府同知帶領差人勘驗回來 向上稟報 要說這個事可也真算怪 二府同知帶領差人够奔安宅 當地地方早已在裏面設擺公案座位 預備停當 同知老爺將身形坐穩 將安述仁之妻叫到公案旁邊 問了幾句話 吩咐一聲叫地方帶領差人前去勘驗 工夫不大 回頭報告 安述仁被人一刀殺死 頭屍兩分 渾身上下並無別傷 同知老爺聞聽不放心 自己欠起身

形來到切近觀看，不由得手理鬚鬚，心中納悶。安述仁之妻報案，說是他的丈夫救人殺死，人頭不見，請求查拿凶手，尋找人頭。這明明人頭現在屋中塵埃，真止叫怪道：屍格填好，同知老爺不敢作主，吩咐一聲：來，將安述仁之妻安馬氏帶回衙署訊辦，差人答應。吩咐叫地方看守死屍，同知老爺率領人役回歸大堂，到了衙內府大人尚未退堂，同知老爺走上前去，把一切的事全都回明，知府聽到這裏，手理鬚鬚，心中輾轉暗說道：這真是離奇古怪，叫人莫明其妙。這場事別人可不知道，知府明白其中的底細，必然是行俠作義之人，借此殺死安述仁，懲戒於我，我要是這樣辦理完善，還則罷了，如果合乎了事，到了夜晚，連我也不保平安。想到這裏，手拍桌案，喝了一聲安馬氏：你雖然是個婦人，性情狡滑，報告不實，你來到堂上說的明白，你夫被殺不見人頭，此時相驗為何人頭現在你家？報告不實定有別情，也許是你夫婦不和，手持凶器將你的丈夫殺死，其中情節我要慢慢的調查。這一句話說出來，吓得安馬氏渾身立抖，向上磕頭口中說道：青天老大人，你老要說我報告不實，這個罪名我領，要說謀害親夫實無其事，就皆因小婦人昨夜晚間看得明明白白屍身倒在血泊之中，並無有人頭，皆因看着可怕可慘，小婦人並未在屍首屋中等到天明前來報案，也怨小婦人失於查明，人頭又在我的家中，實在不知何故，老大人你老只管調查，小婦人要有半點為非之處，情願領罪，大人聽到這裏，叫了一聲安馬氏，你急速回家預備棺木，將你的丈夫成殮埋葬，本府派人訪拿凶手，單等拿獲之時，給你丈夫報

仇馬氏聽到這裏，只可點頭退出衙外不表。知府出籤派值日班頭，各處查訪，殺死安述仁的凶手，以便了結此案。諸事辦完，知府退堂，不表成都府的差人捉拿凶手。單說老員外牛成回到家中，上上下下男僕女僕，全都來在廳房裏面，給老員外賀喜道受驚。惟獨刁氏面帶慚愧，眼淚汪汪，看了看老員外，然後把家中的人，全都打發出去，遂向着老員外面前一跪，慟哭不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過了好半天，叫了一聲員外，這場事我不說大約你也明白。凡事都因為我是個女流，一時的不明，才招惹出來這麼一場禍事。我跪在你的面前，請你任意處置。如果叫我死，我不敢偷生。倘若員外高抬貴手，許我改過前非，我情願意散去婢妾，報効員外。老員外牛成看着他這般光景，不由得也二目之中熱淚滾滾，遂用手指叫了一聲刁氏，你也用不着在我的面前如此。你知道我這段事，怎麼能够這麼容易就會完了呢？刁氏聽到這裏，站起身來，說道：當然是你心好感動天地，從中有鬼神撥弄，聞聽是知府大人夜得一兆，知道員外冤枉，才當堂開放。牛成一聽，不由得哈哈狂笑，叫了一聲刁氏，你這個人的生性，真正叫我莫明其妙。虐待前妻之子，還算是普通女子的常情，爲什麼連你親生之子，你也跟他們上不來呢？可見得你這個人的秉性乖戾。我這段事怎麼完了？我要不對你說，你也走疑神疑鬼。你那知道從中另有別情。我跟你從頭至尾說明，叫你也知道凡人不可使用私心陷害好人。刁氏聽到這裏，遂叫了一聲員外，話講到這裏，我情願意在你的面前，訴說我的肺腑，不怕我把話說明，你將我置於死地，我

死在九泉之下 決無憾怨 我因我是禍由自取 刁氏就把自己住娘家 跟表兄安述仁說明肺腑 又誰知安述仁畫策 出首報案 獻出金錫 安眼向我勒索錢財 屢屢不休 後來我一看這小子用意不良 所畫之策 皆是用的圈套哄人 我已明白了利害 這才跟他斷絕終日憂思 我正然要預備以全家家產 給老員外打點官司 怎奈無從設法 我所說的話句句是實 員外不信 只管去調查 牛成聽到這裏 不由得一笑說道 錯非你有如此的心腸 你跟安述仁一般無二 早就就頭屍兩分了 刁氏一聽機伶打了一個寒戰 他也模糊着聽見說了 安眼夜間被殺 人頭不見 到了天明驗屍 人頭復回 自己正然納悶 猜想不着 今天一聽老員外話出有音 遂正顏厲色問道 員外難道殺安述仁之事 你老人家有個底細麼 牛成哼了兩聲 遂說道 我雖然未能親眼目睹 我也略知大概 我告訴你如果你從此改過自新 樣樣安分 那就沒的可說了 倘若再存邪念 爲非作歹 離保你的性命 刁氏聞聽連連點頭 遂說道 員外你老說出來 我聽聽心中也好明瞭 牛成就把兩個孩兒逃出去 終日在外面漂流 身上無衣 腹內無食 百般痛苦 一直到我遭了官司 這兩個孩兒不斷的前去送吃送喝 看望於我 雖然不是我的親生之子 他們這般舉動 真正叫我可愛可疼 昨天晚上兩個孩兒又去看望於我 告訴我他的大哥牛和到了 不但回到家中 並且還練了一身好武學 叫兩個孩兒前來送信 叫我放心 必然設法替我擺脫這場官司 牛老員外跟刁氏將然說到這裏 家人進來報道 外面少爺回來了 牛成明白 隨着用手一

指說道：叫他們進來。家人答應一聲，由外面領進三個人來。頭前走的這位，約在三句開外，後面跟的是文敏文敬，身上衣服異常華麗。家人們看着都納悶。文敏文敬逃亡在外，哥兒兩個衣服襤褸，怎麼會一時之間他就會到了這個樣子呢？在旁邊有年限深的老人家，說道：頭裏那位年長的，你們認得嗎？衆人搖頭齊說道：不認得。老人家說道：那就是咱們大少爺牛寶元。今天回來一定有事，不表家人們紛紛議論。單說老員外牛成一眼看見自己的愛子牛和，不由得一陣難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二目落淚，連連擲手。牛和往前一湊，雙手撈住老員外的衣袖，往老人家懷裏一投。老人家用手一攬，說道：孩兒呀，皆因是我一時的糊塗，才叫你受了苦楚。說到這裏，哇的一聲大哭不止。牛和看着這般光景，雙膝點地跪倒面前。後面文敏文敬也隨着轉身形，跪倒。牛和雙手握住老員外的磕膝蓋，叫了一聲爹爹。孩兒十數年來在你老人家面前盡孝，有缺子職，實該萬死。和牛將然說完這話，就連刁氏家人等，沒有一個不放棄慟哭的。然後牛和叫了一聲老爹爹，身遭不白之冤，被困囹圄，今得解脫，真是上天有眼。如今父子重圓，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這也算咱們家的福氣，才能有神鬼保佑。這工夫老員外回頭，看了看刁氏也跪在了自己身後。就皆因這一場風波全都起在他一人的身上。如今三個孩兒會面，自己良心發現，自慚自愧。故此他也跪在員外的身後頭。員外叫孩兒們起來，他可沒敢動。文敏文敬，看了看娘這個樣子，心裏頭又覺可憐。他這般大年紀，到了這個身分，到如今跪至出塵埃，想到這裏，叫了

一聲老爹爹 所有一切衆人 全都在兩旁站立 惟獨我的娘親 跪至在那裏 未免顯着不好看 你老人家吩咐一聲 叫我的娘親起去吧 老員外聽到這裏 轉過身來看了看刁氏 跪在那裏 遂叫了聲刁氏 你的所作所爲 今天跪在我的面前 難道說就算罷了不成 單等諸事辦理完畢 咱們兩再算這筆賬 說到這裏又氣又惱 二目圓翻 這工夫旁邊走過來 大少爺 牛和叫了一聲爹爹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 何況我母親他老人家是個女流 今天咱家裏就算團團圓圓 你老人家就應當既往不咎 員外聽到這裏點了點頭 遂叫了一聲刁氏 你聽聽我的孩兒 任憑你百般陷害不存芥蒂 真可稱大仁大義 將來不可限量 如此說來你就起過一旁 刁氏隻手扶地站起身形 在旁邊找了一個坐位 衆人全都落了坐 老員外看着牛和 叫了一聲兒呀 打那一天你逃出了家門 都在那裏安身 受了什麼艱難困苦 你可慢慢的說來 牛和開聽向着家人一擺手 所有的從人全都退出去 牛和並不懂怕 把自己從家中出去 怎麼巧遇路民瞻 將自己帶到河南衛輝府關家堡到了老人家今古樓關斗關九公的家中 練藝十數年 奉師命回家探望雙親 在酒館以內恰遇二位賢弟等語 細說一遍 書中代表 牛和信 從那日夜間離開家中 到了安宅 殺了安眼 又把人頭置於知府書房 由後窗躍出之後 只見人影一幌 伸手將人頭提起 由後窗躍出了外面 屋中連一點聲息皆無 遠遠看見不亞如飛絮一般 就連知府大人也未發覺 牛和在房上看着 不由得納悶 倘要追上他看看這個人 取了人頭有何用意 再者說我已開開眼 看看他是

誰 想到這裏一躬身 緊緊尾隨於後 窺房越脊 一直走出了府衙 看了看前面這條黑影

行走如飛 牛和不由得心中納悶 心說就憑我牛和 跟隨我二位恩師 練藝十數年 我

也沒見過這麼快的人 真要憑我在後面追還未必追的上 想到這裏心中着急脚下加緊 追

够多時 猛然間一幌牛和看出來八成 雖然未能看見面目 看那個行動意思 好像自己的

老師今古俠 想到這裏沒敢甚追 在後面低言叫道 前面走的是帥傅嗎 如果是老人家請

你老留步 你說也怪 前面這條黑影將身站住 牛和追到切近 一看不錯 正是自己的師

傅關斗關九公 牛和這才毛腰行禮 問了一聲師傅 你老這是由那裏來 晝夜至此何幹

老頭兒扎撒膀臂 東張西望 四外看了看並無行人 這才慢慢的湊在一棵大樹下面 低聲

叫道牛和 你好大胆 一個人在安述仁家中 一刀將他殺死 這不過是懲戒 你不該將人

頭送至在府衙 雖然說是行俠作義 也未免於理不合 牛和聽着連連點頭 遂說道 凡事

都出於弟子年青 但不知你老人家這是打那裏來 人頭拿回有何用意 請老人家明白指示

關爺聞聽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牛和 自從我二人傳給你的武學 你既然身上有了武學

到外面倘若違背天職義務 見美色起淫心 夜晚之間 採花作案 這名聲傳出去 你倒不

算什麼 與我們老哥兒兩個臉上無光 門戶不清 所傳非人 我們兩個人 也要身負重責

故此我不放心 由你離開了關家堡那一天 我就暗地跟隨 看你一路上舉動別看人年青

還算是不錯 實在與我們哥兒兩個面上有光 也是你的祖德深厚 所有一切的事全都差

不多 惟獨這場事可不對 殺死了安述仁 那不過是剪惡安良 倒沒有多大不對 不過是不應該把人頭送至在府衙 別看四品黃堂 他也担架不起 嗣後作事不可這樣粗魯 牛和聽着連連點頭 叫了一聲師傅 但不知這個人頭 往那裏交代 老頭兒聞聽 點頭說道 還不如把人頭送到了安宅 省得人頭失踪 各處報案 要是搖動了成都府 各文武官全都知曉命案一條 然後必要嚴緝凶手 你是劍客的門徒 不投首報案 逍遙法外 你算是那道的英雄 孩兒聽老人家吩咐 連連點頭 看起來人在世上 作一份事非得有經驗不可 今天遇着我的老師 聽了這些言語 這才保的住我的性命 爺兒兩個把話說完 一直够奔安宅 把人頭送到安述仁的家內 書不可重叙 人頭放完 關爺囑咐牛和這場事完了之後 你要打算成名 必須到外面闖蕩江湖 再說你還得把人家成都府這一段事辦理辦理 孩兒聞聽叫了一聲師傅天也不早了 你老跟弟子到我的家中休息休息 關爺擺手說別忙 既然用人頭恫嚇成都府 他必然有一番預備 單等明天看看有什麼動作 天到掌燈後 你在你們牛家場村口等我 咱們爺兒兩個見面 說罷走了 牛和還要問老人家的住所 關爺也沒細談 爺兒兩個分手 牛和夜晚之間露宿在樹林裏面 天明起來 把身上衣服收拾收拾 先够奔府衙 看看衙門裏面動作如何 來到切近 就見三班人役慌慌忙忙 牛和就知道必然是知府看見人頭 他必有一番作用 單看這段事如何結果 遠遠的觀看 就見有許多公差 擁護着老員外牛成出離了府衙 走上前去慢慢的在後面一打聽 才知道老人家討保

還家 自己心中歡喜的了不得 那個意思要進去又不肯 皆因跟文敏文敬哥兒兩個商量好了 有什麼話見面再說 我裏是自己回家 那够多麼不合適 想到這裏各處繞個灣兒 好在一樣兒 已然訂規好了地點 到那裏一看 果然哥兒兩個全都在那裏 哥兒三個見了面 兩個孩兒遂向哥哥打聽打聽 牛和道 二位兄弟 此處並非講話之所 來 來 來 咱們一同回家 兩個人一聽 叫了一聲哥哥 咱們回家行嗎 牛和說道 咱們的家咱們回去 怎麼會不成呢 無論有多大的事 都有哥哥我一而承當 你們跟我走吧 小哥兒兩個無法 只可跟着牛和回家 到了門口 家人看見一怔 給他們三個人回進去 到了裏面父子母子相見 全都大哭了一場 牛老員外一問 牛和遂把自己所遭所遇 從頭至尾備叙了一遍 把話說完了 不但老員外 就連刁氏聽着都覺着可憐 這是遇見二位老劍客 學了一身好功夫 回到家中 還能給他的父親伸冤 設要遇不見二位老劍客 自縊身死 十數年的光景 早與草木同腐 說到這裏 舉家老幼又復抱頭大哭 後來家人進來解勸 這個地方就叫悲喜交集 天可不早了 趕緊打過手巾擦了擦臉 叫厨房預備吃喝 老員外把家中上上下下人等全都叫了上來 多多少少賞給他們兩個錢 就爲的是大家跟着自己担驚受怕 這些些個日子 少爺今天回來 又是個喜事 才賞給他們兩個錢 家人們都歡歡喜喜各自散出 天也不早了 吃喝完畢 安歇睡覺 一夜晚景無書 次日天明 牛老員外起來到廳房梳洗已畢 孩子們全都起來 也不過是說說笑笑 刁氏也站在旁邊面上仍然帶着

一份慚愧 老員外遂說道 你何必這樣 咱們家裏這場事是循環報應 從此咱們這片事是既往不究 你就回到後面 料理一切諸事去吧 刁氏聽到這裏 遂轉身出去 十來多年 父子們沒有見面 一旦聚首 當然是心裏頭喜歡不過 在一處談談論論 越說越高興 正然談話之際 外面家人進來回話 外面來了一個白鬍子老頭兒 口口聲聲要找大老爺 牛和一聽不問可知 這一定是自己的老師關老劍客到了 遂說道 老爹爹你老在此稍候 我到外面去看看 說到這裏牛和遂跟着家人來到了外面 看了看果然是自己的老師關斗關九 趕緊過去請安 遂問道 老師你老這是由那裏來 老頭兒一笑 遂說道 這也不是說話的所在 咱們裏面去說 關爺跟着牛和一直來到裏面廳房 到裏面牛和先從中指引 這是我得天倫 又對老爹爹道 這就是我的老師 老員外聞聽趕緊過來行禮 那個意思還要屈膝下跪 關爺一看趕緊攔說道 這可不效當 牛爺連連行禮說道 犬子牛和若非老人家搭救 焉有他的命在 到如今反倒栽培了他一身的功夫 這可是你老人家大恩大德 說到這裏 又欲下拜 關爺擺手說道 牛老員外 令郎牛寶元 我們師生相遇 也是三生有幸 我家裏的景况 牛和自然住在我那裏 十幾年 就讓你銀子堆成山 請我傳授他的武術 也請不去 何況從中還有路老劍客幫忙 這麼看起來這豈不是他的福氣嗎 說道這裏 牛和又給兩個兄弟 引見引見 文敏文敬過來給師傅叩頭 老頭兒看着愛喜 見禮已畢 牛和遂問老師 由前日夜晚咱們爺兒兩個分手之時 我少問一句話 沒問問你住在那

裏 我應當到你老那裏去才對 你老也走的緊點兒 弟子我也忘了問了 老頭子聞聽 手理銀髻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牛和 小年紀說話爲什麼言不應口 跟我說的明白 天到掌燈在村口相見 爲什麼竟自爽約 牛和一聽 暖胸這才猛然間想起來 趕緊說道 我遇見我的兩個兄弟 看望爹爹的心急 到了家中悲喜交集 可就將此事忘了 望求老師原諒 恕過弟子 老頭兒聞聽點了點頭 我要不是看在你看望你的父親心急 今天我就不來了 父親又比師傅近一層 可是師傅總比旁人近 這我倒不怪 皆因人常有信 今天我來找你打算成全成全你 告訴你一段機秘之事 孩兒聞聽一怔 遂說老師請講 關斗一沉吟 孩兒明白 一擺手把家人打發出去 屋裏頭就剩了牛家父子 以及老劍客關斗關九公 他老人家這才不慌不忙 低言悄語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別人聽着不理會 惟獨牛和聽着心中歡喜 書中代言 老人家關斗關九公 由河南衛輝府關家堡 自己的家中動身 一路之上 尾隨牛和 那個意思要看牛和的動作如何 到了天晚 他老人家住在成都府的西關外 挨着關廂路北有座店 店的字號是高升店 開店的堂櫃的是成都府三班總役 總役俗名大頭兒 開這座店房不爲的住客人賺錢 裏面有兩個大院子 設立寶局 打抽頭 每天剩銀子若干 他不指着開店賺錢 吃喝什麼全都比別家豐滿 老頭兒一看這個店倒不錯 住在他這裏 大概吃什麼買什麼全都便當 老人家把主意拿定 邁步往裏走 夥計看見往裏相讓 老人家就是您一位 往裏請吧 把老人家讓至在裏面上房 有一間獨間 夥計

打臉水泡茶 又問了問老人家打了尖沒有 老頭兒說道 我還未曾吃過 夥計點頭答應 給老人家預備酒飯 工夫不大預備停當 老人家關九公一個人喝着 猛然間聽見院中一陣大亂 老頭子好奇的心盛 遂放下筷箸 到外面觀看 看了看院子當中 圍着有三四十個人 從中有兩個人對面談話 裏面這一個人 穿章打扮非常出奇 此時不過是新秋天氣 他穿着一件青綢子吊面的小毛羊皮袄 腰裏頭繫着青綢子搭包 腳底下青緞子雙臉鞋白襪子 往臉上觀看 白臉膛兩道細眉 一雙鼠目 小鷹鼻子薄片咀 兩隻小錐子把的薄片子耳朵 看着那個小子非常精神 舉止狂妄 帶着點兒揚眉吐氣的樣兒 指指戳戳不住的手拍胸膛 挑着大指帶着八個不含糊的樣子 再看對面那個人 身上穿的衣服不甚整齊 身高不足五尺 赤紅臉一臉的酒刺 在那裏說着話 手裏還拿着一個酒壺 喝的醉眼乜斜 口中說道 咳 你還別拿勢力吓嚇我 我可告訴你 賭錢是賭奸不賭懶 我贏你幾個錢就許不來 再說憑你這個身分 也不是輸不起 你跟我提眉毛瞪眼睛 你幹嗎 別的我也不趁 就是小刀子一把窮命一條 我告訴你小進財 你的根底我可明白因爲你一個人 裏面被屈含冤有多少人 都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呢 小子 我可不是藉此爲由 咱們是打盆論盆 打盆論盆 你要真把我惹急了 你別說我出首前去告發 真要是那麼一來 够小子你受的 到如今這場事總算是上天有眼 咱們也不管他怎麼完的 反正這場事你不犯在我的手中還則罷了 只要你犯在我的首上 這就是一個條件 醉鬼說這裏 就見那個人機伶

伶打了一個冷戰，一句話也沒說，轉頭就走。跟着衆人全都一闕面，大家一看，醉鬼這備辦法算對了，也有說當然進財這個小子，做過什麼命案，許是他知道，也有說醉鬼是個窮漢，小刀一把，窮命一條，窮漢拚命把那個小子吓走了。老頭子知道其中必有緣故，遂來到了屋內，用手摸了摸酒還沒涼，老人家趕緊喝了一盃，高聲喊叫夥計，夥計答應來到裏面，叫了一聲老人家，你老是酒涼了，是菜冷了，吃着不適口，我給你老更換更換，老頭子聞聽，笑叫了，聲夥計你貴姓，夥計聞聽帶笑說道，小子我姓王行二，你老就叫我王二就行了，老人家點了點頭，遂說道，王二，方才院子裏面抬杠的人，他們都是幹什麼的，夥計王二叫了一聲老爺子，你老要問，那個身穿着華美衣服的他，叫進財奴隨主姓，他是本處知府駱大人的內堂差的人，人品稍欠，其性好賭，這個話不怕老爺子你老過意，我們這個店的東家是府裏的大頭兒，閒這處店房，倒不爲的是佳客人賺錢，裏面有兩案子賭，抽幾個頭兒大家夥兒一吃一喝，你老看那個手裏拿着酒壺的，他是我們的當家子，也姓王，排行在六，那就是東倒吃牛頭，西倒喝羊頭，拍頭抹血撒潑賣肉，在局上就算是拿一份掛錢，他就不應該要，這個人的賭品還不好，有幾個錢全都輸了，今天這不用問，一定是跟人家進財兩個人，因爲財帛上頭，爭打起衆，招惹的全店客人，都不得安，老爺子你老別生氣，無論怎麼樣，你老全看在小子我的身上吧，關爺聞聲點了點頭，叫了一聲夥計，人家是住店的，我也是住店的，我要說人家攪鬧我前去質問，比如說人家翻過咀來，要說我

攪了人家那應該怎麼說 我還要煩你點兒呢 你把這個姓王的王老六 讓到我這屋裏來 我一個人喝酒沒趣 我跟他喝會子 你看怎麼樣 王二一聽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老爺子那可不成 你老可不知道 王六那個人脾氣雖然不錯 他是沾酒就醉 醉了嘴裏頭叨叨念念 回頭說話有個到不到 還把你老給得罪了 我可担待不起 老人家一擺手 叫道王二你 不知道 就打着他喝醉了 說話到不到他是個醉鬼 難道說我還能計較他嗎 這個人我愛 喜他說話秉性剛強 我一個八吃酒 又覺寂寞 夥計一聽 老頭子非要把他約來不可 那也無法只得答應一聲出去 一直够奔後面 看了看王六 還在那裏吃酒呢 夥計走上前來 帶笑說道 六爺 別在這裏喝了 今天有人請你去喝酒 王六掉臉一看是王二 遂說道 老二 我素常可跟你不錯 你天你要是趁着我生氣奚落我 把臉往下一抹 你可別說我給你來個沒面子 到那裏你可別說我不對 王二一聽說道 六爺你老這是怎麼了 咱們平常是好交情 我能奚落你老嗎 皆因上房裏面住了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 他老人家約會好了 朋友了 朋友沒到自己不願意喝悶酒 剛才聽你老在院裏跟人抬杠 看你老說話 亮爽 知道你老是個朋友 叫我請你老前去 一塊兒喝酒 王六一聽未免一樂 心說罷了 我王六竟會有高人 看出我這朋友 這我就算沒白活 今天吃多少喝多少就算我候了 這個老頭兒在那裏呢 真有這麼高的眼力 看出我來我可得會會 說到這裏王二把王六陪到老人家這屋裏來 彼此一招呼 老爺子自報名姓 家住河南姓關 訪友來到這裏 你老就是

那位王六爺嗎 喝 這一個王六爺不大要緊 把小子給美的哈哈大笑 遂說道 老爺子你老可別這麼論 你老叫我小六兒就足矣的了 我焉敢擔這樣稱呼 這句話說的老頭子大笑

心裏說別看這個人說話粗野 我倒聽着爽快 關爺想到這裏 又叫夥計添了幾樣菜幾盞

酒 王六本來酒量有限 也不過是四兩半斤 他要跟關爺比上可就差的多 就在喝酒之際

老頭子偷眼觀看王六這個意思 已然帶了酒了 他原來就喝了幾盞了 此時又跟老頭子

對着喝幾盞 王六可就算是醉了 老頭子喝着酒看的明白 以說引話 遂叫了一聲老六

方才跟你抬杠的那個主兒 我看着可氣 看他那個樣兒 就彷彿是小人得志一般 我本打

算出頭 怎奈咱們素不相識 今天我先打聽打聽 只要兄弟你氣不出 你只管跟哥哥我說

你可別看我人老 我的巴掌不老 王二說道 老人家你老要跟我呼兄喚弟 小子我可不

敢當 就憑你老三天這樣待我 我實在是感情不盡 你老要打聽那個小子的名字叫進財

奴隨主姓 他是成都府知府爺大人的內差 素常他可跟我不錯 我沒錢的時候 他也常常

借給我幾個錢 我喝酒他供着我 方才我們兩個人抬了幾句杠 可也沒算我吃虧 老人家

這場事就算完了 關九公說道 老六你先喝着 王六又喝了會子 老人家說道 老六你方

才不是說 進財有一件不含糊的事嗎 今天閒着也是閒着 呆着也是呆着 你跟我說說

省得我心裏頭鬱拗 王六也搭着多喝兩盞 他一聽老頭兒問 醉眼也斜的說道 老朋友

這話我可不應當說 說出來怕惹一場是非 誰叫咱們不錯呢 老爺子把我叫到屋裏來 請

我喝酒 我可不是見小利而忘大害 皆因我愛喜你老 不怕我把話說出來 日後走漏風聲 犯了事 我也敢到當堂對質 老頭兒聽到這裏 擺手說老 我不過是問問你 千萬別多心 你要多心的話 請你就別說 王六一聽哈哈一陣大笑 叫了一聲老朋友 我話既然說到這裏 我要是不談 豈不顯着我怕了嗎 就是你老人家不問我也要說 老頭兒聞聽 擺手說道 老六說可不怕說 不必高聲朗誦 倘若 內有關係 被別人聽見 恐有些不便 你可以低言悄語對我說說 我不過是聽着明白明白 你說明了是怎麼段事 其實也沒用 我不過是問問 話將然說到這裏 就看王六有口無心說道 剛才跟我抬杠的他叫進財 跟知府大人當差 要說每月賺的錢 足夠花用 皆因他物品不好 最好濫賭 弄兩個錢全都輸了 他跟我交稱莫逆 無話不說 你老可別想方才我們抬杠 最近因為賭錢賭的 拉下了虧空 遍地火着 渾身是帳 小子沒法了 他在路知府室中盜出一隻金鑰 他在牛家首飾樓 前去兌換 又語知就因為這一隻鑰子 惹出來多少是非 他就把安述交報案 牛成被屈入獄 前後話一說 說來說去就說到了安述仁被殺 現在撥雲見日 牛成討保回家 你老說這段事 也算該着 怎麼官被屈含冤之人 竟有官人主使 當堂開了釋 這個小子原是罪之魁禍之首 他反倒逍遙法外 我看看生氣 我有心出首証明 又想事不干己 何必多事 真要談到衙門裏弄學官司 他的手眼 我大的多 真要把我弄進去 我那才叫自找其禍呢 關老爺兒聽到這裏 叫了一聲老 素常你可跟進財不錯 像你這片話 也

就是跟我說 因爲我上了年紀了 這個話你要對着年青人說 在外面信口開河 走漏了風聲 不但進財得遭官司 你也得受連累 老六我勸你這個話少談 老六開聽 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老朋友 你老這句話說的一點也不錯 要不然他這麼些個日子 就會沒犯案嗎 我今天也囑咐你老千萬別跟別人談 我這話可就不說了 老頭兒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老六 這個進財 他打這裏生氣走的 大膽他就不來耍了吧 王六開聽一笑 他一天也不能漏 照樣還來 老頭兒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叫道老六你喝著 連喝帶讓 過了會兒 酒喝的差不離了 老頭兒把夥計叫過來 算算該着多少酒菜錢 老頭兒由打兜囊之中 掏出錢來會賬 王六再三的不肯 關爺一笑 叫了一聲老六 你要是不願意跟我在一處 近乎 你說怎麼辦 咱們就怎麼辦 如果你要是喜歡我這個人 無論如何 這個飯賬也得我會 叫道老六 我得到這裏走一輛辦點事 我這間房也不退 回來的早 我還住在這裏 你要沒事就在這裏等候 咱們這時越交越深 王六開聽遂說道 老人家你老要是出去辦事 回頭還回來 這個酒賬我可就不讓了 老頭兒這才喜悅 話全說完了 老頭子走 王六在後面相送 關爺再二的攔 王六這才自回店房 老頭子一邊走着 暗自說道 這才叫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恰巧一天遇見了這個王六 洩機 真是明有王法轄管 暗有鬼神監察 進財呀進財 你這場官司有點不好打 又一想牛和這個孩兒 够多歷荒唐 他跟我說的明白 天到掌燈跟我在村口相見 要是在昨天晚晌我們爺兒兩個見着面 或是叫他看守王六

我去收拾進財。這是我看王六。他去收拾進財都可。按說這段事應當我出頭。皆因我不是本地人。出頭露面好些個不便。何況案中又與我沒有多大關係。老頭子一邊想着往前走。莫若這事我成全成全牛和。叫他在本村大大小小立個名譽。也不枉我收他一番。想到這裏跟人一打聽牛成的住宅人人皆知。老人家來到牛宅。見了牛和將此事細說一遍。把個牛和喜的手舞足蹈。叫了聲老師這可是活該。既然訪得盜犯綫索。就應當伸手把他拿獲。將赤金鐲這一案回上。關爺聽到這裏。點了點頭。叫了一聲牛和。這段事你必須把主意拿妥。說出來咱們大家合計合計。省得到臨時有矛盾的地方。牛和聞聽微笑。叫了一聲老師。弟子自有相當的辦法。說到這裏。我還不留你老人家。容事情都辦完了。我再把你老請到家中。我好好的孝敬你老人家。此時你老趕緊回店。求你老到了高升店看守王六。千萬別讓他走脫。關爺聞聽這話。遂說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凡事你可要謹慎。牛和點頭答應。老人家站起身形要走。員外牛成趕緊說道。老劍客。你老人家搭救我兒性命。又栽培他成人。我感大恩大德。那就不用說了。老劍客來到我的家中。真是滿院生輝。我有意留你老人家。在這裏不怕吃盃水酒。亦算略進小可的地主之情。關爺聞聽哈哈大笑。叫了一聲員外。你有所不知。我這人萍蹤浪跡。今日離別明日還許相見呢。你我後會有期何必在此一時。方才我們說話。你老已然聽見了。我回到店房之中。倘有要緊的事情。改日見吧。把話說完邁步往外就走。站成老員外還要相留。牛和叫了一聲老爹爹。老師。

待孩兒的恩德 並非是一酒一飯所能報的 再說他老人家是我的恩師 並不是外人 他老人家回到店房裏面 還要助幫孩兒做一段事情 老爹爹你老不用強留了 員外無法站起身來帶領着三個兒子 一齊往外相送 關爺回頭說道 員外請回 不必遠送 耳目衆多 走漏風聲 倒多有不便 牛成抱拳跟老劍客分手作別 不表關老劍客回店 單說的是大少爺牛和 看着關九公走後 隨同父親二位兄弟 一同回到裏面 到了廳房父子落坐 兒和向着老員外道 回頭你老給孩兒預備二三十兩銀子 我到外面有事 還請咐你老一句話 我到外面無論有什麼事 你老只管放心 不必担驚害怕 老員外一聽這句話 不由得吓了一跳 遂叫了一聲牛和 你剛來到家中 咱父子方得見面 你又變離去 又不將你的心意說明 焉能使我放心呢 牛和聽罷老人家這話 知道老頭子十數年未曾見着 將然回到了家中 恐怕再鬧出事來 還是免不了搬家一走 故此老人家不放心 牛和想罷 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爹爹 你老人家只管望安 孩兒此去並非是招災惹禍 這一案不圓 終久與咱們還有關係 此時雖然無事 倘有奸人 從中鼓動 也少不了要跟着搗亂 真要是把此案辦個水落石出 也叫咱們牛家場鄉里鄉親 知道咱們爺兒們是地地道道的安善良民 再說叫給咱們按水印打保的主兒也好放心 老爹爹你就不用管了 老員外牛成聽了牛和這話 一想這個話也對 遂說道牛和 既然如此 你到外面可要多多留神 不可粗心大意 牛和點頭答應 老員外遂吩咐一聲預備銀兩 給大少爺帶着出去辦事 家人出去到了賬房 將銀

兩支來。牛和將銀子帶好，收拾收拾身上的衣服，跟員外告辭。文敬文敬小哥兒兩個要跟着。那個意思也是不放心。牛和囑咐他們哥兒兩個可別動。這也不是你們能辦的事。二位兄弟好好的在家裏陪着老爹爹。我要走了。說着轉身就走。出離了自己的家宅。成都府乃是少爺家鄉。到那裏去也是非常熟。並不用打聽道路。一直來到西關外高升店。可巧老劍客關斗關九公正然在門前結立。牛和看了看四外無人，走上前去叫了一聲師傅。你老早來了。老頭兒說道：我早就來了。用手一打手式。我跟他在一處吃的早飯。談了會閒話。我算計着你就快來了。故此在門前等候。少爺說道：哥。我果然有事相求。回頭進財來到店中。老人家感愛，含着給弟子一個信。其餘的你老不用管了。老劍客也不知道究竟這小孩兒他有何麼法子。拿纓進財。心說你不叫我管。我就不管。單看你的才幹如何。老頭子並不多說。點頭會意。轉身够奔店房。牛和也慢慢往外裏走。正然走着，一眼叫夥計看見了。趕緊說道：少爺你老裏面請吧。牛和說道：我不是不請。我聽說你們這裏有個耍兒夥計，聞聽趕緊說道：不請。少爺你老要解解悶嗎？要麼別的賭博場。他可不敢這麼說。人生面不熟的，他不敢往裏讓。高升店裏這個賭博場子可不正乎。皆因東家是當衙的三班總役。紅名大頭兒。這就當說是出力。不論文武各衙。只要一打聽。差不能全得因個面兒。所以夥計說話才敢這麼大膽子。牛和一聽，微笑道：不錯。我正要解解悶。夥計說你老這屋裏請。牛和一看東邊一接連是五間房，三間一明兩暗。兩間單間兒。夥計把

牛和讓到北頭單間裏面 趕緊泡了一壺茶 遂說道少爺 你先喝兩盃茶 這就開局 牛和點頭叫道夥計 快開局的時候 你給我一個話 夥計高聲答應 轉身出去 牛和喝了一盃熱茶 就聽外面人聲嘈雜 說說笑笑非常熱鬧 少爺正然要出來觀看 就見夥計跑進來說道 少爺你老這屋裏請吧 手兒都快到齊了 牛和跟隨夥計來到東房一明兩暗的屋內 到裏面一看 三間可是完全打通了 看着倒是非常豁亮 正當中擺放着寶案 四週圍擺放着椅凳 這時屋裏頭來的就有十來多位了 牛和遂也坐在案子旁邊 這個工夫 外面的人還是接連不斷到裏面來 工夫不大 已然聚集了三十多位 猛然間由外面進來一個人 穿章打扮 非常講究 再一看老人家關九公也隨在後面進來 牛和知道這小子大半就是那個進財 故意的跟關爺點了點頭 遂說道老爺子你老也來兩注嗎 關爺樂着說道 我不來 我不來 我還不知道這裏是幹什麼的呢 我是跟着這一位走進來看看 老頭子說道話 用手一指進財 少爺牛和明白 心說我看着這個小子 就不像正經人 果然正是盜錫子的要犯 隨着又跟老人家說了兩句問話 關爺轉身出去 這個工夫大家全都圍圍圍住寶案子 淨等着舖寶布 寶信來到端寶呢 猛然間夥計由外面圍着一個人進來 高聲說道衆位今天寶信有事不能來 這位閻四爺他老人家要推一場牌九 大家一聽也有認得這位閻四爺的也有不認得的 還有不願意押牌九站起來走了的 這工夫莊家已在牛和的對面坐穩 少爺還正趕上一個天門 從中這些位 一個認得牛和的也沒有 看了看他的穿章打扮儼表非俗

准知道是一位開家的少爺。衆人可也沒敢小看。工夫不大，莊上把門兒開出。觀局的高聲說道：衆位下注哇！不下注可就要打骰子了。這工夫也有銀子也有現錢。頭道二道軟硬通。亂七八糟這麼一押，牛和只得也在兜裏掏出一小塊銀子，放在自己的面前。觀局的，一看少爺這塊銀子下的不是地方，趕緊的問道：這是頭道是二道？牛和說頭道。觀局的把他這塊銀子，給他往河裏拿了。衆人全都押完了。莊上把骰子一擲，看了看一個六，一個六，頭一把牌就送到牛和的這裏，拿起來一看，兩張牌合到一塊，是二十一，個點兒。遂將牌翻將過來，放在自己的門前。莊上一看他自己來了個閉十，觀局的說道：有錢難買頭方閉，挨門賠錢。可是把末門吃了。皆因末門也是十點兒。接着又推第二條兒，也有輸的，也有贏的。惟獨牛和這一門，一把也沒輸。可是少爺始終也沒多下錢。上天門隨注的主兒可就多了。牛和也不管別人隨注不隨注，他是把把看牌。進財這小子也到這門上來下。看着牛和押不了多少錢，還緊着看牌，心裏頭就有點兒不願意。這一把這小子賭氣子押上了一整封十兩銀子。遂說道：我這可是十兩銀子，我得看這把牌。牛和聽見他說了，故意的預備好了。莊家將然把牌送過來，進財趕緊把牛和的手一握，遂說道：噯，這一把該我看啦。牛和說道：我是押正門的，憑什麼叫你看呢？進財說：你不叫看可不成。我比你押的錢多。牛和道：咱們誰也別先看。大家一塊兒看吧。說話之間，把千一翻吧的一聲，將牌拍在案子上面。你說也巧，正是一張長三，一張二板湊了個十點兒。進財一看錢輸了。這個

氣可就大了 說看你就是個倒霉的樣兒 你還緊着搶牌 你趁早滾開我這裏 要不然你可別說大老爺我對不起你 牛和道 小子你少滿里裏放屁 這個開十就是你妨的 起先我這門多好來着 你賠我銀 咱們沒事 要不然你給我滾出去 進財一聽有氣 伸手够奔少爺就打 衆人將然要勸 馮想到牛和手太快 把小子手腕攔住 往懷裏一帶 撲通一下子拉了一溜滾 牛和在他身上輕輕的踹了兩腳 在旁邊 塊兒的賭友 叫了一聲朋友這個可不許 咱們誰要受着誰 也不在一處玩 我給你們二位指引指引 這位是府裏的內管事進財 素常他的脾氣好極了 今天大概是多喝了幾盃酒 要不然也不能這個樣兒 人家說的這些話 分明是告訴牛和別惹他 恐怕他年青胡打 打出來惹不起 皆因他有勢力 牛和一想人家說話的主兒倒是十分的好意 但是你不知道我的心思 我今天特爲的是找這個冤家 前去歸案 想到這裏叫了一聲衆位 我們兩個人按說可是私打鬪毆 算不了什麼 諸位可別拿着他這個勢力吓嚇我 要是換個別位 可也不至於打起來 他今天分明是欺侮我 這可沒有別的 我們兩個人有什麼話 還是成都府大堂上說去 衆人一聽 這個人太已正直了 人家告訴你是府裏的內常差的 這個話就說的是光棍不鬥勢利 這個孩兒怎麼這麼糊塗 衆人想着還不及答言 進財聽的明白 心說好 你要提力氣打仗 你是身大力不虧 我可打不過你 你要講究動勢力 要提別的衙門 兩還不敢說 提到成都府 小子你看看我有怎麼個勁兒 想到這裏心中歡喜 叫了一聲諸位 別的話就不用說了 我們

是事有事在 堂上說去 官斷民服 什麼都好 大家還要攔 這個小子狗臉生霜的那個意思往外一拿 六親不認 大家一看無法 心說這也算該着 這個年青的他鬧事 別的衙門他全不歸 偏偏要上成都府 就許他府裏有個人情 也未可知 這場事我們只在旁邊開開眼 倒看看他們二人誰佔上風 誰落下風 想到這裏 就見這兩個人一直够奔店門到了外面牛和還用手撈住進財 那個意思怕他跑了 進財這個小子不但不跑 還是毫不在意 皆因他心裏想着 官司准估着八成贏 就拉扯一直够奔成都府 進了府衙一直够奔班房 這也不用牛和說話 進財打起籠子 說了一聲辛苦諸位頭兒 裏面一看是進財 大家全都站起來 問道 二爺有事嗎 進財就把如何在高升店賭錢被人毆打 經大家勸解他還再三的不服 非要跟我歸成都府不可 公差等一聽就是一怔 隨着用眼看了看牛和遂問道 朋友你貴姓 牛和說姓牛名和 公差叫了一聲牛和 這個賭博場本來就犯禁 再說你們誰也沒把誰打壞了 事由一經官就算不好了 也別說我們衝着那方面 倒不如在我們這屋裏給你們了結了 倒省多少煩惱 牛和心中明白公差這個意思 是不對我跟他鬧想到這裏叫了一聲各位頭兒 我們這場事雖然不大 裏面關乎着仗勢欺人 索常我就知道他不法 我打早就要鬧開他 今天也算是冤家路窄 我二人遇到一處了 各位頭兒你多分神給回一聲吧 大家一聽這個姓牛的話來的硬 也許有點兒人情 這個事還不能緊着壓着倒不如到裏面給他回一聲 論說起來府大人不能袒護他自己的差人 到外面橫行霸道

仗勢欺人 真正姓牛的有理 大人決不相容 這也算進財他自作之孽 報應臨頭 公差想到這裏 事到如今不能不回 值日的頭兒出去 一直够奔裏面回話 知府大人得着這個信 不由得心中大怒 暗想道進財這個孩子 既然在府裏當差 就不應當在外面任意胡爲 想罷吩咐外面預備 工夫不大 梆點齊鳴 駱大人升了公堂 三班人役喊喝堂威 大人吩咐一聲帶進財 工夫不大 把進財帶到堂口 這一來可把進財吓壞了 我以爲這些須小事 也值不得大人親自坐堂 沒想到我在府裏當差 上上下下連一點兒關照全沒有 居然府台大人親自坐堂 這個事可有些個不好辦 雖然這麼想也是無法 只得顛前擺後雙膝點地 口稱大人 奴才進財給大人磕頭 知府手拍桌案 叫一聲進財 你在我這裏當一份內差 辦事不認真偷閑撒懶 在外面任意胡爲 因何跟人家私打鬥毆 還不從實說來 倘敢隱瞞 被本府調查出來 定當重懲 進財無法 只可實話實說 就把自己偶爾得閑 在高升店賂了一會兒錢 跟一個姓牛的原因爲言語不合 爭打起來 這是一往實情 要說奴才在外面敲詐訛索任意橫行 奴才至死也不敢如此 大人聽到這裏點了點頭 遂吩咐一聲 來帶牛和 公差答應一聲 把牛和帶上來 大少爺跪倒堂前 口稱大人在上 民子牛和給老大人磕頭 磕完了頭放聲慟哭 高聲呼喊冤枉 知府大人聽到這裏 手理鬚鬚往下面看了看 牛和有三十來歲 白淨面皮 堂堂儀表 倒是面帶忠厚 可別看人年青 隱着一份威風 二目落淚放聲慟哭 作官的講究察顏觀色 暗想道 就憑牛和這個人 舉動不凡

就是跟進財口角起來 以至私毆 這總算是小事 無論受多大欺侮 也不至於這樣的哭
這真正是令人難解 想到這裏 問道 牛和徐在高升店跟進財打架 他怎麼欺侮你爲何慟
哭 說出來有本府給你作主 決不虧負你 牛和聽在這裏 向上叩頭 口稱大人 民子姓
牛名和 住家牛家場 我的天倫名叫牛成 牛和遂把續妾刁氏心術不良 有意謀奪家產
直說到逃亡在外 巧遇兩位劍客 帶到河南衛輝府關家堡 老劍客關斗關九公的家中 練
藝十數年 奉師命回家省親 我的天倫遭不白之冤 在飯館之中 巧遇兩個兄弟 說明一
切 我度探家宅 繼母悔心改過 我這才够奔安宅 安述仁素行無賴 用意不良 設法謀
奪牛家的家產 我將他殺死 寫了一個字柬 掖在他的頭髮裏面 用包裹包好 携帶着人
頭够奔府衙 到了你老人家的私宅 將人頭放在桌案上面 蔣然要出去 趕上老夫人帶
領隨從人等入內 萬般無奈 隱藏在桌案下面 這個地方就是孩子高的地方 沒肯把他師
傅輕易提出 知道把師傅說出來又是一番麻煩 又接着說道 在桌下竊看 大人看罷安述
仁髮內的字柬 然後吩咐從人到外面預備 就在大人背身之際 我將人頭拿走 到了安宅
給他放在屍身旁邊 回頭各處閒遊 打聽這段事怎麼辦 果然老夫人辦案如神 分明屈
直 將我父親當堂開釋 取保還家 民子得着這個信 就應當前來投首報案 給安述仁抵
償對命 皆因是鑲嵌赤金錫的盜犯 未能捕獲 本打算憑我身上的武功 各處踏探 單等
破案之後 再投首不遲 又誰知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我在庵觀寺院 莊村鎮甸 各繁華

地點兒 全都留心調查 今天早晨 走至在高升店正赶上進財跟王六吵嘴 王六高聲喊喝 進財的短處 就是在府衙偷盜赤金鐲 在牛家首飾樓兌換錢大賭特賭 你只願你得錢 你就全不顧旁人被屈含冤 等等的言詞 我在外面聽得明白 這可是老天爺有眼 活該他破案 本有意當時伸手扭獲進財 一同到案 又恐怕口舌是賭錢之人 一時氣惱信口開河 反正進財他走不了 他們兩個人吵完了之後 各自走開 你東我西 我這才設法調查 細問王六一句沒瞞 從頭至尾對我一說 調查實在 我故意到賭案跟進財尋毆 不過是遮人耳目而已 一日打到公堂 求大人公斷 也好洗我父親的名譽 知府大人聽到這裏 二目離睜說道 這個孩兒的行爲可算是正大光明 還算是及有德 倘若外面有些個不好的名譽 那更晚他要取我的頭 豈不是易如反掌 又一想外面行俠作義 尊忠安良的英雄 行動真正是叫人莫測 他藏在我的屋中 我竟沒看見 這個話真不用說了 怎麼一背身的工夫 這一個大頭就曾被他去 其技未免近神 想到這裏 叫牛和進財兩個人旁跪 吩咐一聲 來到高升店火速將王六帶回 復又吩咐將牛家場安連仁的家中 帶安馬氏到案 再拿一根籤 到牛成家中等牛成 牛刁氏 以及他的兩個孩兒文敬文敬 公差等一聽趕緊答應 來到班房 各自帶着夥計分頭前往 知府大人吩咐一聲 暫時將牛和進財寄押在班房 回頭人犯到齊 再爲聽審 大人把話說完 站起身退到後衙書房休息 這個時候公差人等 由大堂上往下帶這兩個 牛和當然是沒的說了 惟獨進財這個小子 早

已吓得面如土色 體似篩糠 暗想道 原來這個牛和他就是牛成之子 我要知道是他 不怕我跟他多說幾句好話 我也不跟他打官司 事到如今 這就算後悔不及 小子正然思索 公差一推他 遂說道 嘿 你跪着有癩 回頭讓你跪死 這裏 快着走吧 雖然說衙門口 的差人 人稱爲虎狼之徒 可是他也效英雄好漢 反對刁奸之輩 今天一聽人家牛和殺死 安述仁 自來投首 自古以來 全都敬重這樣好漢 何況又將盜賣赤金錫的盜犯破獲 一個個沒有不佩服人家牛和的 走過來說道 少大爺你跟我到班房裏先歇歇吧 牛和站起身 來 跟隨差人來到班房 早有班房的夥計 倒過一盞茶 說大少爺你先喝這盃 如果你要是渴了餓了的話 咱們這裏可隨便 您只管吩咐 我們全都能够預備 大少爺牛和一聽 這個官司打的倒舒服 天時已然不早 我何不叫他們給我預備點吃的 有什麼話吃了回頭再說 想到這裏 一伸手由兜裏裏面 摸出一塊銀子來 遂說道 頭兒 就多辛苦吧 隨便給我弄點吃的來就成 班房夥計接銀在手 到了外面飯館 給牛和叫了兩盤菜兩盞酒 十個饅頭一盤湯 牛和一看不由得心中喜歡 遂說道 諸位頭兒 那位一塊喝一盃 大家謙讓了一回 齊說道 請吃請吃 夥計又把找回來的錢給牛和 牛和擺手不要說送給你 買盃茶喝吧 小夥計那個意思要謝謝 公差等瞪了他一眼 趕緊把錢放在牛和的面前 遂說道 大少爺我們可不敢要你老的 像你老這樣的英雄 這飯錢就應當我們候才對呢 牛和無法只得把錢帶起來 自斟自飲 喝的還是非常高興 在旁邊進店的時候也覺着腹中饑餓

隨着叫了一聲諸位頭兒 咱們平常可全都不錯 我真想不到 今天這了這場官司 我打算求你們衆位給我來點兒東西吃 我身上也帶着有現成的錢 公差等不等他把話說完 遂說道 哎 哎 打了官司可別提那個錯不錯 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沒有那麼舒服的官司 要都那麼隨便 我還去打官司呢 進財一聽 不由得心中難過 暗想道這才叫官情如紙薄 想到這裏遂說道 得啦頭兒 醜不醜咱們全都是一夥手 人家牛和都能够在這裏吃吃喝喝 怎麼咱們跟咱們倒不成了呢 公差一聽 把咀一撇 遂說道 你比人家比的了嗎 進財聽了這句話 不由得點了點頭 二目圓翻 腹內輾轉 不由得點了點頭 暗想道 要這麼看起來人作事不可埋沒天理 真要是我不犯事 在大人跟前說一不二 前面班房也別管是紅名字 也別管是劫力的 見了我全都是三爺長二爺短 趕到爾令我犯了事啦 居然就是這般對待 這場事之後 祇要我能保的住性命 嗣後我必要洗心改過 作事秉着天理 想到這裏 偷着看了看人家牛和 坦然自在 衆公差人等圍隨着 不亞如衆星捧月一般 看了看無法 祇可是低頭不語 此時天可就不早了 已然到了掌燈後 堪堪就要定更 外面各路的公差 把所有的人犯全都傳到 值日班頭到裏面回明了知府大人 這時候知府大人晚飯已然用過 遂傳話升堂 升了公位吩咐一聲來 先帶王六 下面答應一聲 工夫不大 把王六帶至在堂口前 跪倒給大人磕頭 知府先看了看 然後叫了一聲王六 你真正大膽 勾引後的差人進財 竟敢在我的宅內偷盜赤金鐲 真乃可惡 還不把一往實情招出

等待何時 王六聽到這裏 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 向上磕頭 叫了一聲大人 要說小子在高升店聚賭 這是實情 要說你老的差人偷盜赤金鐲 小人實是不知 大人聽到這裏 手拍棹案 說了一聲大胆 進財業已當堂招明 你還敢在此發刁 如果真敢不招出實情 本府必然用大刑拷問 王六聞聽吓得渾身立抖 叫了聲大人且慢動刑 我說了 我跟進財倆人 不過是舊友 要說我勾引他賭 這話我可不敢承認 因賭才成的朋友 彼此常在一處談 在未賭之前 我們二人並不認得 他去賭錢也不是我找的他 他盜赤金鐲 這事我可知道 要說分錢 可沒分給 皆因他偷鐲子 在牛家首飾樓兌換之後 腰裏帶着許多銀兩 在賭場上么五喝六 皆因我素常跟他不錯 遂問了問他的錢在那裏來的 那個時候他也多喝了幾杯酒 我也多喝了幾盃酒 他向我說道 老弟 這個話別人我可不能對他說 他就把如何竊取赤金鐲的話 對我一說 也錯非是兄弟你眼力高 別人他還真看不出來 這就是小人知道的實情 你老要問別的 小人一概不知 就是你老把小人打死 我也沒有別的說啦 知府大人 聽道這裏 吩咐一聲 來 叫王六旁跪 帶進財 公差答應把進財帶上來 跪倒座前 把小子吓得顏色更變 因為什麼 他自己知道是個家奴 就不該在外面依官欺人 招惹是非 就是跟牛和有點衝突 他當堂供出自己偷鐲子 這還算是一面之詞 如今把王六勾到當堂 這個官司大概就有點兒不好打 故此心中該怕 向上磕頭 如同鷄啄碎米一般 大人叫了一聲進財 你這個奴才 我並沒有虧負你的地方 因何你喪盡

良心 在宅中偷取赤金鐲 還不從實招來 等待何時 進財向上磕頭 口稱大人 奴才跟
營當差 並沒有偷閑撒懶的地方 奴才就是有一樣兒不好的嗜好 就是好賭 要說偷盜赤
金鐲這個話 奴才不知 請你老詳查 知府大人聽到這裏 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王六 你
還不與他當堂對質 等待何時 王六聞聽 只可跪爬兩步 叫了一聲進財 這個地方可不
是姓王的對不過你 我還不知道誰何人告發 由高升店傳我到案 我是無法 已然實話實
說 我說進二爺 你就不用纏着了 該怎麼說 你就怎麼說吧 進財一聽咳嗽嘆氣 說了
一聲完了 算我有眼不識面人 交友不當 我不過對你說了幾句心腹話 到如今破在你的
身上 進財說到這裏向上磕頭 叫一聲大人 還是小子一時無知 皆因在高升店賭錢 把
自己的積蓄完全輸淨 我不甘心 才輸了你老的赤金鐲 在牛家首飾樓兌換的 望求大人
從輕處治 小子感恩不盡 大人聽到這裏 點了點頭 隨着親自提筆宣判 進財以奴才盜
主 惹起一場重大案件 實爲罪之魁禍之首 若不嚴懲無以警效尤 重笞四十枷號三月
王六知情不舉 青打四十 吩咐完畢 在旁邊的皂班答應一聲 拉翻在地 現打不賒 打
完了之後預備頭號大枷 鎖在衙外街頭示衆 這還不算 三月刑滿 革除免用 這都不必
細表 王六算是便宜 打完了當堂開釋 然後吩咐一聲帶安連仁之妻安馬氏 工夫不大
馬氏帶到 跪倒磕頭 口稱大人 求你老飭差捉拿凶犯 給民夫報仇 大人在座上 手拍
驚堂木叫了一聲安馬氏 你的丈夫在日 何爲不法 作事以壞當頭 就拿着牛成這一案說

評良爲盜 招惹的劍俠大怒 殺掉了人頭 他既然素日不法 你既是他的妻室 就應當勸誡才是 你不但勸誡於他 反倒坐享其利 幫助你的丈夫爲非作歹 來 押着安馬氏 叫他急速移回成都府的邊境 說到這裏又叫了一聲安馬氏 雖然你的丈夫死去 凶手在此 我自有辦法 你就下堂去吧 公差人等帶着安馬氏 下得堂來 押着回家 刻不容緩 遂離了府境 這段事辦的堂上堂下以及公差人等 沒一個不佩服的 都說知府大人斷案如神 就在這裏個工去 大人又吩咐了一聲 來 帶牛成 下面答應了一聲 把老舅外牛成可就給吓着了 素前就是本分老實 沒打過官司 這一次罪悞官司自然是魄落魄飛 好容易盼得取保回家 到如今又被自己的兒子惹了 重新帶上堂來 雖然駭怕也是無法 向上叩頭 磨成一個團兒初訪 知府大人叫了一聲牛成 這一場官司 你算是被屈含冤 要說你沒罪這個話也不成 不問青紅皂白 偏聽讒室之言 鬧出這樁事來 幸虧你的長子十數年的工夫 忍勞忍苦 到場在反倒替你伸冤 從此以後 可要你另眼看待 牛成未等大人把話說完 早已放聲慟哭 大人提筆判罰 牛成管家不嚴 本應重責 念其牢獄之中 所遭的不白之冤 免其責罰 當堂開釋 牛和叩頭站起身來 大人又吩咐一聲 來 帶刁氏 公差答應一聲 把刁氏帶至在堂前 吓得他渾身立抖 說話齒戰有聲 哆哆嗦嗦伏俯在地 知府大人手拍桌案叫了一聲刁氏 好生大膽 像你這個歲數尅去了本夫 膝下又有兩個孩兒 你就應當苦度苦修 在家中閉門守節 單等你的兩個兒子長大成人 不但你本身

能得節孝的榮譽 就是你死去的丈夫 在九泉以下 他也感戴你的恩德 頭一樣與他的門庭生光 再說香煙繼續 不虧負他爲人一場 你不但不在家中守節 携帶二子再醮於牛家 爲貧寒所迫 這倒情有可原 怎奈你到了牛家 就憑牛成將家中的全權 全都交付給你 那一樣也不算虧負於你 你就應當一心一德 跟着人家安居度日 不料想你心起邪念 聽信安述仁的調唆 幾乎鬧得家敗人亡 全都由你一人身上所起 所好的一節 知非改過 改變心腸 情理尙且可恕 本應當開釋令你回家 恐怕日後再有奸人引誘 再起風波 今天當堂掌嘴二十 以爲懲戒 說到這裏 知府大人手拍桌案 說了一聲 來 急速用刑 這句話將然吩咐下來 在兩旁邊的差役答應一聲 往前就闖 真正是如狼似虎 刁氏一看這般光景 真正是魂不附體 面知土色 不容分說 在旁邊皂班跟着就用刑 耳輪中就聽吧吧的聲音 掌咀二十 霎時間把刁氏兩個腮巴子 打得腫起來多高 刁氏向上叩頭 求大人饒恕 知府大人微然冷笑 叫了一聲刁氏 按說可不應該打你 皆因你是牛成之妻 在本地面乃是有名紳士 就皆因你作事不良 心起歹意 此次不加責罰 恐怕惡念難除 掌嘴二十 不過是薄懲 遂叫公差把刁氏帶下堂去 勿庸找保准其還家 差人答應一聲 把刁氏帶了出來不表 大人看了看所有在案之人 全都判斷明白 單單的就剩了一個牛和 知府大人 手理鬚鬚二目圓翻 暗想他這段事 可應當怎麼辦 按他所作所爲 真可說是行俠作義 就應當宣判無罪 可有一節 他乃是殺人的凶犯 左思左想 無有相當的

辦法 猛然間靈機一動 想起一個主意來 我何不如此如此 想到這裏吩咐一聲 來 帶牛和 下面答應一聲把牛和帶上來 牛和伏俯在地 向上叩頭 說道 牛和給大人叩頭 大人叫了一聲牛寶元 本府所有一切的判斷 你在下面可曾看得明白 牛和連連說道 不錯小人親眼目睹 老大人判斷如神 大人傲然一笑 叫了一聲牛和 別人全都判斷已畢 惟獨你是殺人之罪 王法無親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牛和聞聽往前又爬了一步 口稱大人 你老把此案洗白清楚 証明吾父親是被屈含冤 就是讓牛和給安述仁償命 吾也甘心領罪 大人聽到這裏 連連點頭 不由暗自讚美牛和的行爲 吾真正要是判你給安述仁償了命 將來還有行俠作義的嗎 就讓有人行俠作義 還有人敢到當官投首嗎 既然牛和你願意領罪 這就好辦了 大人把話說完 提起筆來判道 安述仁調詞架訟 損人利己 離間他人骨肉 幾至人亡家敗 罪大惡極 按律應監禁十年 牛成之子牛和 憤父冤枉 查明實跡 將安述仁殺死 死者固是禍由自取 而殺人者不能無咎 按律本應相抵 姑念其跡近行俠作義 誅惡人即是善念 何況行凶之後 自行投首 是見其爲義憤所激 並非無故逞凶之徒 減輕死罪 充軍三載 發往雲南 判罷當面念了一遍 不用說是牛和連兩旁的公差全都悅服 牛和聞聽 心中歡喜的了不得 殺了一個人只落得充軍三載 這就是老大人的恩施格外 筆下超生 正然自己心中思索 就聽知府大人 叫了一聲牛和 論說起來 清國可沒有這種法律 此事出在宋朝 凡有配軍 必須要臉上刺字 名之曰金印 到了

清朝可沒有這一條。今天我打算在你的面門上，刺配充發，可不是金印。我就按你所作所爲，真乃是有忍有耐，十數年的光景，一變成爲異人，堪比這兩句俗語：魚龍變化原無定。君子無時待有時，我打算與你畫一個鯉魚化龍，作一生的紀念。見此不忘舊事，好自爲之。行俠作義不難成其大名，牛和聞聽，非常喜悅。大人急速叫人找了一個畫匠，書匠找來就在牛和二龍門寶上畫了一個鯉魚化龍，然後用針一刺，刺完用墨一塗，知府大人看罷，趕緊吩咐科房的先生，辦理公事，掌印的請出印來，把公文修好，又派了兩解差，大人心中歡喜，親自私囊之中，賞給紋銀十兩，作爲路費。兩名長解，一個姓張排行在三，一個姓朱，名叫朱老，這兩個人押着牛和，刑具當然是得帶着，那還能夠有多大誇委屈嗎？大人都有如此的恩典，何況是差役？再者說人家是殺人投案的英雄，在路途之中，不出什麼舛錯，還則罷了，倘若有個一差二錯，不但想不了錢，性命尙且難保，要說押着牛和，這個差使，那才叫舒服差使。老員外牛成得着這個信，先跟孩兒牛和見了一個面兒，叫長解多帶銀子路途上不可難爲少爺，書要簡斷，二位公差押着少爺，到了雲南換好了公事，少爺就羈留在雲南，期滿三年釋放回家。那知自從自己走後，不到一年，老員外牛成，染病兩個多月，一命嗚呼，牛和回到家中，聽見這個信，也就是慟哭一場，然後又到坟前祭奠一番，這才在家裏安置安置，自己坐定了一想，人生在世，毫無意味，早早晚晚也免不了與三尺黃土作伴兒，這麼看起來，勞心勞力也是死，一世清閒也是死，無論如何說不了。

這個死的關口 何必持籌握算終日勞煩呢 想到這裏 自己不願意在家裏住着 跟自己的繼母娘 和兩個兄弟 文敬文敬 大家一商議 自己要打算帶點盤費 到外面遊歷遊歷 單等成名之後 再回家探看老娘 刁氏聞聽 叫了一聲牛和 無論如何 你還別離開家門 前一次你出門在外 我身上落了重大的嫌疑 此時的父親已然去世 你要是再走了 叫外面人說 豈不又是我擠兌你走的嗎 牛和聞聽 叫了聲老娘 我要是把所有一切的事 全都說出來 大概你老人家也不信 可別把牛和看小了 別說咱們這點家產 就是財過北斗 我要說不愛 你老管不信 我也不盼望別的 就求你老好好的教訓我這兩個兄弟 叫們他成名 與他們娶妻子 好繼續咱們牛氏的香煙 我在外面闖蕩江湖成名 當然回家 我把一切的世俗觀念 完全打破 母親不必關心 把話說了在家裏住了幾天 打點好了小包裹一個 單刀一口 暗帶路費 由家中出來 遍遊江湖 書不可重叙 就在南七北六各處遊歷 這一說就是三十來年的光景 果然把名譽創成 人人都知道牛和牛寶元魚龍變化名震江湖 他老人家的年歲已近花甲 回到家中看望繼母刁氏 業已去世多年 兩個兄弟文敬文敬 均已娶妻生子 自己也是悲喜交集 住在家中跟人家閑談 挨着附近的地方 那裏有成了名的英雄 這才有入談說 桂家莊有桂氏三傑 大爺桂竹山 二爺桂竹庵 人送外號霹靂杰 烈火義 他們哥兒兩個名譽還稍差一點兒 惟獨這位三爺桂竹登 人稱雙全俠 倒是條英雄 牛和在附近問了問 果然名不虛傳 來至在桂宅門 叫人回進

去 見了桂三爺兩個人略略的比了比武藝 桂竹登不是牛和的敵手 讓至在廳房 彼此一問 牛和備述自己的歷史 桂氏三傑聽罷 各自點頭 這才知道牛和有生以來 受盡千辛萬苦 巧遇二位劍客 才得了一身的武術 老四位對坐閒談 言語投機 越談越高興 牛和看了看桂竹登 不枉人稱雙全劍 談吐文雅 文武兼備 弟兄們在一處談話 大有相見恨晚的情形 正然大家談論之時 由外面進來一個孩兒 年歲不過七八歲 梳着一個衝天杵 穿一身藍綢子褲褂 腳底下穿着一雙青緞子小皂鞋 來至在裏面 恭恭敬敬向着桂竹山桂竹庵兩個人各請一安 然後來至在桂竹登的面前 叫了一聲老人家 我聽家人們說 咱們家中來了一位高人 姓牛名和字寶元 外號人稱魚龍變化 此人乃是當世的一位老英雄 憑你老人家跟他動手 尙且不勝 我這個意思 打算跟二位伯父老父親跟你說明 有意拜他老人家爲師 學習武術 日後也好成名 孩兒這一句話 把三爺桂竹登的醒兒提起來了 猛然間一想對呀 這個孩兒生來的精明 要憑我們弟兄三個人 家傳的武術 也不過落至在普通的隊內 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 真要是給這位牛和磕頭 拜他爲師 人家乃是兩位有名的劍客門徒 武學絕論 原要跟人家練出藝來 那才有出奇的本領 將來成名還許比我雙全俠高呢 三爺想倒這裏 心中歡喜 眼看著牛和 微然一欠身雙手抱拳 叫了一聲老人家 今天你老人家 來在舍下 別看是初次相逢 咱們一見如故 我有一件事要在老哥哥的面前相懇 不知道老哥哥你老肯應允否 牛和聞聽一笑 叫了一聲桂三

弟 愚兄我這一次前來 我就久慕吾弟是一位英雄 無語有什麼事祇管當面說 愚兄辦的到 決不推託 雙全俠聞聽 遂說道 大哥倒不是別的事 方才我跟你老接招 我愛喜你老這身武學 小弟膝前有個小兒名喚桂品桂無雙 我有意叫他拜在老人家的門下 求你老栽培栽培 日後成了名 我們哥兒三個 決不忘哥哥你老的好處 牛和聞聽 不由得點了點頭 叫了一聲三位賢弟 這可不是愚兄推辭 要說教個弟子 我還教不了嗎 要打算教我教桂無雙的武學 必須允我大事一件 桂三爺聞聽遂說道 老哥哥甚麼事你老祇管說 無論什麼事 我都能夠應 只要你老教給孩兒桂品的武學 牛大爺聞聽 心中難過 堪堪虎目之中 就要落淚 這來可把桂氏弟兄吓着了 因為什麼勾起他老人家的心思 現出這樣傷心的顏色 將然怔神之際 就聽牛大爺長嘆了一口氣 雙淚已落 叫了一聲三位賢弟 愚兄的歷史業已對三位兄弟們說明 我由幼年之間 受了一次家庭的打擊 在外面漂流 錯非是遇見二位恩師 焉有今天 流落江湖爾今已然年近花甲 生平不曾娶妻 膝下無子老來悲傷 我已然在家中對我兩個弟兄把話說明 從此以後 牛家的家務 全歸他二人執掌 這個話可並非是我心口嫉妬 故以此言諷刺 皆因我願看紅塵 有意遍遊江湖 然後找個僻幽的所在 以度晚年 如今遍遊江湖 到處訪友 看見人家都是子孫滿堂 獨我牛和孤苦伶仃 將來這一把子老骨頭 還不知基於何所 雖然說我有兩個兄弟 那也不過是一談 老頭子越說越傷感 心中難過 淚往下流 後來悲切切的說道 叫我教給桂品的

武學也成 得把孩兒過繼在我的身旁 作的螟蛉義子 不過早早晚晚在我的眼前 我看
着喜歡 到那時將我身上所學 我是傾囊札授一招也不留 日後我身逢不測 收拾我的尸
骨回葬祖塋我願足矣 牛和當面要求 有意把孩兒過繼與他 這事還真是個難事 因為
什麼呢 大爺桂竹山 二爺桂竹庵 老哥兒兩個 全沒有子女 三門就守着這麼個孩兒
你說要是過繼出去 倘若日後出點兒別的意思 那可怎麼好 雖然是這麼想着 這叫面
相觀 牛和他既把話說到這裏 三爺桂竹登也不好意思用言語相駁 大家正在靜默之時
就聽大爺桂竹山 說道 牛大哥這個事我們把話得說開了 你老沒跟我在一處久待 不知
道我的脾氣 我生來的就是心直口快 有話愛說 就因為這個心直口快 淨說好朋友得罪
的都不敢上門 其實心無歹意 只要跟我交長了 你老自然就知道兄弟我 並非是自誇其
德 我一說你老就明白了 也別叫我三弟着急 我們哥兒三個 守着這麼一個 你老要過
繼出去 我們哥兒三個 豈不成了膝前無子了嗎 我有個主意 叫孩兒一不改名 二不
更姓 不過把他面門刺上小魚龍 類乎外行人就不用說了 只要踢過一踹腿 打過一踹拳
的 都知道你老的大名鼎鼎魚龍變化牛和牛寶元 只要他們看見了小魚龍 不問可知 准
知道是你老人家跟前的孩兒 這一來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到了你老人家百年之後 叫他頂
喪架靈送你老入土為安 不知道老哥你老聽着我說的這個法子怎麼樣 老人家聽到這裏
心想道 我要知道他們弟兄三人 就守着這麼一個孩兒 說什麼我也不能對他們說這個話

好在一節 桂氏弟兄說話言語直爽 並不吞吞吐吐 話已然說到這裏 我又無意於紅塵 真要得這麼一個望名之子 可也算是不錯 想到這裏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桂大弟 言語直爽 不枉人稱霹靂傑 兒子怎麼說 徒弟怎麼講 我所托的不過就是後事 大弟說到這裏 咱們就是這麼辦 但願我們爺兒倆 情意相投 師傅如父子 說到這裏 大家都都很喜悅 這個時候天可不早了 吩咐叫家人擺坐 讓牛和正當中落坐 桂氏弟兄左右相陪 叫孩兒桂品在筵前斟酒佈菜 老英雄越看越愛 心裏頭越喜歡 酒飯已畢 牛和向着桂竹登說道 桂三弟 今天就是黃道良辰 趁此吉日 趕緊預備紙碼香臘 叫孩兒正式的拜師 桂氏弟兄點頭答應 諸事齊備 焚香拜祖 然後桂品給老師磕頭 拜師已畢 大家互相道喜 牛爺說道 三位賢弟 如不見棄 愚兄就住在府上 早早晚晚教給孩兒練功夫 咱們弟兄也好在一處盤桓 桂氏三傑齊聲說道 大哥肯其住在這裏 這是我們求之不得 當時吩咐家人 給牛和收拾好了住所 由這一日爲始 牛和就住在桂宅 閒暇無事大家聚談 不過是討論些武學 講說各地的能人 以什麼功夫成名 以及異人異事 夜晚之間把孩兒帶到後面場子裏頭 不過給他操練胳膊腿 活動活動四肢 後來不過練一論小拳 慢慢傳給他長拳短打 小巧之藝以及竄高縱矮 這個桂品天然的性巧心靈 所有拳法 及十八般軍刃 不過是略略一學就會 最得意的老人家傳給他一口軍刃 三十六手四盤刀 武術之中稱爲絕手 只要他把門戶封閉 無論你是什麼軍刃 也難以進招 上中下三盤 外加

地輞等術 一恍練了十年 牛和這身的武學 已然教了他十之六七 老人家本有心接着還要教 皆因孩兒年歲未到 許多學不到的地方 只可叫他到外面闖練闖練 够了年歲 再往下教不遲 這一天清晨早起早飯後 在廳房裏面 弟兄們談話之際 牛和叫了一聲三位賢弟 愚兄來到這裏 住居十年 百般款待 自己弟兄知己之交 不過客氣 我今日當着各位賢弟把話說明 我要告辭回家 探望探望 我那兩個兄弟 看看家中景況如何 就此分手 也好叫孩兒闖練闖練 如果能够上進 我必然前來相傳 我這後手三成功夫 單等他把我全身武學完全學會 那時我再找地方 隱 也不枉他拜我一場 今天把話說明 臨行我要留個紀念 就是給孩兒在面門上刺畫小魚龍 這句話還真把桂三爺的醒兒提起來了 趕緊吩咐家人 預備文房四寶 繡花針等物 先畫上魚龍 跟牛和那個相彷彿 刺完了之後 用墨一揉 然後牛和收拾收拾零碎物件 當面告辭 桂氏弟兄不便攔阻 因為來此已經十年未能回家 也該叫老頭子家裏看看去了 孩兒跪倒給老師磕頭 老少四位相送牛寶元 回家不表 單說的是桂無雙 由他的老師走後 半個多月 用大包袱裹好了單刀 倒外面去繞灣子 在附近的把勢場子全都去拜會拜會 把老師傳們請出來 當面承承招 老師們還能把他攔在心上麼 有名望是他的父親 人人都知道雙全俠桂竹登 這個孩兒既然身通武學 不告可知 一定是家傳的武學 就讓有能為還能有多大能為嗎 沒想倒跟他動上手 用不了三招兩式 老師們常常落敗 不倒半年多 挨着他們成都府附近 全都

有這麼一個小魚龍變化 桂無雙就算把小名立起來了 後來桂無雙一打聽 離着他們桂家莊不遠有一座玉皇廟 裏面有一個老道 名叫化圖化亮羽 外號人稱九尾金蝎 孩兒聽見這個信息 就要調查調查這個老道 聽人傳言 說他發賣薰香蒙汗藥 真要是事實 憑手中軍刃要結果他的性命 好給這一方除害 孩兒把主意拿定 一連到玉皇廟去了好幾回 正趕上老道沒在家 後來孩兒跟桂三爺談論這回事 三爺連擺手道 老道化圖 雖然有此劣行 皆因他武學高強 非尋常可比 漫說是孩兒你 并非是我長人家的威風 滅自己的銳氣 就連你二位祖父 你我父子四個人 也不是老道的敵手 從此以後 你還是少往玉皇廟裏去 將來我把相當的人才訪着 必然前去剷除惡道 好給這一方除害 孩兒聞聽點頭答應 雖然這麼說 孩兒雄心不死 每逢得暇之時 不斷的够奔玉皇廟前後左右繞個灣兒 這天恰巧在封林之中 遇見大班頭湯雲 彼此一問 孩兒這才細說了一遍 大班頭湯雲也把鎮古俠董老劍客的弟子 金蓮花鳳岐 幫我前去辦案 沒想到並不是惡道的敵手 被獲遭擒 押入廟內 我一想事是我的事 我焉能把人家連累在裏面 一時心窄 我才有意自尋短見 恰巧遇見你老人家 這可是我命不該絕 你老歷史我也知道了 既然貴府離此不遠 求你老設法救出來少劍客鳳岐 我是感德非淺 桂無雙聽到這裏 叫了一聲湯班頭 你說你我兩個人 他不敢進他的玉皇廟 你要打算救鳳岐你隨我來 到我的家中 求我二位伯父從中相幫 一同够奔玉皇廟就是了 湯雲一聽心中歡喜 趕緊把衣服紮腰絨

繩全都收拾收拾。二人够奔桂家莊。來到在桂宅門首。孩兒回頭叫了一聲班頭。你老在此稍候一候。我先到裏面看看。如果沒有別的人。只是我的二位伯父在家裏。我再把你老陪進去。只要你實話實說。我二位伯父。他老人家決不聽不管。湯雲點頭答應。孩兒往裏走。家人們一看少爺回來了。趕緊走上前去。說道。少爺你這時候才回來。吃了飯沒有。方才大爺二爺還說呢。說你老終朝每日在外面遊手好閒。恐怕你老在外面闖出是非來。孩兒連連點頭說道。沒有什麼事。不過在外面遇見一個朋友。我的父親回來了沒有。家人說道。三爺現在上柳家營去了。家裏就有大爺跟二爺。桂無雙聞聽。並不答言。一直往裏走。到了後面廳房。一看大爺二爺。老哥兒兩個將然吃完了晚飯。一看孩兒回來了。大爺用手一指。說道。你沒在外面鬧遊。天到什麼時候。尙且不知道回來。叫我們哥兒兩個不放心。孩兒聞聽叫了一聲二位伯父。你老人家先別着急。今天孩兒在外面並非是閑游。皆因是有事。大爺趕緊問什麼事。孩兒並不慌忙。幾把巧遇大班頭湯雲。怎麼有一個鎖古俠的徒弟。幫助湯雲辦案。玉皇廟的老道。在北京盜來國家的八寶夜明燈。湯班頭無法搭救。少劍客鳳岐。在樹林之中有意自盡。被孩兒我遇上了。我意請二位伯父幫忙。一同够奔玉皇廟。得回八寶夜明燈。救出鳳少劍客。不知二位伯父意下如何。二位老人家聞聽彼此全都。哇呀呀一聲吼叫。連連說道。反了哇反了。玉皇廟的老道。我可不管我們的武學不何。要依着我們哥兒兩個早已就把他剷除。就皆因你的爹爹時常相攔。不叫輕易前往。

單等有了機會 請幾位擦肩磨背的好朋友 再剷除惡道不遲 不承想今天小子大胆 竟敢作此傷天害理之事 我豈能相容 吩咐一聲 叫家人們預備 老哥兒兩個每人一條虎尾三節棍 老二位各自手擎軍刀 站起來就走 這麼看起來 這老二位的外號 名叫霹靂傑 烈火義 這個地方就叫名不虛傳 老爺兒三個往外走 到了街門外看見大班頭湯雲 桂品把湯雲叫過來 給二位老人家指引指引 老少四位够奔玉皇廟 倒了山門前 霹靂傑烈火義 站住身用手一指大班頭道 你走上門前 高聲喊叫 只要他一露面 我們哥兒兩個擺軍刃將他結果性命 好得回八寶夜明燈 大班頭聽倒這裏 心中喜悅 遂說了一聲二位老人家 在此稍候 待我走上前去 叫他出頭 湯雲把話說完 走上角門 用手拍門 高聲喊喝 小子這個時候 膽子也來了 連連高聲喊喝 化圖化亮羽 違背國法王章 夜入宮闈禁地 盜出來國家的至寶夜明燈 還不出頭受死 等待何時 大班頭扎着胆子 一連叫了兩三聲 猛然間聽見裏面門澎的聲 門分左右 由裏面走出來化圖 皆因鳳岐被獲遭擒 老道吩咐一聲 叫徒弟們搭至在裏面鶴軒 親自問話 看了看鳳岐氣概不凡 真有心吩咐一聲 將他結果性命 又一想他是鎮古俠董董董化一的弟子 倘若被他老師知道 豈能跟我善罷甘休 倒不如暫押我配殿 單等天光明亮 派人押赴蓬萊 倒顯着妥當 他將然辦理完畢 將鳳岐放在了東配殿 徒弟泡得了茶水 自己吃茶養神 就聽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聽着耳音很熟 隨着站起身來 够奔外面 開開角門子 一看原來是湯雲 老

道叫了一聲湯雲小輩，諒你有何德能。三番兩次找到我的廟前，處處於我，真你要是一條英雄別走。真山人大戰百合，湯雲接着說道：老道你不用發威，老道回頭，叫道：月清月靜，你等二人看着，如果將湯雲拿獲，定不容生，說罷拂塵往大領上一插，回手撒劍，嗚哪，啣的聲音，說道這裏，湯雲還真不含糊，別看老道亮劍，他真站在那裏未動，用手一指，說道：二位老人家，你老看見了沒有？這個老道，這就是盜燈的賊犯，老二位還不亮軍刃，將他拿獲，押赴北京城按律治罪。這句話未說完，桂竹山、桂竹庵、老哥兒兩個，各擺手中的虎尾三節棍，往前一闖，高聲喊喝：惡道違背國法王章，恃強拒捕，今有桂氏弟兄在此，還不扔軍刃，等待回詩，老道聞聽大怒，把手中劍一擺，幌身擊劍進招，寶劍够奔桂大爺，唵，唵，喉刺來。桂竹山一看劍到，把身一閃，用手中虎尾三節棍，前面的小節，碰他的寶劍，後節棍够奔老道，頭碰來，化圖將身往後一撤，擺劍相還。這地方可不是捧場，要說桂氏弟兄，每人手中一條虎尾三節棍，那個功夫可算是不含糊，可有一樣，要是跟化圖比上，可就差遠了，動手的光景，桂大爺的軍刃不敵，這就叫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二爺一看哥哥贏不了，遞擺棍過來，這就叫兩個打一個，老道一看，黑夜之間，兩條虎尾三節棍，擺動如飛，一想雖然我的武學高強，他們弟兄二人，倘我一時招慢，被他等的虎尾三節棍，碰在我的寶劍上，劍就得撒手，碰在我的身上，我就有性命之憂，想到這裏，留神觀看，就見大爺桂竹山，三節棍掛着風聲，够奔自己頂樑碰來，右手小節已到，右手那一節

流星逐月隨着也到了。老道趕緊往左一上步，用寶劍一壓他的腕子，崩起來一腿。大爺桂竹山那裏躲的開，一腳踹至在胸前，就聽澎的一聲花啦，撒手扔軍刀翻身跌倒，將然跌倒，兩個小老道向上一竄，一句話沒說，解了大爺的三腰絨繩，按在那裏就捆，四馬倒攢蹄，捆好，往角門子旁邊一提，一時三爺桂竹庵，一看大爺落敗，當場被獲，未免心裏一慌，棍招稍微一慢，被老道用寶劍一按棍頭，照樣一腳踹倒塵埃，小老道仍是照樣按在那裏就捆，將桂氏弟兄全都放在角門子旁邊，虎尾三節棍拾起來，老道帶劍撕髻再找大班頭，已然把他吓的踪影皆無，老道口念無量佛，桂竹山桂竹庵哪，像你我街裏街坊，貧道有何處虧負爾等，你等晝夜之間，竟敢跟隨大班頭湯雲，前來伸手拿我，這可稱是自尋死路，你等可休怨我意狠心毒，我要不給你個樣兒看看，你也不知道出家人是何如人也，說到這裏，吩咐一聲，來，叫他的徒弟月清，够奔廟內，所有咱們廟裏的也別管七首刀，也別管牛耳尖刀，有幾把全都取來，我是另有作用，就勢帶出一個摺子燈來，小老道答應一聲，轉身進去，工夫不大，手裏打着一個摺子燈，另外提着一個包裹，裏面包着牛耳尖刀，七首刀七八把，老道吩咐，取兩條繩，在他的廟門前，有兩個插杆，老道也曾出主意，把大爺二爺往兩根插杆的扯繩上一拴，拴好了另附一根新繩，上面拴上七首尖刀，牛耳尖刀等等，扯幡的大繩拴在他們弟兄的身背後，這個人是筆管條直，把頭髮打開了，也拴在繩上，脚下又拉上下根繩，在前面另附這條繩上，是尖刀等等，也有在咽喉的，也有在肚腹的，只要

這根繩往上一拉 這個人必然轉 人然一轉 這個刀必然胡割亂扎 容着到了上面 這個人就算難活 你說老道意狠心毒 他這個主意怎麼想的呢 這要攔到官場 這也算是非刑 全都拾掇好了 老道吩咐一聲 叫他兩個徒弟往上扯 這老二位順着插杆往上起 刀與人撞 耳輪中就聽撲哧一聲 可了不的了 可惜老哥兒兩個 性情剛強 沒想到今日在這遭此慘死 老哥兒兩個被拉至在上面 已然是氣絕身亡 鮮血滴滴搭搭往下直流 老道看着哈哈大笑 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小老道撿起三節棍 帶好了摺燈 收拾好了門戶 師徒一同進內 此時沒把別人吓着 可把湯雲吓得渾身打戰 他看見二老被獲遭擒 他隱藏在樹林裏面 有心亮軍刃出去 准知道自己不是老道的敵手 白白的搭上一條性命 且看看如何發落 回頭再想法子搭救就是了 湯雲不惱別位 所惱的就是孩兒桂無雙 小小的年歲 眼睜睜你把我與你二位伯父 帶到這裏 所爲的是拿老道化圖 二位老人家被獲遭擒 究竟你的功夫比我高 爲什麼你不搭救二位老人家 你可向那廟去了 書中代言 要說孩兒他可是心靈性巧 主意高明之人 今天他可就算上了當了 眞要是他在旁邊觀看 焉有不救的道理 替因他沒在場 他有他的心思 他一想憑他二位伯父 當場雙戰化圖 就讓是贏不了 大概也沒有什麼舛錯 我何不趁這個機會 够奔廟內 搜索金蓮花鳳歧 眞要是把他救出來 我們小哥兒兩個 再加上二位伯父 四個人戰他一個人 就讓他渾身是鐵 他可能捻多少釘 遂繞到後面 躍上廟牆 單胳膊肘跨住牆頭 探頭往裏面看了看

裏面僻靜無比。揭灰片拋下去，聽了聽裏面是實地，遂飄飄過牆，輕輕跳下去，腳踏實地往各處裏窺探。探來探去，探到了東配殿，看了看，伸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就聽屋內有人咳嗽嘆氣，自言自語說道：「凡事都是因爲不小心，憑我跟隨我的恩師練藝十五年，所授雙頭五節筆管槍，不敢說縱橫天下，差半寸的人他贏不了我，今天遇見惡道化圖，他將我拿獲，生不生死不死，真正是悶煞人也。」少爺聽着，不由得心中歡喜，找沒找着碰上了。桂無雙慢慢的湊到了東配殿門前，看了門上，鎖着一把鎖，用手按好了鎖門，看明白裏面的簧，由腰裏取出絨繩來，伸到裏面把簧閉住，叭一帶把鎖摘下來，輕輕的掛至在旁邊，揭開了吊，回頭向四外看了看，並無別的動作，雙手推開隔扇，轉身來到裏面，留神觀看，就見少爺馬倒，一路細至在窗台旁邊，桂品遂走過去，用手拍少爺的肩頭問道：「閣下可是金蓮花鳳岐嗎？」鳳岐聞聽，一看面前站着一個孩兒，長得秀麗可愛，在面門上刺着一條小魚龍，鳳岐看罷，一怔，遂說道：「不錯，在下正是鳳岐，但不知閣下是何人？」蚤夜到此何事？」桂無雙聽到這裏，用手解開了絨繩，遂說道：「此地也並非是談話之所，有什麼話少劍客你隨我到外面談吧。」鳳岐站起身來，看了看自己的軍刃筆管槍，也放在東配殿，拾起來圍在身旁，兩個人一同出來，到外面窠房越脊，一直來到廟外，鳳岐問道：「閣下貴姓？」桂品說道：「我乃無名之輩，要是提起我的老師來，以及我的老爹爹，頗有名望，我的老師姓牛名和字寶元，外號人稱魚龍變化，他老人家乃是今古俠關斗，英雄得路路民瞻，二位老劍客的親

傳 我的天倫他老人家名叫桂竹登 外號人稱雙全俠 現在我是隨大班頭湯雲 這麼這麼一段事 直說到桂竹山桂竹庵 二位伯父 在前面跟同大班頭 在前面動手找的是化圖 鳳岐剛聽這才明白 趕緊行禮相謝救命之恩 桂品一擺手 叫了一聲少劍客 咱們二位從中也沒有人指引 我高攀一句 咱們就論弟兄吧 要說這我可算失禮不當 鳳岐剛聽說道 桂少俠客這個話談不到 皆因咱們是有緣 如景沒緣素不相識 怎能就無視大義涉險救我的殘生 可見得咱們是道義相投 事不宜遲 趕緊轉到前面 看看二位伯父與化圖戰的怎樣 說到這裏小弟兄兩個 由廟後徑前繞 到廟門前一看 哎呦可不餓了 但只見二位老人家 全都扯在插杆上面 渾身鮮血淋漓 不問可知 一定是 位老人家早已氣絕身亡 鳳岐看着不由得腦筋一崩 人家桂氏老哥兒兩個 要不是爲救我鳳岐 怎麼會落到這般光景 這可沒的可說 我只好拚上我這條性命 也得給二位老人家報殺身之仇 不怕我死在了玉皇廟 也算死得其所 把一個鳳岐急的了不得 在旁邊桂品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少劍客 不可這樣著急 我的二位伯父現在已然斷命 就是你我找到廟內 把老道叫出來 憑手中軍刃跟他一死相拚 我不是長人家的威風 滅自己的銳氣 咱們也算是白搭 憑少劍客掌中雙頭五節筆管槍 乃是董老劍客的親傳 尙且不是他他的敵手 何況是我 這個話並不是我看著我二位伯父慘亡 毫不痛惜 皆因是人已然死了 還是想法子報仇 比什麼都強 這個地方可不是說桂無雙冷面無情 看見 位伯父身亡 連一滴眼淚也不掉

這就是胸懷大志 別看年青 實有英雄的氣概 人死想法報仇 單等大仇報完了 再哭不遲 此時要是一哭 不但大仇報不了 還要遭殺身大禍 這才叫臨大變方寸不亂 有這樣的 精神 才能辦的了大事 金蓮花問道 依你是怎變個主意 打算到那裏去 想什麼法子才能處置惡道 桂無雙聞聽 叫了一聲大哥 我這個意見打算够奔柳家營 那裏住着位俠客 姓柳名瑞字和鳳 外號人稱金華俠 他有個老爹 名叫柳飛熊 外號人稱鐵爪神鷹 是劍客的身分 可有一節 他老人家兩條腿 可也不是塞腿 可也不知什麼原因 二十多年不能步履 真要是這位老人家能够行走 就化回還別說是一個 就是有個三位兩位 他未必能够行 我父親他老人家願這位金華俠 乃是八拜之交 金蘭之好 咱們到那裏送上一個信 他們二位老人家 要是回家 是能够給我二位伯父報仇 少劍客你想想怎麼樣 鳳岐聞聽 不錯這位金華俠倒不怎麼樣 跟隨我老師練藝之際 有一位老劍客 姓柳外號人稱鐵爪神鷹 不過這個人有一二十年沒見 也許歸了隱啦也許死去了 不承想原來有病在身 鳳岐想這可是個機會 借着這個機會開開眼 想到這裏 小哥兒兩個這才往前走 一直趕奔柳家營 來到了金華俠的門首 這個天已然是大天大亮了 桂無雙上台塔叫門 裏面有人開門 一看認得 趕緊問少爺 今天這麼早有事嗎 桂無雙說 我父親在這裏沒有 家人點頭說不錯 桂三爺他老人家跟德客爺 他們老哥兒兩個 這一盤棋 由昨天晚上一直擺到今晨 尙未結局 此時不過將然吃了點兒點心 聽說回頭接着還走 桂品

聞聽 趕緊一點手 叫了一聲大哥 你跟我進來吧 也不用通報 兩個人一直奔後面廳房
到了裏面一看 但只見廳房裏面坐着二位 上垂首坐的是桂三爺 下垂首坐着這位大身
材 有六尺多高 細腰紫臂 雙肩抱攏 穿着藍綢子褲褂 可沒穿長大的衣服 腳底青字
綢子皂鞋白襪子 看年紀有五十多不足六十歲 一雙濃眉 兩隻闊目 大獅子鼻子 四字
闊口 頷下一部花白髯 大耳朝懷 花白剪子股兒的小辮 少爺看罷 猛然間就見桂三爺
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桂品 你不在家中好好侍奉你二位伯父 來到這裏有什麼事 孩兒聞
聽 先走過去給金華俠誰了一個安 然後說二位老人家 我給你老指引指引 大概這二位
們二位不認得 這是途間相遇的好友 乃是鎮古俠董老劍客的弟子 姓鳳名岐外號人稱金
蓮花 這就是我跟你老談的柳爺 這是我的天倫 二位俠客趕緊站起身來毛腰行禮 遂說
道 原來是少劍客 恕過我等不知 鳳岐恭恭敬敬給二位請了一個安 叫了一聲二位老
人家 千萬別客氣 我跟你老的少爺是情投意合 一見如故 將來還不定交到什麼地步
二位老人家乃是老前輩 如果一客氣 有話說不好聽了 二位俠客並不客氣 這才讓座
大家全都坐穩 桂無雙並不慌忙 就把如何遇見湯雲 怎麼設法救出鳳岐 回到家請我
二位伯父 巧遇惡道化圖 在山門前動手 二位老人家被獲遭擒 已然亡命 如何綁在插
杆上面其形可慘 我們兩個人有意找老道報仇 又怕 力有不敵 才來在柳家營找老
爹 跟我的柳大爺 求二位老人家設法 給我二位伯父報仇 桂三爺聞聽 二目圓翻 好

半天沒說出話來。過了一會兒，用手點指，叫了一聲冤家。這分明是你無故攪弄是非。我在家中怎麼囑咐於你，沒事不叫你上玉皇廟，恐怕你年青闖出事來，你可不知道化圖的厲害。我這個意思打算跟你柳大爺兩個人，慢慢的設法。我們二人尚且不成，還得請出一位好友，然後再消除惡道不瀆。你只顧好一時之勝，請出你二位伯父，老二位性如烈火，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只顧你一句話，以致我二位哥哥性命。回頭叫了一聲大哥，這我可就顧不了許多了，不怕我贏不了惡道，我也要前去一死相拚。我死之後，求大哥你收殮我這把屍骨，千萬別指着我這個孩子，天生玩皮，不能成其大事。說到這裏，二目落淚，心中難過。在旁邊柳爺叫了一聲三弟，千萬不可難過。事關性命，難過無益。仇黨然是要報，方寸不可亂。兄弟在此時候，我去報告老人家。桂三爺聽了，連連擡手，叫了一聲大哥，可以不必。他老人家這麼大年歲，得着這個兒信，也不至於叫老人家傷感嗎？柳爺連連搖頭，由廳房出去，够奔書房。到了書房裏面，見着老劍客，說罷，就把桂三弟二人，在玉皇廟，被化圖殘害了性命。我三弟桂竹登，決意單人獨自，去報仇。桂三爺聽了，二位兒長報仇，我打算一同前往，恐怕老人家你不叫去。特此前來報告你老人家，桂三爺聽了，跳，遂說道：趕緊隨同桂竹登，够奔玉皇廟，給他二人報仇雪恨。不報仇，二人不是他的敵手。那可說不上不算，別看我兩腿已廢，我豁出性命會化圖。金華聽到這裏，點頭答應，隨着把自己一口單刀收拾齊畢，轉身够奔外面，來至在廳房，一看不但桂三爺，就連

兩個孩兒全都是蹤影不見 一問家人 才知道人家爺兒三個早就走了 原來桂三爺聞聽見長遭了毒手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 難道說還能倚靠別人嗎 不怕不是他人的改手 當場亡命 情願與二位兄長携手同歸 三爺故意隻身單走 這兩個孩兒 還不是一同走的 桂品知道他父親的脾氣 平常最疼他這兩個哥哥不過 今天一聽被人殺害 焉有不着急的 回頭這個仇也別管報的了報不了 他老人家決不能跟化圖善龍甘休 皆因這場事 我就算是罪之魁禍之首 這麼看起來倒不如我跟這位少俠客 暗地看看動作 如果我父親跟金華俠能够贏的了老道 那就算是給我二位伯父報了仇了 到那時我們也不能回家 只好遠走高飛 比如說我的父親要是贏不了惡道 把我們搭上也是白費 倘若有個一差二錯 到那時趁早設法請人報仇 單等把惡道結果了性命之後 我再死在他們老哥兒三個的墓前 方不性我是桂氏的子孫 風岐爲人慷慨大義 不願意叫桂品這麼辦 仗着他的心思 無論如何還是竭力相幫 桂品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哥哥 你不用管 你就隨我來吧 不表這小哥哥兒兩個 單說金華俠柳瑞 刻不容緩 由家中出來往前緊走 走了好半天 才看見桂三爺已然把絨繩解下來 勒好了十字絆 背後插好了一口單刀 往前緊走 後面金華俠可就追上了 叫了一聲三弟 千萬不可心急 報仇的事心氣越沉的住越能成功 千萬不可暴躁 三爺回頭看了看 是金華俠 叫了一聲兄長 自打幼年父母雙亡 多蒙我二位兄長將我拉拔成人 到如今二位兄長遭此慘亡 我焉能不痛 金華俠叫了一聲三弟 話雖如此 也是

養衆了精神 再爲報仇 老哥兒兩個 說着話往前緊走 抬頭觀看 已然來到了玉皇廟山門前 留神一看有一個人手擎寶刃 輝煌放光 身上襪襖不堪 在山門前賭鬥的就是化圖 細一看原來是二弟蘇登蘇曉山 書中代言 要是談這一套雍正劍俠圖 俠客堆內 講究身分高 那位也高不過這一位 他原籍是江蘇常州府的人氏 住家北門裏青竹庵 他的父親蘇怡字曠然 外號人稱八卦雲刀零鐵拐 跟百折不撓青雲叟 冷鎮冷運回是親師兄弟 手中有一口寶刃 折鐵打造 隨身佩帶 數十餘年 蘇怡平生以八卦雲刀成名 故爾人送外號八卦雲刀零鐵拐 皆因他胎帶的左腿有一點兒短 可對於練功夫上絲毫不差 故爾得了這麼一個美稱 叫零鐵拐 生來的秉性剛強 倒不是性子急 皆因有一種怪性 只要犯了這個性子 無論多麼有交情的朋友也攔不住 可有一樣 是跟他有交情的 全都是有了名的英雄 也沒有人招惹他那個脾氣 當年跟隨帥哥冷鎮 赴天下英雄桃花大會 當着天下英雄獻藝之時 他有一手功夫 他得美稱 不是八卦雲刀 要是在拳腳裏頭這手功夫名叫雲手 三獻高探馬 要在雲手之中 現出一手探馬掌 身形起伏三次 不亞如波浪湧流一般 不枉人稱絕藝 好可是好無奈一節 他老人家 帶來天殘左腿稍短 練出這手功夫來 不亞如風擺荷花 知道的明白這是絕藝功夫 有那麼一點兒殘疾 那可不算什麼 怎奈會上人多 其中有不知道的 也算不少 一看這手功夫 練成風擺荷花一般 不由得大家鬨堂大笑 老人家未免憤氣 再加上他是那個脾氣 心中不悅 用手向西外一指 叫了一

聲諸位 今日的英雄大會 像我蘇怡也是紅帖請到的 大家看着我功夫要是不到的話 單打也成 羣鬥也可 只管前來比併 我的招上微差 固然是我的天機 有學的要認識我的功夫是半點也不欠 如果看着不對眼 當然是說我的功夫缺欠 何妨請大家當場比試 這句話沒說完 兩邊的羣雄 有身分的主兒聞聽並不藉動 不過嘩然而起 兩邊相差之人 七言八語 那個意思還有點不服 真要打算前來跟蘇爺比試 就在這時候 旁邊閃出來 老英雄冷鎮 用手點指叫了一聲諸位慢來 我兄弟稍有一點殘疾 對於功夫可並不欠 你等大家何必這樣恥笑 這次英雄大會 請來天下武學家 所爲的是聯歡聚會 獻藝爲紀念 發揚尚武的精神 諸位這樣一來 豈不太煞風景 說到這裏回頭看着蘇怡 叫了一聲兄弟 你也不可這樣心高氣傲 這一手雲手三現高探馬 也倒是差點兒 兄弟你的氣也往下壓一壓 要說冷爺這個地方也算對 自己是蘇爺的師哥 出頭壓服兄弟兩句 可也就算完了 又誰知蘇爺把話想錯了 以爲是師兄冷鎮 在大庭廣衆之中 以言語壓服自己 當時一蹬脚 任什麼話也沒說 由這裏回到家中 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商量 由常州府北門裏青竹巷搬家 遷移到四川成都府的地面柳家營 可就住在這位柳爺的附近 時常蘇爺找柳飛雄在一處盤桓 彼時柳爺的腿還沒壞呢 弟兄們的身分在那裏 別看弟兄們每天在一處談 不過是談棋飲酒 對於武學上是一字不談 因爲什麼呢 就因老頭子在桃花會上 因爲練了一手雲手三現高探馬 招惹的衆人圍堂大笑 老人家一想這不問可知 他們一定是

說我六根不全 由這裏說我不練啦 就憑我手中這些積蓄 也足能糊口 蘇爺他還是真把心橫了 你說也巧 自從搬到柳家營 不到半年 這位蘇奶奶身懷六甲 十月滿足生下一個男孩兒 把一個蘇爺喜歡的了不得 這個孩兒他要長大成人 蘇氏門中有德 保佑此子長命 保佑我蘇怡多活幾年 把我所有的功夫完全傳給孩兒 給我爭口氣 那知光陰荏苒 不知不覺已然過了七年 老人家看了看這個孩兒 生得相貌清秀無比 並且是性情和順 他老人家親自給他取的名字 名叫蘇登號叫曉山 沒事給他盤臂折腿 傳給他武學 就把八卦的功夫 以及雲手三現探馬掌 完全傳給孩兒 在家中父傳子受 一共練了十八年 把所有的功夫全都學會 蘇爺又給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帆俠 把家傳的折鐵寶刀交給他 告訴孩兒好好的保存這口刀 跟普通的刀可不一樣 刀把長是練八卦刀的刀把全都長 要不然這個雲刀就沒法練 孩兒蘇登在外面闖練闖練 可不是够奔南七北六十三省遍遊江湖 不過是在成都府左右 稍微的把自己的能為露露 人人都知道他是當世的英雄 可就是沒在外面作過事 蘇登這就算能為也成了 名譽也有了 蘇怡年歲可不小了 看了看孩兒的功夫練成了 後來無病而終 由老人家死後 這個孩兒 自己在家中孝養娘親 杜門謝客 也不跟別人來往 有時候心裏頭煩悶 就到柳爺的家中看看 此時老人家柳飛雄腿就壞了 所仗着孩兒名叫柳瑞 伺候老人家 他們弟兄走的很近 皆因是父子交 後來由柳爺那裏介紹的桂家莊的桂竹登 三個人因為情投意合 拜了一把盟兄弟 蘇爺行二

柳爺是大哥 桂三家未改原來的次序 桂登除這一個盟兄柳瑞 把弟桂竹登之外 別的朋友一個沒交 後來日子長了 大爺金華俠看了看二爺 大概是經濟不足 到了穿棉的時候 夾衣服尙且未脫 換單的時候 還許穿棉的 大爺明知道二爺經濟不足 這一天二爺到大爺家中閒座 大爺暗含着把二爺叫到自己的屋中 低言悄語叫了 聲兄弟 我看你這個景况 大概是家境爲難 上一次我跟咱們三爺談了一回 就提到兄弟你這事了 叔父在世之時 本來就沒有多少積蓄 何況這些年 兄弟你又任什麼沒幹 當然是坐吃山空 我這個意思打算叫兄弟你做一個生意 用錢多少 全都到哥哥我這裏來取 如果兄弟你不願意做買賣 咱們也得想個進財之道 蘇爺開聽 叫了一聲哥哥 咱們是不對知己不談心 不錯當初我父親在世之時 本來就沒有多少積蓄 我本打算到外面作一番事業 怎奈老母若大年歲 不敢遠離 他老人家叫我娶妻生子 我恐怕娶了不賢之女 反倒招惹老人家生氣 故此對於我的婚姻事 是一概不談 惟獨這個家境可太難了 我倒不要緊 老太太終日跟着爲難 我一想這也不是長事 本有心求哥哥兄弟 借貸借貸 做一個生意 怎奈所有的買賣 咱們全都是門外漢 今天我來就是爲這個 這是我娘出的主意 他老人家告訴我無多有少 跟您借幾個錢 打算在家裏拾掇一個豆腐房 我們娘兒兩個還不算外行 這就是手藝買賣 大哥您看怎麼樣 柳爺一聽 喜歡的了不得 叫了一聲兄弟 你自己看門面去吧 無論僱夥計 是怎麼辦 哥哥我聽信 蘇爺一笑 叫了一聲大哥不對 我說的是我

們娘兒兩個 不過敷衍能够賺個衣食住就足矣了 別無他求 柳爺遂說道 好 既然如此 兄弟你在我這裏拿一百兩銀子去 娘兒兩個商量着辦 無論資本上差多差少 千萬別拘束 只管跟哥哥說 我准能照辦 蘇爺聽到這裏 帶笑道 開一個豆腐房 能够用多少錢 既然你老說給我一百兩 大概是敷敷餘餘 單等把買賣做開 零碎把錢抽出 我再給你老歸回來 柳爺搖頭說道 談不到那裏 金華俠這才親自到帳房支了一百兩紋銀 交給蘇爺 蘇爺一句話沒說 帶到了家中 母子商量置買傢具 買了一頭驢 老太太親自幫着看磨 這就算開了張呀 買賣雖然不大 自己經營湊湊和和 對付的不錯 買賣不大 受累不小 別看這變累 母子二人任勞任怨 蘇爺每天担着一個挑兒 各處送豆腐 玉皇廟也是他的長主戶 天光發曉 不等天亮 准把豆腐送到 這一天他老人家正然担着豆腐够奔玉皇廟 天也早點兒 來到山門前一看 吓了一跳 就見廟門前插杆上掛着兩個人 血跡模糊 還不住的滴滴搭搭往下深 蘇爺細着看了看 吓了個魂不附體 原來插杆上兩個人 正是桂家莊的桂氏三傑 大爺桂竹山 二爺桂竹庵 蘇爺看了看 心中難過 既然在這裏掛着 不問可知 當然被惡道所害 我跟桂竹登是一拜之盟 是他的兄長 亦是我的兄長 今天我看他這般慘况 你說我可應當怎變辦 要說把九尾金蝎道叫出來 當場跟他動手 輸贏不敢說 這個仇報的了報不了 尙在兩可之間 我家中撒下白髮蒼蒼的老母 我可實在不敢自專 還不如回到我家中 稟明了母親 聽他老人家的吩咐 你可把豆腐挑兒担

回去呀 皆因他一慌豆腐挑放在山門前 轉身往回就走 一口氣直跑到豆腐房 見着老娘自己把顏色已然吓得面白如雪 老太太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 因為蘇登自幼年以至如今向例沒有這種形狀 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是謙恭和氣 對哥更是百般孝順 今天怎麼忽然間變成了這樣驚慌的態度 老太太忙問說 蘇登你這是怎麼 難道說你出去做買賣去有人欺侮你嗎 無論他是誰 你真管跟娘說 蘇爺喘了喘 說道 老娘親可了不的了 蘇爺就把玉皇廟送豆腐 看見插杆上掛着兩個人 原來是桂三弟的二位兄長 如此這般 我有心叫出老道 給他等報仇 皆因為恐怕你老不放心 我這才回到家中 把話跟你老說明 娘你老說這段事怎麼辦才算圓滿 老太太一聽 叫了一聲蘇登 你身為俠客 可是你這種俠客 並非是由闖練而得 不過是你父親在日 看着你所作所為不錯 賜給你這麼一個俠名 今天你見着桂氏弟兄被人慘害 你就應當找老道替桂氏弟兄報仇 你怎麼遠回到家裏來作什麼呢 別的事我不讓出門 由因撒下老身無人侍奉 真要說你為朋友報仇而死 撒下老身 我走在那裏也吃兩頓飯 蘇登答應一聲是 這麼看起來這位老太太不愧是英雄之妻 說出話來令人敬服 又說道 你在這等候 我到後面把家傳的寶刀取來 帶軍刃趕路前去找惡道復仇 說着話老太太够奔後院 將這口長把折鐵刀取出來 交給蘇登 軍刃倒是一口寶器 刀鞘太破了 上面粘着藍布白布麻繩等等 想着買一個新刀鞘換上 都沒有費你的銀錢 別看刀鞘破 裏面這口軍刃能削鋼刺鐵 蘇登拿着刀囑咐老太太說道 孩兒

走後老人家在家可千萬別動 惡道化圖武術高強 人人皆知 孩兒此去也未必保的住准贏
倘若一差二錯 望求老人家千萬保重 這個話說出來 慈悲切切 老太太聞聽一擺手
叫了一聲蘇登 你此去替友復仇 估一個義字 盡義不能盡孝 那倒不算抱憾 你不可傷
感 倘若遲延工夫一大 惡道走去豈不往返徒勞 蘇登點頭答應 出離了豆腐房趨奔玉皇
廟 來到山門前 伸手掣刀 破刀鞘往旁邊一放 走到角門 高聲喊喝 化圖你還不出來
受死 等待何時 裏面惡道 坐在鶴軒休息 心中歡喜的了不得 心說桂竹庵桂竹山兩個
人 已然被我置於死地 正然思索 聽外面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不由得一怔 趕緊收拾寶
劍 手擎拂塵够奔外面 開開角門子一看 原來是素常送豆腐的那個蘇登 老道看罷 念
了一聲無量佛 說道 賣豆腐的 我一不該二不欠 手持明煌煌的軍刃 在我的門前高聲
喊叫意欲何為 蘇爺看了看不由得有氣 遂說道惡道 桂家莊的桂氏弟兄 跟你有何仇何
恨 你害得他這般光景 今天蘇某特此前來替他二人報仇 別走接刀 說着話起步向前
八卦雲刀的招數够奔老道硬砍 化圖一看趕緊閃身 拂塵師在大領上 伸手掣劍 兩下裏
進招動手 要說馭帆俠手中這口刀 刀招絕倫 雖然說贏化圖不容易贏的了 一時之間也
不至於輸 兩個人動手正在難解難分之時 後面的金華俠柳瑞柳和鳳 雙全俠桂竹登 老
哥兒兩個趕到 留神看了看老道掌中一口寶劍 舞得上下飛騰 蘇登的八卦雲刀也不弱
別看是棋逢對手 要是跟老道比總得說欠點兒 大爺柳和風札着手中這口刀 高聲喊道

惡道不要逞強 二弟休要驚惶 愚見在此 話說到這裏 柳爺手擎着軍刃已奔竄過去 此時桂三爺看得明白 廟門外插杆上綁的兩個人 正是自己兩位見長 死得可慘 眼淚汪汪 高聲喊喝 二位兄長陰靈保佑 小弟給兩位哥哥報仇 說到這裏聲淚俱下 手中擊刀够奔老道惡虎撲食照定頂樑便刺 惡道化圓雖然說掌中寶劍 縱橫天下 武學高強 怎奈三位俠客并力夾攻 化圓看了着就覺是力不能支 急得他不住的念佛 兩臂發麻 三位俠客抖擻精神 各有所思 按着大爺金華與他老人家那就算仗大義替友復仇 二爺蘇登就不然了 奉命前來 那個一又較三柳爺又近一層 到了桂竹登這裏 那就不用說了 同氣連枝 一母所生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 當然是一死相拚 他們老三位這一較勁不要緊 老道可就受不了啦 這書一說這個書未免透着有點矛盾 前後不合 既然三位俠客並力協攻 能够勝的了老道化圓 這三位都一身爲劍俠之流 境有惡人 爲何不早下手剷除於他 以至遲到今日 肇出事來才動手呢 皆因從中有段原因 弟兄們三位沒事的時候 常在柳家營大家討論 有意剷除惡道化圓 從中身分高 就得說是大爺柳和風 作事慎重 常跟二位兄弟說 要打算剷除惡道 你我弟兄三人聯合在一處 大概可以把化圓殺死 可有一節 他死不算什麼 皆因他私通劍山 倘若被他逃竄 勾惹起別的殺人流血之事 那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那處應當怎麼辦呢 這就得說等機會 劍山蓬萊聲勢一天大似一天 早早晚晚沒有不走漏風聲的 單等有人前來攻島 咱們仗着一部分的勢力 打算剷除惡道

豈不是易如反掌 事到如今那可說不上不算了 皆因是報仇 那裏還顧的了許多 故此三俠各施所能 跟老道一死相拚 打算結果化圖的性命 正在難解難分之時 猛然間聽着有人念佛聲音洪亮 叫了一聲化圖 休得驚恐貧道來也 三俠動着手 順着聲音留神觀看 但只見由對面來了一個老道 身量不高 聯鬚絡腮一部鬍鬚 身後帶着一個長條包袱 柳大爺細一看非是別人 正是無形劍客方侯羽修 書中代言 老道這是由那裏來呢 皆因頭打蓬萊車畢 大帥譚天帶着二十萬紋銀的銀票 够奔北京城 打算運動老裕王奏明天子 撤去年羹堯 老道方侯羽修 他也由蓬萊出來 打算夜入公館行刺 將年大人的人頭帶回劍山 出離島口應當够奔成都府 他一想我既然來到島外行刺 必須夜間才好 我何不趁勢探探三莊 也別管天險也別管趙家灘 看看他們怎樣安排 倘若得手把三莊爲首之人 結果性命 可 勝似 刺年羹堯了 想到這裏有理 夜晚之間到三莊打探 並非看了一處 差不多三莊全都走遍 就悞了幾天工夫 也有得看的地方 也有不得看的地方 看了看不由得駭怕 莫怪三莊抗拒蓬萊 他等連絡到一氣 莊兵不下數千 舟船數百隻 果然是蓬萊的大障礙 有心伸手行刺 看人家防範嚴密 未敢貪功 他正遑遑達達往前走 有人叫仙長你這是到那裏去 方侯羽修看了看認得 原來是玉皇廟化圖的小徒弟月清 遂說道 你這是到那裏去 小老道眼往各處觀看 看了看四外無人 說低言悄語說道 劍客爺我這是奉師傅之命 身後 的乃是國家至寶珍珠八寶夜明燈 叫我够奔劍山蓬

萊島 把燈交與王爺保存 他老人家說我們那個地方不大什麼牢穩 裏面是這麼這麼一段 慢慢的一說 怎麼大班頭湯雲 跟踪前來 累次三番找到玉皇廟前動手 他可勝不了我師傅 從中還勾來一個姓鳳的少劍客 已然被獲遭擒 不承想不知何人胆大 闖入廟中將這個姓鳳的救走 我的老師看看駭怕 恐怕再有知道底細的把燈盜走 豈不前功盡棄 我們爺兒幾個計賺多時 我的老師派我將寶燈送入島內 無形劍客聞聽連連點頭 叫了一聲月清 你要多加小心前去 倘若丟失了寶燈 關係重大 月清點頭答應 不表小老道够奔蓬萊 單說無形劍客心中思索 暗想惡道化圖 暗入宮闈禁地 盜出來寶燈 上面所有珍貴的物品 價值連城 把這筆資財得下來補充兵餉 可也算是奇功一件 我還不如找他說說 既然有人暗到廟中救走了鳳岐 大概此人本領不小 倒不如叫他一同進島 倒顯着妥當 遂順道前行 來到在玉皇廟前 抬頭觀看 就見有三個人戰住了惡道 化圖堪堪不敵 他才念了一聲佛 打開包袱取出來一對量天尺 在旁邊柱竹登堪堪就要將惡道結果性命 一看無形劍客到了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別人到此還倒小可 此人技術高強 能爲出衆 這還不說無形劍客意狠心毒 他既然到此焉能饒全我們弟兄三個人的性命 這也叫活該 想到這裏無法 手擎軍刀迎將過家 够奔無形劍客攔頭蓋頂就刺 無形劍客把量天尺一橫 看着三爺了刀到了 身形往旁邊一閃 左手尺一壓三爺的腕子 右手尺順着左胳膊底下一穿 够奔三爺胸前便點 桂三爺閃身躲尺 擺刀相迎 無形劍客動着手斜目觀看

就見廟門前插杆上面 兩個人鮮血淋漓 無形劍客 看着這般慘况 心裏頭不願意 不問可知這一定是惡道化圖拿獲的人 用繩扯到插杆上面 另附一根繩子 拴上幾把尖刀 繩動人轉到了上如馬能够活的了 既然是出家人 就不應當作出傷天害理之事 真正是豈有此理 老道看到這裏 那惱意思回頭就走 任憑他們三人跟化圖賭鬥 想到這裏將然擺尺要走 就在這幾個工夫 就聽有人喊道 哎喲 哪 我不惱別位 我惱的就是無形劍客 憑你這麼大身分 稱你無形劍客 你輔助蓬萊我倒不惱 那可以說是各爲其主 你不應當輔助化圖 桂氏弟見跟在無論有仇何恨 這化圖把他殺死 再算他的武學不精 死而無怨 還是化圖如身殘忍 非法殺人 你爲什麼還幫助他呢 這麼看起來 你們皆是一流 一天自己叫我遇上 我才能教你走的了 衆人留神一看來了一個老頭兒 而皮蒼老 細一看人家全都認得 正是陝西鳳翔府西關裏的老劍客董乾董化一 人稱鎮古俠 書中代言 老人家這是由那裏來 自從八寇鬧劍州 他老人家追趕接球的人 路途之 引出來一段金鎖換玉蓮 金蓮花定親 轟聲喊喝吓走了譚桂林 幾兒兩個全都往外追 譚天追沒了 老人家後悔 這是怎麼說的 孩兒鳳岐負氣 他也在後面緊緊追赶 比如說不跟我在在一處 他追上了譚天譚桂林 他焉能上總的敵手 老爺子惹着不放心 各處尋尋找找 非止一日 這一天正然走着 來到柳家營 天氣尚早 覺着腹中饑餓 抬頭一看來到了一家豆腐房 老人家一想 倒不如我在這裏喝兩碗豆腐 再走不遲 再者說一時之間那

裏就那麼容易 就看見了孩兒鳳岐 老人家想到這裏 邁步進了豆腐房 留神看了看屋裏 也沒有吃豆腐的客人 只有一位年邁蒼蒼的老太婆 坐在那裏就彷彿心裏有什麼憂愁之事 面目下沉 老人家來到裏面 叫了一聲掌櫃的 給我來一碗漿子 說着話就坐在板凳上面 二目圓翻不住的看豆腐房的婆婆兒 老婆兒看了看董爺遂問道 你老人家吃豆腐還是喝漿子 老人家說道 我喝一碗大鍋漿子 老婆兒聞聽順給盛了一碗 放在老人家的面前 董爺看了看屋中並無別人 連個夥計都沒有 仔細一看把董爺吓了一跳 我說看着眼熟呢 原來是他 遂欠起身來叫了一聲這位老太太 你還認得我嗎 老婆兒聞聽 上打一眼 下看一眼 連連擺手說道 這位老爺子你老也惹過我眼拙 皆因我這些個年不處心思 董爺聞聽樂嘻嘻說道 你老人家可是姓蘇嗎 老婆兒 聽連說不錯 董爺接着說道 跟你老打聽一個人 有一位姓蘇的蘇怡蘇曠然 當年久走江湖 外號人稱八卦雲手賽鐵拐 老婆兒聞聽遂說道 老爺子你老問的那不是外人 乃是我的亡夫 董爺說道 這就是了 原來我那義弟蘇怡他已然去世 老婆兒趕緊問道 你老人家貴姓 因何管亡夫叫義弟 董爺說道 我家住陝西鳳翔府西關裏 姓董名乾字化一 外號人稱鎮古俠 老婆兒聞聽細看了看 不由得二目落淚 遂說道 我打量是何人 原來是哥哥 書中代言 在數十年前 董爺跟蘇爺是同盟弟兄 不過董爺比蘇爺年紀大的多 今天老太太向着董爺要行大禮 老人家數十年沒見着兄弟蘇怡 遂以為兄弟在 今天一聽說已然故去 心裏頭覺着有一分難過

一看弟妹要言大禮 趕緊連連擺手說道 弟妹不可 全都是這個年歲 這才重新讓坐
蘇老太太側身坐在旁邊 向老爺子問道 老哥哥你老怎麼這麼閒在 董爺就把自己的事
略略的說了一遍 接着問弟妹怎麼想起做生意來了呢 我那個侄子蘇登現在那裏 難道說
他有什麼公幹嗎 老太太問聽叫了一老老哥哥 你老要問可了不的了 小兒蘇登、晨到玉
皇廟送豆腐 在廟門前看見桂家莊的桂氏弟兄 桂竹由桂竹庵 被廟裏的老道化關化亮羽
結果性命 屍身懸掛在廟前的插杆上面 他看見這般光景 回到家中報我知道 我給他
取出軍刃叫蘇登够奔玉皇廟 找老道給桂氏弟兄報仇去了 董爺聞聽一皺眉 叫了一聲弟
妹可了不的了 據叔想我的侄孫蘇登 他有多大的能為也贏不了化關 倘若再有個一差二
錯更了不的了 這碗豆腐我也不喝了 我趕緊看看去 老婆兒知減董爺身為劍客 武術絕
倫 並不相攔 遂說道 老哥哥你老似乎得看看去 我正然在這裏不放心 有你老來這就
是小兒的福氣 老人家你老快看看去 老人家開聽站起身形 轉身出離了豆腐房 一直
够奔玉皇廟 來到山門前一看 化關擺劍抖擻精神賭門輸贏 戰的是蘇登蘇曉山 還有一
位是金華俠柳瑞柳和鳳 還有一個人動手 戰的是無形劍客 老爺子心說好險哪 真要是
我不來再過半個時辰 這三個人一個也活不了 這兩個老道全都是武學高強 意狠心毒
倘若晚來一步 實不惜設想 看罷遂高聲喊喝 哎呦要反哪 這一句話不要緊 頭一個就
是無形劍客 把手中量天尺虛幌一尺 轉身就走 要說他懼怕董爺他倒是不怕 皆因他無

意幫助惡道化圖 看着老道的行爲太狠 就是董爺不來他也要走 何況是董爺到了 他准知道不能取勝 故爾他先走了 化圖一看無形劍客已然走了 董乾到此 只是三俠我未必保的住不輸 此時不想活萬難 想到這裏 他也把寶劍虛幌一招 轉身就走 三爺桂竹登看着心裏頭難過 他就是對頭的冤家 隨當將他拿獲 給二位兄長報仇雪恨 遂高聲喊喝化圖 我看你往那裏逃走 在旁邊董爺看見這般光景 連連說道你等不可追趕 別看兩個惡道此時逃走 不過暫時寄首項上 他們兩個人的人頭 在我的掌握之中 只要是董爺說這麼一句話 蘇登柳瑞他們兩個人 焉能不聽 遂高聲叫道三弟別追 我給你引見引見 有他老人在此 報仇雪恨 三位俠客這才站住了脚 桂竹登不認得董爺 柳瑞跟蘇登兩個人 從中指引 三俠都給董爺行禮 然後問老人家你老這是由那裏來 怎麼會這麼巧 今天要不是你老人家來 吾們三個人全有性命之憂 說着話各自行禮 老頭子用手相捻 三爺桂竹登哭的如同淚人兒一般 看見二位兄長這般樣兒 心裏頭發過 用眼睛看了看老人家董乾 行禮叫了一聲劍客爺 要憑我個人的武學 別看人稱俠客 要打算贏惡道就有些個費手 我贏不了他怎麼能够給我二位兄長報仇 今日當我 位盟兄在此 就算我們三人竭力相求 無論如何 求你老人家分神協力相幫 拿住惡道化圖 給家兄報仇 不但我們弟兄三個人感激你老人家 就是死去的亡兄 也感激於地下 董爺聽到這裏 並不猶豫 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 叫了一聲桂竹登 對於你二位兄長之仇 在我董乾一個人的身

上 此時你也不必過於悲哀 還是保重要緊 暫時之間 把你二位兄長的屍首鬆下來 預備棺木成殮 搭回你的桂家庄 沉住了氣 給你二位兄長辦白事 對於報仇的事你一點兒也別關心 三爺聽到這裏 也只可如此 桂竹登河家 把親信之人叫了來 預備棺木收二位哥哥的屍身搭回本宅 辦理一切喪事 暫時提不到 正在忙亂之中 猛然間在玉皇廟山門前 刷啦一幌一個人影 老劍客恐怕是奸細 蹤身趕過去一看 原來是一位官人 姓湯名雲 北京城府裏的內大班 皆因湯雲跟桂品請來了大爺二爺 哥兒兩個每位擺一條虎尾三節棍 跟化圖動手 桂品够奔廟內搭救金蓮花鳳岐 湯雲隱在旁邊觀看勝負 誰知桂氏弟兄不是老道的敵手 當場被獲遭擒 扯至在插杆上面 雙雙亡命 有心說救 吓死他也不敢 直等到天光大亮 湯雲隱住身形看符明白 看着桂氏弟兄這般光景 慘不忍睹 要說報仇我是不成了 可有一樣兒 也見不着桂品 他的一位伯父亡命 他也不是知道不知道 正然自己思想之際 一看山門前來了一人手中拿着一把刀 惡狠狠叫出來化圖 兩個人當場交鋒 湯雲本有心要過來並力協攻 又一想我的功夫那裏成的了 要講究憑票拿人 跡跡踪踪我可不外行 談到武學不過是普通的招數 出色的能爲我也沒有 自己正然思前想後 又看見來了兩個帮手 三位的武學那一個也不弱 把一個化圖裏至在當中 看那個光景再有個三招五式 准能把惡道拿獲 大班頭這個時候心中喜歡的了不得 拿住了惡道頭一節桂氏弟兄大仇已報 再者寶燈也可以得回 押解老道够奔北京城 這可真正是我

湯雲的福氣 想到這裏 他就要抖身出來 猛然間聽見一聲佛號 來了一個老道 擺着一對量天尺 趕過來輔助惡道 湯雲看着連連的頓足 暗叫自己的名字 好不走運 好容易趕上這麼一個機會 怎麼會又來了這麼一個帮手呢 這時五個人戰得正難解難分 有人高聲喊喝 來了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者 未曾呼名吓走的惡道 三位要追 老頭兒攔住 連說報仇之事全在他老人家身上 我何不趁此時走上前去 當面要求叫他老人家幫助我找燈 如果老人家肯其應允 豈不勝似我湯雲萬倍 想到這裏 他才把身上的衣服收拾收拾 走至在各位面前 毛腰行禮再報名姓 叩求各位老人家替我帮忙 找國家的夜明燈 我可不知道各位老人家尊姓大名 當面請教 在場的三俠 以及董爺全都報通名姓 湯雲這才知道 原來都是成了名的劍俠 他也只可拜求董爺 董爺這個人身為劍客 有求必應 聽大班頭如此說法 遂說道好 咱們先奔廟內各處搜索搜索 據我想老道逃走之時 他身上絕不能帶着夜明燈 這一句話提醒了衆人 大家一同進到廟內 各處搜尋 不用說找燈 連個小老道也沒找着 寶燈的下落 前文書表過 已然送進了蓬萊島 老頭子董化一 看了看無法 只得叫湯雲 到本地面報案 沒收玉皇廟 專畢够奔桂家莊 找着桂竹登 在桂宅等候 只要你聽見把化圖拿獲 仇報了燈自然也得着了 湯雲聞聽點頭 他自去辦理善後 桂三爺辦理二位兄長的白事 別位不表 單說的是董爺 帶領着柳和鳳 蘇曉山 回歸柳家營 老人家那個意思 打算找鐵爪神鷹 商量商量如何入島 衆人把主意拿妥

先到了一齣蘇家豆腐房 見了老太太把所有一切的事 告訴老太太 好叫他老人家放心 然後才够奔柳和鳳的宅中 讓到裏面廳房 衆人入座 先預備手巾把擦了擦臉 然後吩咐家人泡茶 董爺說道 你的父親現在那裏 我們哥兒兩個得見見 這一說一幌三十多年沒見面 我得跟他老人家談談 柳瑞聞聽欠起身說道 老人家在此稍微的候一候 我到後面去看看 說着話出離了廳房 一直够奔後面廳房 見了老人家柳飛雄把話稟明 然後來到前面說道 老爺兒兩個你老隨我到後面來吧 董爺蘇登遂跟着柳瑞够奔後面書房 用手打起簾籠進內 到裏面觀看 書房是長着三間通連 北房靠着後面山墻攔着一張硬木的床 此時正是夏令 床上全都是葛布靠墊 在床上伸着兩條腿 坐着一位年邁蒼蒼的老英雄 你可別看腿不能動 面上的容光煥發 二目有神灼灼放光 兩道殘眉 鼻直口闊 領下一部銀髯 上耳垂肩 白剪子股的小辮 身上穿的是白綿綢褲褂 看見衆人進來連連抱拳 向着董爺說道 老哥哥 這一說二十多年沒跟哥哥你老見面 今日相見 老人家你老的面貌還算是不老 董爺連連抱拳叫了一聲兄弟 二十多年沒見面 兄弟你的精神尚不減當年 的威風 柳飛雄聞聽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道 像我柳飛雄自從幼年闖蕩江湖 遍遊南北六十三省 到了這俠作義 拍心自問 沒作過傷天害理的事 到如今落到這個景況 生不生不死 這才叫活着受罪 跟哥哥你老比不了 愈老愈壯想到那裏去就到那去再加上一身的武學 真得說是人間少有 地上的散仙了 董爺聞聽不由得就是一怔 聽他這片言語

就彷彿是身帶疾病 又看了看柳爺氣色光明和潤 精神也得足滿 並不帶着有病的樣子 老人家納悶 叫了一聲兄弟 你說這個話我就不明白 你說哥哥我好 難道說兄弟身上有什麼不爽快 柳飛雄接着說道 這也不能怨老哥哥你老不知道 皆因咱們相別的年頭太多了 遂就把自己兩條腿不能動轉挪移的話一說 老人家鎮古俠聽罷 很以為奇怪 暗想道 就憑柳飛雄身上的武學 江湖人稱劍客 還別說是這麼大的身分 就是普通的武學動手的能為先不用說 頭一樣兒先能够祛病 還有一個最明顯的比喻 不必說練武術 就說平常人每晨早起練練八段錦 都能够益壽延年 何況是劍客的身分 他怎麼得了腿病呢 董爺想到這裏 遂問道兄弟 但不知在你未病腿之先 所有的經過能告訴我嗎 柳飛雄叫了一聲老哥哥 要問這個冤孽病 皆因無事靜坐的原因 我未病腿氣先經過了這麼這麼一段事 書中代表 老頭子沒事之時 最喜飲酒 可不喜歡在家裏喝 最喜臨風豪飲 或是江濱 或是河堤 每逢春秋夏令 差不多老頭子總是醉臥水旁 忽然間這一年秋天 老頭子覺着兩條腿不得勁 自己到夜靜更深之時 試驗試驗果然較比從前的敏捷減去一半 老頭子一想哎呀 我明白了 這一定是年老氣血衰敗 再加我終朝醉臥水邊 未免把功夫退了 這可不成 只要我不死 我就不能叫功夫退了 你會往下撤 我還會往回練 老頭子把主意拿妥 每天五更必起 把十二個字的跑字功 以及陸地飛行訣的功夫 仍然拾起來重練 這種練腿的法子 乃是氣功 別說是劍客練 就是平常人只要得着真傳 練到三個

月 就能日行五百里 柳飛雄一連氣就練了一個冬三月 到了年底下 這兩條腿可就寸步難移 練的時候就是越練越僵 老頭子以為是功夫不到 越僵越加功 沒想到練到了年底下兩條腿反倒成了木頭一般 不但不能動轉挪移 索性連彎也彎不了啦 董爺一聽 他這一個病源 心裏頭就有八分明白 知道他這個腿是因寒而得 他並不跟着寒腿的法子治療 反倒以氣功催 以至於功夫將寒裏住 功夫越大寒在裏面呆的越牢穩 故此才僵直如木 想罷問道 你這個腿可曾請大夫治過嗎 柳爺搖頭道 從前倒請人看過 到後來也經三五位名醫診治 怎奈他們都說是無病 董爺微微一笑 就把自己所想的話 慢慢的跟柳爺一說 老頭子一聽連連點頭說 不錯 可惜這些個年就沒有這麼一位高人 跟我說說 想到這裏 趕緊問老哥哥你既然精通岐黃之術 針灸脈案樣樣高明 能把小弟的病原說出 當然有法治療 真要是你老人家把我的腿治好了 不亞如重生再造之德 董爺擺手叫了一聲兄弟 你我也不用那些客氣話 真要說我能治的了 這個話也不敢說一定 我先看看 如果能夠治 我沒有不盡心的 說到這裏 老劍客用手一指 叫了一聲柳瑞 你把你父親的 下衣脫去 我看看皮膚是什麼情形 當時柳瑞將自己爹爹下衣脫去 赤條條露出來兩條大腿 董爺看了看皮膚瑩白如玉 滋潤異常 並無半點病形 看罷用手摺住人家的膝膝蓋 向柳爺問道 你感覺着怎麼樣 老頭子搖頭說 任什麼也覺不出來 董爺點了點頭說道 病已深沉 恐怕於短時期不能恢復原狀 這才接着施手術 理腿的筋脈 摺脖項的大筋

然後又用力樣兩足之蹀 樣了功夫很大 柳爺覺着兩腿微微有點酸麻 董爺又用力將兩腿給他盤伸 然後令人預備艾絨團以及生薑 叫柳爺躺下 董爺按着穴道一灸 灸完了之後拿起筆來開了一個藥方 當着命人將藥打來 煎得了吃下去 也不叫睡覺 不過用棉被圍好 坐在那裏仍然大家談話 够時候老頭子命人預備酒飯 就在書房裏吃喝 董爺喝酒用飯 用完了酒飯 接着還給老人家柳爺治腿 書不可重叙 董爺一連在柳宅住了三天 這三天的功夫 居然把老頭子柳飛雄的雙腿 治得自己能屈能伸 這一來不只柳爺心裏頭喜歡 就連柳和風蘇曉山 哥兒兩個也看着喜歡的了不得 都說不過百日 仍然不減當年的威風 老人家柳飛雄人稱劍客 武術絕倫 對於散功增功各法 全都非常嫻熟 只要董爺一說 老頭當堂就能明瞭 所幸二臂以及腰身全能動轉如意 自己實行以手術散功之法 果然一時止一時的見輕 董爺看了看柳爺雙腿已然有了好的希望 遂跟柳爺商量 要進蓬萊島 柳爺聞聽雙眉緊皺 叫了一聲老哥哥 我說這句話可不定是不對 你老人家打算進島 不就爲是給桂氏弟兄報仇嗎 捉拿化國化亮羽 依我想報仇有志 並不在乎一時 蓬萊島裏面要說講究武術 跟你老人家當場動手 這可不是我當面捧你老人家 能够贏的了 你老的少看其人 怎奈蓬萊裏面設施許多奸計 消息埋伏等物甚多 老哥哥你老不熟識裏面的道路 依我說倒不如老人家且忍一時 叫惡道化國再多活幾天 嗣後遇着認識島內道路之人 叫他從中作爲引導 然後進島不遲 可不知道老哥哥你老意下如何 董爺聽到這

柳飛雄的一片言語 人家是愛護自己 當場動手我不懼 消息埋伏實在難防 話雖然是這
麼說 你可不知道我的心思 就是沒有桂氏弟兄這場事 我也要進島 想罷叫了一聲兄弟
我的事你還不知道 我這個進島的心思 非是一朝一夕 何況又答應了雙全俠桂竹登
給他二位兄弟報仇雪恨 又加上大班頭湯雲 請求我替他尋找珍珠八寶夜明燈 我已慨然
應允 叫他在桂竹登的家中等候 兄弟 難道說我這麼大年紀 還能說了不算嗎 柳爺一
聽這個話可也對 身分到了客 豈有言而不信的道理 遂說道 老哥哥既然從中有這麼
些個事 小弟我又不便攔 要打算由他進蓬萊島 那倒不費事 咱們這個柳家營 緊
靠白龍江邊 咱們家中自己有的是小船 不過叫他們預備預備 很不費事 董爺說道 這就
更好了 就請求賢弟你分分 給我預備一隻小船 今天夜晚我就要動身 柳爺無法 只
得叫柳瑞到外面說話給董爺備船 當時蘇登跟二位老人家告辭回家 把話稟明老娘 他要
跟董爺一同進島 老頭子點頭答應 蘇登見了自己母親 把話說明 老太太本是柔腸俠骨
聽說孩兒跟隨董爺進島 替友報仇 並無半點猶疑 叫了一聲蘇登 既然如此 你就帶
好了軍刃 跟隨老人家前去 千萬不可以老身爲念 蘇爺點頭 遂拜別了母親 一直够奔
柳宅 此時柳瑞早已叫家人把船隻備妥 一天無事 到了晚飯後 老頭子鎮古俠跟柳飛雄
告辭 帶領着雙俠蘇登柳瑞 由柳宅出來够奔江岸 工夫不大 已然聽見江水的聲音 如
同牛吼一般 來到切近 一看小船早已備妥 柳瑞叫水手搭好了跳板 老三位先後登跳上

船 然後撒跳板啓錨鎖 橋點江岸 不覺船動 但見岸移 老人家董乾站立在船頭看着白亮亮的江水 趁着朦朧的月色 舟棹前行不亞如進入雲霧之中一般 柳瑞爲人心細 上到船上恐怕老頭子心急嫌船慢 預先就多派了兩名水手 原來這船上共是六個人 這一乘一共是八名水手 人多船快走至在江心 亞齊弩箭離弦 但聞船頭激水的聲音 嘩嘩的山響 老人家看這般光景 不由得心中高興 心說無事夜月乘舟 倒是一件樂事 老頭子正然思想 遠遠望見蓬萊的山峯 晝夜之間看不清楚 只見黑霧沉沉山勢險峻 老頭子看罷告訴水手繞道够看鳳眼孔 老頭子如何曉得這般口道 後文書另有表白 當時水手搬轉了船舵 撇着島口 就繞了過去 工夫不大 牽到了鳳眼孔的山根 慢慢的將船泊住 老爺兒三個各自縱身跳到了山根 老頭子頭前帶路 各處哈着腰兒找這個山孔 找來找去才把這個山孔看見 下面臨水一面是山石浸着一小半 這麼一個山孔 董爺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柳瑞蘇登 你二人看見了沒有 這個窟窿就叫鳳眼孔 從此便能夠走入蓬萊島 今天我就是由這裏進山 柳瑞蘇登兩個人一聽 趕緊答應 既然如此 待我二人首先進孔 董爺連連擺手道 別忙 我叫你們二人前來 不過是看看這條道路 爲是將來有人知曉 留作後用 如今進島 找老道報仇 沒 你們兩個人的事 其實你們跟着我也不要緊 皆因家中一個有老父 一個有老母 膝前無人侍奉 你二人趕緊駕船回歸柳家營 侍奉老人家要緊 這哥兒兩個將要答言 老頭子着急連連擺手叫去 二人無法 只得跟老頭兒分手 不表

柳瑞蘇登駕船回歸柳家營 單說的是老劍客鎮古俠董乾董化一 隻身一人入了鳳眼孔 耳撒膀臂 往各處觀看 碧沉沉的山樑 老人家二目如燈 走至在孔內 但如見坎珂不不高高低低 高的地方非常閉氣 矮的地方寬闊無比 往前走够多時 隱隱看見前面微有亮光 老人家明白 准知道到了孔口切近 自己湊來湊去 湊到了孔口底下 抬頭望天 有心慢慢出到孔口外 又一想還不如猛鷄奪粟呢 想到這裏脚尖點地 腰裏疊勁 旱地拔葱往外一蹶 哧的一聲就如同一陣風相彷彿 來到孔外 站住身 手打涼棚各處觀看 但只見這座山裏面的殺氣騰騰 一時之間還真辨不出來東南西北 老頭子正在怔神之際 猛然間就見刷一幌 前面一道黑影 董爺看著心裏頭明白 不問可知 那條黑影不是本山的巡山的嘍兵 就是山裏頭打暗更的 今天我打算够奔天王殿 正然不識路徑 我回不趕上前去 將他拿獲 叫他在頭前引導 省得我自己東撞西撞 想到這裏 一哈腰在後面緊緊追趕 要說前面走的這條黑影 走的還算不慢 要是在董爺眼裏頭看着這個人走的不慢 這個主兒的脚程就算够快的 老人家一面追趕 心裏頭暗想 莫怪聽人說蓬萊島裏面所有一切的人 位位都是武學高強 不用拿別的說 就說這個黑影他不過是山裏頭的蹠盤子的夥計 要不然就是个打暗更的 他都有這麼好的脚程 老頭子想到這裏 還未免有點兒掛火 他老人家這才把脚底下的勁 放足了點兒 不過稍微聽見一點聲音 老頭子追够多時 猛然間刷一幌 這條黑影踪跡不見 站住身形自己納悶 不過就是這麼一條黑影 我追了他這

麼半天 竟沒把他追着 定了定神 辨別方向 就見路北磚瓦一新 屋子還不是一處 修蓋的非常整齊 老頭子站在那裏納悶 就憑這座宅院 決不是平常人住的 不是軍師府 就是大帥府 要不然的話 也沒有這分氣派 也別管他是什麼所在 我要親自觀看 想到這裏 扎撒勝臂各處觀看 清素素靜悄悄 連個更鑼聲音都沒有 老人家看罷 心中喜歡 腳尖點地往上一躍 單胳膊肘跨住花瓦字牆 老頭兒將然探身往裏面看 還未能看見什麼 但只見這面牆整個兒的 往裏面一倒 這一下子可把老頭子吓着了 要談到了武術 他老人家不敢說第一 大概也差不多 要談到消息上 老人家是一竅不通 雖然這麼說 老人家心裏頭可明白 這是假牆 說時遲那時快 牆往裏面一倒 老頭子一撒手 腰裏頭一盤勁縱上了北房 腳一踏房的大脊 就覺着房頂呼扇呼扇發軟 連着換了兩步 這聽腳底下脆軟一聲 這一來可把老頭子吓着了 趕緊用了個雲裏翻 在半空中打了一個筋斗 一挺腰纏將下來 腳落塵埃 來到了人家的院內 將然腳落實地 就覺着脚下如同踏着棉花一般 並無半點響聲 身形往下就墜 這也就是人家鎮古俠 要是別位 早就身逢大險 因為什麼呢 他換不遲這口氣來 老頭子今年一百二十單八歲 整世童男 久走江湖 武學高強 就趁着住下一墜的工夫 老頭子留神觀看 所幸者有一件 在他老人家站着這個地方 旁邊有棵樹 院裏的樹可算不矮 足有兩丈多高 粗下裏足有一搜 老頭子趕緊提氣 翻身往上一縱 這個工夫叫作飛雲縱 在飛禽走獸之中 除非是小燕有這麼

一手絕藝 燕行江中兩翅無力 滿堪要落水中 猛然間用翅勝稍微一打水皮 把力吸上來 仍然騰空而飛 老頭子精通武學之術 對於飛禽走獸護衛的絕精 樣樣全都研究的精而 其精 故爾他老人家身逢危險 腰裏一覺動 刷的一聲 够奔大樹縱來 來到切近 雙手 一擺 那個意思打算上幾把 然後再飛身上房 馮想道變手將然一擺樹 耳輪中就聽咯 吧了一聲 這個樹沒有根半着就倒 老頭子趕緊手撈樹樣 趁着未倒之時 他老人家連着 往上拔了幾把 用足一登他老人家就要上房 他准知道房子也站不着 老頭子知道是怨自 己一時的大意 我在外面單胳膊跨住牆頭 牆在裏倒 我就應當別進來 那才算對 皆 因我一身貪心過盛 縱到了裏面的房上 你看一看這一節一節的埋伏 不知道那時才能到 頭 老頭子心裏想着 可沒敢在樹上久停 由樹上一縱 縱到了房上 腳將然一登房脊 跟着一換腰縱到了院外 腳將然一點地 耳輪中就聽咯吧一聲 老人家明知道這是一塊翻 板 暗想這擺消氣的這個主 其心過狠 其意太毒 由我到了這所院落 這個消息刻不容 緩 一道挨一道 由這裏說如果不套着再有消息 我可以不至於被獲遭擒 這也就是我董 化一 真要是換一個別人 他焉能逃的了 自己想到這裏 腳踏翻板咯吧一聲 往裏就翻 老頭子一換步 幌身縱出去足有一丈多遠 腳將然一落地 耳輪中就聽吧的一聲 又是一 塊 老頭子心說我倒要看看你一共有多少塊翻板 想到這裏 仍然趁着板往下一翻之時 換腰往前一縱就是一丈多 書不可重叙 就是這麼往前縱 老頭子一共縱了七節 也有

賊坑淨坑毒弩火箭梅花坑 老人家一想 由這裏說 這個翻板還不一定有多少塊 如果要太多 我一個人可有多長氣力 倒不如我掉下去吧 被獲遭擒 倒也不錯 他們把我細綁起來 搭着我够奔天王殿 還省着我自己走呢 要不然我自己東撞一頭 西扎一頭 一時之間 還真找不着天王殿在那裏 老頭子想到這裏 脚登板上幌身往前一縱 果然兩隻脚一沾地 咯吧一聲板一翻 把老頭子往下一墜 鎮古俠雙手一抱頭 墜將下去 要是這麼看起來 老頭子就算不走運 所有的翻板 統共就是八塊 假牆假房假樹假地假院落 全都算在一處 這個地方叫作十三險 想當初人家排設消息 這個主兒心機用的太好了 無論你是多高身分之人 只要來到十三險 趕早起晚也得被獲遭擒 就讓你有能耐 脚登埋伏 能够脫的開 你的氣力沒有這麼長 今天老人家董化一這十三險 總算走出十二險來了 八塊翻板 還剩了一塊 錯來老人家再一出力 將這塊翻板縱過去 那就算縱橫在蓬萊島內 就皆因老人家一多心 他老人家想到這裏 這個翻板還不一走有多少塊呢 真要是打這裏說 這個翻板再有個好幾十塊 甚至於好幾百塊 就叫我渾身是能為 早早晚晚也得落到了下面 再說就是脫開了翻板 我也不知道天王殿現在何方 打算省事 還不如我掉在下面 叫他們把我拿獲 還省得我自己找去呢 老頭子把主意拿妥 在第七塊翻板上幌身 往第八塊翻板上縱 站住身就聽咯吧一聲 身往下墜 老頭子一抱腦袋 墜了下去 這一次 老頭子走十三險 十二險都走過來 就剩了一險他老人家不走了 這

可以說是不幸。若要說八塊老人家走過了五塊，偏到了第八塊他老人家墜了下去，可巧這一塊翻板下而是淨坑。這又得說是不幸中之不幸。老人家將然墜下去，就懸鐘哪自行鈴響。這才驚動了看守十三險嘍兵。共是四十八位，從中有兩個頭兒，整整的五十人。正然他們大家隨意談笑，猛然間自行鈴響，聲音也不大甚高。大家納悶，明明是假牆的鈴響，爲什麼掉牌不響呢？衆人納悶的風景，跟着就是假房假樹翻板等處的自行鈴全都不住的響。可就是掉牌不往下落。大家自然看着，雖然納悶也有些個明白，行不問可知，一定是這個人各處竄蹤全都未能遇險。後來到了翻板，又連着響了。七聲，到了末尾這個鈴鐘才響了一長聲，略吧掉牌墜將下來。嘍兵頭目看着駭怕，跟衆嘍兵說道：你們大家看見了沒有？自從咱們看守十三險那一天，直到爾，這一說也是數載有餘，向歷沒遇見過走十三險有這麼大能爲的人，還別說十幾株，就是一樣兩株也未必脫的過去。這個人連着把十二株全都走過去，不過繞過了末了這一株兒，倘若這人能再有絲毫的能爲，十三險他要走過去，憑他這個能爲，在島內還真不好抵擋。這還是王駕的洪福，把他墜至在第八塊翻板淨坑裏面。我們大家可得多去人，人要是去少了，拿不住被他逃走，那可就不的了。遂吩咐一聲：你們四個人打着燈籠，你們四個人拿着繩子，你們四個人拿着鈎杆子，你們這十二個各帶趁手的軍刃，跟着我走。臨往外搭他的時候，大家各自留心，能把他打傷了也別叫他跑了。這個人我是越想越駭怕，那有這麼大能爲的人呢？大家說着話，各自帶好了軍刃，頭前

打着摺子燈 由下處走出來一直够奔十三險 第八塊翻板 董爺爲人一辈子身爲劍客 正直無私 到了這個地方 就得說是吉人自有天相 八塊翻板之中 就屬末尾這個坑好 前面是毒弩火箭竹刀七首等等埋伏 就是這塊翻板裏面是淨坑 只有石灰 人掉下去雖然說死不了 石灰一曝也够受的 嘍兵們明明念念 來到翻板切近 頭目在旁邊指揮 先把摺子燈掛在旁邊樹上 他才吩咐一聲把翻板支起來 別好了木削 支好了木棍 然後叫嘍兵把鈎杆子順下去 四根鈎杆子一塊兒往下去 順着四個犄角往當中摸 碰上人就往上搭 那十一個人全都把二目瞪圓 專管把人搭上來 伸手就翻 這個頭兒自由樹上摘 一個摺子燈來 挑燈觀看 心說要是把這個人拿獲 搭到天王殿 或是大帥府 必然能得重賞 怎奈四根鈎杆子 由四角摸到當中 一連好幾次 不用說摸人 連半點物件全都沒有 不由得衆人納悶 你說坑裏頭沒有人 不能鈴鐺響 一定是有人觸動滑索 掉牌才落下去 當然是人墜坑中 要是這鑿看起來 還是頭兒 一看夥計們着急搭不上人來 遂說道 夥計們 當中搭不上來 你們不會順着坑帮用杆子摸摸嗎 夥計一聽叫了一聲頭兒 你老也糊塗了 坑帮不過是土的 那還能掛住了人嗎 頭兒道也許他由邊上掉下去的 也不一定 啊 嘍兵等說 對 咱們別抬杠 就聽頭兒春老的 四個人四根鈎杆子 順着四面的坑帮一摸 你說這巧 摸來摸去摸到西面 似乎有物擋住 將然一用力 就把老頭兒搭坐在坑邊 那十一名嘍兵過來 按在那裏就翻 頭兒打着摺子燈走過來看了看 不由得納悶 怎

麼會把他掉至在坑內。渾身上下連一點兒石灰也沒沾。你說把他掛在坑邊上了。這麼大的一個人，怎麼會掛的住。這不是奇怪嗎。書中代言：這個地方得說老劍客鎮古俠高，皆因是他老人家腳登翻板，身往下一墜，虎目圓翻，留神觀看，心裏頭也是駭怕，恐怕他這個翻板之中不定隱着什麼埋伏，自己避的住的就不用說了。倘若是避不住，老了老了丟這麼一回人，再把性命搭上，可就有點犯不上。老頭子在翻板一墜的時候，留神一看知道下面倒沒有別的東西，不過是石灰，心說就憑我這麼高的身分，落將下去，弄得渾身雪白，豈不叫人看着好笑。老頭子想到這裏，靈機一動，就趁着翻板往下一墜之時，老頭子腰間靈勁，身往斜下裏一縱，縱到坑幫，雙手往土內一插，丹田提氣把身貼在了坑幫上面，要不然跟根鈎杆子，摸不着他老人家嗎。後來頭目出主意，順着坑邊一摸，董爺可就不能不上來了。頭一節裏透氣也不能換了。再者說不上來回頭他們把板蓋好，一應當怎麼樣。老頭子看着杆子到了，伸手把杆子一撈，嘍兵把他老人家搭到了上面，別看那十二個人過來的，那麼快，老人家要是打算走，就早走了，故意不動。老人家叫他們把自己搭至在天王殿，有什麼話回頭再說。老人家故爾並不稍動，頭兒打着燈籠過來一照，看了看叫了一聲夥計，我以為是怎麼一位出色的英雄，却原來是又瘦又乾的這麼一個小老頭兒。夥計你們大家有認得他的沒有。夥計們七言八語，都說不認得。董爺連理也不理，工夫不大，縹緲齊舉頭兒把燈籠翻板，全都收拾倒落，機關上好，用杆子把老頭子一搭，衆嘍兵問頭兒：咱

們是够奔天王殿 還是軍師府大帥府呢 頭兒聾聽叫了 聲夥計們 你們大概糊塗了吧
軍師大帥各府 那是全山總要之處 可有一樣兒 事有該管 既然在消息裏面拿住人 當
然先得够奔中平寨 到那裏掛了號 聽中平寨寨主的吩咐 叫咱們往那裏搭 咱們就往那
裏搭 可惜你們在山裏頭這麼些個年 對於公事上半點都不留心 將來怎麼還盼升頭 頭
兒跟嘍兵說着話 衆人搭着老頭子够奔中平寨 這座中平寨 就在九獸鶴天亭的後面 走
了工夫不大 來到寨門前 頭兒吩咐衆人 把老頭子放下 叫衆人看守 自己往裏走 將
然走了幾步 裏面有人問幹什麼的 這頭目帶笑道了一聲辛苦 說我是看守十三險的頭目
姓王排行在三 在十三險第八塊翻板淨坑裏面 拿獲一名探鳥之人 特來稟見裏面的寨主
爺 回事人聞聽叫了一聲王三 你在這裏等候 我到裏面給你回一聲 王三點頭站住身
那人轉身够奔裏面去了 工夫不大 來至在寨門前 叫了一聲王三 我已然在裏面把話替
你回明 叫你搭着探鳥之人 隨我到這裏來 頭目答應 嘍兵搭着老頭子往裏走 轉過了
影壁當中 角門兩旁邊栽種奇花異草 香氣撲鼻 老人家別着細着 看見這般光景 非常
羨慕 准知道這位中平寨的寨主 舉動小不了 就着他這分清靜幽雅的居處 就知其人的
身分不小 老頭子想着 已然來到了後廊簷下 回事的進去通稟 然後傳出話來 叫解開
被擒人腳下的綁繩 帶到裏面 寨主要親自觀看 嘍兵答應一聲 當時解開綁繩 只是倒
剪着二臂 兩個人推着 兩個人攙着 把老頭子架到了裏面 董爺留神往左右觀看 但只

見屋裏的傢具全是花梨紫檀樣樣講究 當中放着一張床 東西山牆 全都設擺着几案 案前方桌對面的椅子 上垂首坐着一個人 生得堂堂儀表 站起來是個細高挑大身材 稍微有點馬蜂腰 身上穿灰色綢子大褂 腳底下青緞子福字履 高腰白襪 往臉上觀看青鬱鬱 青裏透亮 如油一般 兩道長眉 深眼窩子 二目灼灼放光 大獅子鼻子四方口 頷下一部花白髯 大耳朝懷 花白前子股小辮兒 腰裏繫着一根絨繩 肋下懸掛一口刀 一把掌寬綠沙魚皮鞘 黃澄澄的刀盤 刀把上起着一層龍鱗 刀纂是個龍頭 在龍口中含着一顆明珠 董爺看着一怔 暗想道 就憑這個人的五官像貌 定非尋常之輩 怎麼會他也落至在蓬萊裏面 甘心爲寇 真正是叫我莫明其妙 董爺還是不認得這位 要說鎮古俠隻身探島 天王殿寶刀嚇嚇 全都在他老人家的身上 這也是一位有了名的俠客 避居蓬萊島 書中代言 中平寨這位寨主 姓智單字名亮 原是旗民 後來遷居在山東沂州府城東十八里臥龍坡 這位智亮可是山東生人 他的爹爹生平好武 娶妻陳氏 所生就是智亮一個人 夫妻愛若掌上明珠 自從幼年遍請文武老師 教給孩兒念書習武 這個地方就是人生各有遺傳性的關係 他的父親好武 果然這個智亮仍然偏重於武學 不惜千金拜求名師 有志者事竟成 他十八歲奉母命降香泰安州 大人峯下遇見九如道人投石作戲 隨意找大石兩三塊 用手抓去 此起彼落上下不已 智亮也是福至心靈 知道老道是異人 走上前去施禮 求老人家賜藝 老道把智亮細看了一番 遂說道 你的福命尙

能得我二成技術 有此遇合便算有緣 接着又問了問智亮的名姓住處 智亮全都明白答覆
老道聞聽 叫了一聲智亮 打算叫我傳給你武學 趕緊回家跟你父母把話說明 再回到
此處 峯下有石室名九如洞 我就在那裏住 你可到那找我 智亮聞聽歡喜 當時跟老道
告辭 回到家中跟父母把話說明 回到泰山找着九如洞 見着老道行禮 從此跟老道學藝
雖然說是學藝 可並不像藝 不過把智亮所學的武術 一一指點其奧妙之處 統共不足二
年 智亮的能爲較比二年前 真有天淵之別 老道一看把智亮所有的武學 全都指點完了
隨着打發智亮回家 智亮那個意思還有點兒戀戀不捨 老道微然一笑 心裏顯明白 知
道他是未曾得自己 招一式的能爲 故爾戀戀不捨 叫了一聲智亮 你是年青對於外面的
閱歷絲毫沒有 你以爲來到我的九如洞 並未得了一技一藝 其實我說傳你二成藝 現在
你已然超過原定之數 這個武學並不是那一門高 那一門低 無論那一門都是好的 如果
不好說話 那是你沒練到精妙之處 就拿你說吧 在你沒遇見我的時候 你的能爲也不過
就是平常的武學 如今可不不然了 平常人不用說 就是成名的俠義 跟你動上手他也不敢
說一定准贏 皆因你沒到外面創蕩過 你尚且不知道 既然你戀戀不捨 我就再傳給你一
點簡單的小功夫 作爲你我臨別的紀念 說着話老道站起身 雙手舞動 轉眼之際 打了
一圓拳 智亮看着不懂 老道擺手道 你先不必問 最多也就是半個時辰 你就可以將此
拳學會 會可是會了 要你回家之後 用苦功夫三個月 將此術練到身上 可稱得起護命

符 智亮聞聽 跟老道照樣學練 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就學會了 九如道人說道 這躡掌的名目叫作九星連環掌 這本是玄門中的祕術 無論跟多麼高明的武術家比武 到了不是人家對手堪堪要敗之時 想求又走不了 你就把路一變 施展九星連環掌的招數 不亞如平地一陣怪風相彷彿 你可以太太平平而去 我依你這門功夫 就爲遇見高人 誰保不輸 智亮聽罷心中喜悅 當時又練了幾遍 老道看了看不錯 智亮跪倒給老道叩頭 然後跪問老道的法名 老道擺手 叫道智亮 洞之名即我之號 不必多問 智亮無法又叩了一個頭 站起身告辭而去 回到家中一看 門前黏貼藍紙對聯 不由嚇了一跳 到了裏面一問 才知道是自己父親 由自己上泰山去了不到半年 老人家得病月餘一命嗚呼 臨危之時留下的言語 暫時不必殯葬 單等兒子把靈練成 回到家中 再爲發喪不晚 智老太太還是真正聽他的話 死後就照着遺言辦理 令兒兒子回到了家中 遂把已往之事 對孩兒說明 父子天性 悲慟自不必說 擇日發喪 殯葬之後 智爺在家申守孝三年 這三年的光景 沒幹別的 終朝每日就是練那九星連環掌 先前的練不理會 練到了二年多 智爺自己出覺着有些個奇怪 皆因這躡掌法施展開了 人若乘風脚若登雲 形影迷離 一個人變成十來個人 就如同會化身法一般 功夫也成了 孝期也滿了 智爺與老太太商量 自己打算出去到外面劍練劍練 也好得點名譽 老太太囑咐到外面去不怕去 可不准一去十年八年的不回家 最多三年二載 必須回家探望探望 倘若爲娘身遭不測 好收我骨與你

父合葬 智爺連連答應 收拾好了隨身穿的衣服 包了一個小包袱 帶好了盤費 由家裏出去 也不過是訪訪出了名的武術家 以及各處教場子的老師 甚至於登山拜寨 訪綠林道的英雄 所會見的人位也不高的 也不及自己的 在外面走個三年二載就回家一次 在家裏住幾年再出去繞灣兒 一連到外面去了三趟 末尾這一次在陝西延安府 紅山寨前經過 恰遇紅山寨的山賊 劫掠行路的婦女 智爺看着有氣 走上前去攔阻 又誰知山賊不但聽不倒言相向 怒惱了智爺 當場跟賊人動手 未及兩個照面 被智爺一掌把賊人打倒 也是小子該死 一頭跌在石頭上面 頭顱撞碎 當時身口 遇救之人千恩萬謝 智亮擺手叫他們快走 再看嘍兵已逃回了山寨 智爺一想此處的山賊 當然都是姦淫之輩 我何不將他等盡皆剷除 想到這裏 順着山口往裏走 走了沒有十步 就聽裏面有鑼聲響亮 智爺明白 這一定是適才逃回的嘍兵報信 裏面的賊黨出來給那一個死的報仇 既然如此我就先別走了 只好在此等候 將然想到這裏 抬頭一看一片燈籠火把 亞賽火龍一般 由裏往外走 智爺借著燈光看得明白 爲首之人 身穿長大衣服 舉動非常文雅 後面帶的嘍兵 雖然各執刀槍 全都是成雙作對 帶着一種整齊嚴肅的模樣 智爺看着正然心中納悶 就聽有人說道 寨主你老看 面前站着的就是打死寨主的那位英雄 爲首之人聞聽 向前緊走幾步 智暗爺行禮 口稱大英雄在上 小可這廂有禮了 這一來倒把智爺給鬧怔了 只可答禮相還問道 閣下尊姓大名 方才被我失手打死的 他是山中的何

人 那人聞聽一笑 說此處並非談話之所 我有意請你老人家裏面一談 不知恁意下如何
智爺一聽二目圓翻 心中暗想 這分明是隱軍之計 打算把我請到裏面 然後設法陷害
你說我要是不敢進去 那豈不算栽了自己把心一橫 任憑你是刀山油鍋 我也到裏
面開開眼 主意拿妥 遂說道 既然如此 你就頭前帶路 那人回頭吩咐一聲 閃出當中
一條道路 智爺跟隨那人 一直來到後面大廳 到了裏面分賓主落坐 那人從新見禮 智
爺把他扶起 隨着問道 叫我來到裏面 不知閣下有何見教 那個人不慌不忙的 說道
你老要問 小可我姓白 名叫白英才 寨前被你老結果性命的 他是本山的大寨主 姓賀
名熊 外號人稱白毛虎 小可我也有個外號 叫作蓮台童子 我是家中遭了盜寇 搶後火
焚宅院 被逼無法在此落草 就皆因我的能為 比賀熊略高一二 故此他請我上山 讓我
爲第二座的寨主 後來我見他的行爲不正 有意把他趕走 皆因裏面有嫌疑 知道的說我
爲剷除惡人 不知道的必然說我白英才年青青的人 忘恩負義 人家好心好意 把你請上
山來 不思幫助人家擴充山勢 反倒侵奪人家的山寨 豈不叫同道之人笑罵於我 好在賀
熊對於作傷天害理之事 他多少也避忌我點兒 沒想到今天他也是報應臨頭 無故要搶劫
人家的婦女 小可在山上聽見這個信 正要帶軍刃下山當場攔阻 正在此時 嘍兵上山報
告 說是賀熊不服阻攔 被你老人家打死 我得查這個信 准知道你老人家是一位出色
的英雄 這才擺隊相迎 我先請教請教你老的貴姓大名 仙鄉何處 智爺聽罷報通了名姓

接着說道 智某一時失手致傷貴山大寨主 蒙白寨主不怪 感激非淺 足見得白寨主身居綠林 不失英雄的氣度 但不知寨主將智某叫到貴寨有何見教 望乞明言 白英才一笑 我這句話要是說出來 智老英雄無論應與否 你老千萬莫怪 我這個意思打算約你老上山 情願將頭把金交椅相讓 不知你老人家 意下如何 智爺早就料到這個地方 趕緊擺手說道 蒙寨主如此厚愛 智某領情了 皆因家有白髮老母 不忍在外向隅留 單等他老人家百年之後 我必然前來幫助寨主整理山寨 白英才聞聽 哈哈大笑 叫聲智老英雄 我早就料到老人家不肯失身為綠林 既然如此 我說一句高攀的話 小弟我也不敢相強 惟獨你老人家這份好為 實在是叫我佩服 既然不願意在我的山上 我有物相贈 以為永久的紀念 說着話命人取過一口刀來 雙手遞給智爺 智爺接過來一看 半舊的綠沙魚皮鞘 刀盤刀把全都帶着一層銹 隔着銹看的出來 刀把上全都是魚鱗相彷彿 刀纂是個龍頭 智爺看罷 左手抓鞘 右手攢刀把 住外用力一掣 並不光亮 跟煙色相彷彿 智爺聽人說過 要是寶刀失修並不生銹 只用水銀一醮在燈草上一擦就亮 看完將刀還匣 向着白英才說道 據我看此刀乃是寶器 為何不修理修理 白寨主接着說道 此乃嘍兵等所獻 大概是得自土中 皆因我看這刀上起銹 或者是一口寶刃 也未可知 可惜小弟生平不善用刀 雖是寶器 也沒有多大用處 智老英雄 既能秉正俠義道 剷除惡人 當然是現代的一位俠義 白英才情願以此相贈 智爺看着這口刀 滿心願要 又不好就這麼答應

只得再三推却。後來還是白英才說的好，此物是寶非寶，因為沒有磨練出來，尚且不體說一定，就打著真正是寶器，又沒有來歷出處，甚至於連這口刀的刀名都不知道，這也不算什麼寶貴之物。智爺這才抱拳相謝。白英才吩咐手下人預備酒席，款待智爺。智爺推辭不過，這才入座飲酒。白英才相陪，在酒席前智爺跟他說話，人家白寨主很够個英雄，當時說得親近，二人自此言交。智爺把家鄉住處，跟他說明，以備後日相尋。說話之間，酒足飯飽。智爺站身來告辭。白寨主並不挽留，還知道留也留不住他，令嘍兵取出五十兩銀子，送給智亮作盤費。智爺聞聽叫聲賢弟，你我一別如故，何必這樣客套。愚兄我要是沒有盤費，早就跟兄弟你去了。白英才聞聽答應一聲，並不多讓，仍然叫嘍兵攜隊相送。送到山口外，智爺懷中抱著那口舊刀，抱拳跟白英才作別。白寨主目送智爺，站在那裏表示出來戀戀不捨的情形。這箇地方就叫做英雄愛好漢，蓮台童子以為賀熊的行爲不正，早就有意開除，說日爲避諱，這箇不義二字，忽然來了這變。位智亮，路見不平，將大寨主結果性命。白英才身著這個話，就算是大快人心。又一看智爺的態度不凡，先讓頭把金交椅，不過就是相敬之意。智爺不說，他才想開了這把寶刀，不過未曾磨練，如果他要能認出這刀是寶，我可不以爲相贈。刀取出來，智爺看罷，一說此刀乃是寶器，白英才聞聽，心中暗含着佩服，不枉他有這般俠心義胆。果然是條英雄，因此白英才看着智爺愛惜，所以臨別戀戀不捨，不表白英才送客之後，回歸山寨，單說智爺，出離了紅山寨，心中高興，皆

因這口刀鏄的太鋒看 不中够佩帶 用包裹包好 連夜趕到了延安府 先找店房住下 然後找了一家刀槍舖 把刀送了去 叫人家給收拾 刀槍舖的掌櫃的看了看這口刀 不住的點頭 然後向智爺說請 要是普通軍刀修理修理 頂多不過跟你老要上一兩銀子 這口刀可不成 我雖然未曾見過 聽人說大概你老這口刀名叫龍鱗吧 智爺自己並不知道 只可含糊答應 問掌櫃的要多少錢 掌櫃說道你老可別嫌多 少了我還是不捨得 你老就給我十兩銀子 准保撥雲見日 叫他復現光明 智爺連說不多不多 只要給我修理的好好的 我邊另外多加酒錢 但不知多少日子修理好 掌櫃的說道 你老明天這個時候來取就得了 智爺點頭回歸店房休息 到了次日天明起來 用過了早點 天的時候差不多 遂一直來到刀舖 掌櫃把刀取出來 智爺一看吓了一跳 刀纂上鋒亮 龍頭刀把上面 密排着龍鱗 容着把刀往外一掣 光芒射目 不亞如立閃一般 智爺把刀還鞘心中大喜 當時取出銀兩 多加酒錢給了刀舖 自己將這口刀帶在肋下 時刻不離 智爺在外面劍蕩本來就頗有名姓 如今又得了這口刀 真正是威風凜凜 又增加了一倍雄姿 自從得劍鱗刀之後 心裏頭非常高興 南七北六全都繞了一個灣兒 這一來這個名譽可就振作起來 皆因智爺生平以來 到處跟人家盤桓武術 多怎也沒把人打傷過 自己身上有九星連環掌的功夫 當然是別人進身 故此人送外號叫作太平俠 名譽闖成了之後 回家看望老母 老太太聽着兒子成了名心中也是喜悅 可有一節 魔附智爺別出去了 皆因爲娘年紀高邁 有如風前

之燭 朝不保夕 倘若有個不測 家中無人那還了得 如今既然人稱太平俠智亮 這輩子習武就算是沒枉費了苦心 你就在家中好好的安居度日 等到老身死後 你再遍遊江湖不遲 智爺聞聽母親這麼說 當然不敢違背 只可在膝前盡孝 老太太還有心給智爺娶妻生子 智亮當時可就攔住了 說你老不可過忙 容着孩兒自己覓得了佳耦 再辦不晚 事情忙了必然有錯 老太太認爲實話 其實智爺這是搪塞的言語 娘兒兩個在家中度日 倒也安閒自在 就皆因智爺的名頭有了 時常短不了有武學家前來拜訪 好在智爺爲人性情和善 只有相見之後愈交愈厚 決不至因爲比較上發生惡感 光陰迅速 在家中不知不覺就住了三五年 這一年春天 聽人傳說 沂州府的府大人張知府換來一位姓金的 叫作金至美 是滿州旗人 夫人王氏排行在五 在家裏做姑娘的時候 有個外號 人稱王氏五個母老虎 越小心腸越歹毒 這位金至美娶他過門之後 所生一子一女 現在兒子十八歲 姑娘十五 少爺金玉 小姐金寶 金玉生平喜鬪 到了年歲稍長 知道自己膂力單薄 有意學練武術 身上有點兒能爲 然後好任意橫行 父母嬌慣的不得了 並不敢違背其意 隨其所好 打發家人到外面遍請名師 他這種練武 還能論得真止名師嗎 也不過就是打把式賣藝的 拳脚行的人物 會個三貓兩貓的花拳 來到這裏頭混飯吃賺錢花 就照着這樣的老師 他還是沒少請 一連請了十來多位 金至美上任來的時候 還帶着兩位教師 到了這個地方 就聽本地說 此處城東十八里臥龍坡有一位俠客 武學高強 少爺金玉

聽着心裏頭高興，心說這可是我的福氣。既然他在我爹爹的治下，任憑他是什麼俠客，要說跟他學藝，那豈不是往他臉上貼金嗎？想到這裏，打發衙衙的差人，到智爺家中，就提知府少爺聽說你的功夫不錯，打算叫你前去練兩手看看。如果真好的話，少爺要跟你練練呢。娼妓奴隸的性質，多怎也是狗仗人勢，只要主人那麼吩咐，他就那麼說。當時差人把話聽明，答應一聲下來，來到衙衙外，跟人打聽，向處有個練把式最出名的，他在那裏住？有人告訴他，你要找練把式最出名的，除非是城東十八里臥龍坡，有一位太平俠，他老人家姓智，單字名亮，不在在咱們這個山東沂州府，就是在中國南七北六十三省，你要提起太平俠三個字，不練武術的那就不用說了，只要他打過一鷓拳，踢過一輪腿的主兒，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你老可是找這位嗎？差人聞聽點頭說道：不錯，我正是要找這個智亮。又跟家人把道路打聽明白，這才一直出沂州府東門，够奔臥龍坡而來。十八里地也不過就是十四五里，王夫不大，已然來到了西村口，跟人打聽，有人把他領到智爺的門首，差人上前打門，一已連聲說道：智亮在這裏住嗎？猛然開大門呼隆一聲，雙門開放，由裏面出來一個人，用手點指說道：你找誰呀？大驚小怪的，答差的一聽話，聽來的挺硬，上下看了看是個家人樣子，生得豹頭環眼，虎背熊腰，這叫相形的威風，答差前看罷，也沒敢動怒，接着問道：智亮是在這裏住嗎？家人說道：那是我們家老爺，你點名指姓有什麼事？難道說該你的欠你的不成嗎？當差這小子姓王，排在三，北京城的人氏，自打有生以出，就是

狐假虎威。今天又是少爺打發來的。他一聽這個話不頓。遂說道：「呦，你消消氣，你知道我是誰嗎？我倒不要緊，我是奉命大人少爺打發來的。」叫這智亮到府衙，練幾箇武術，一爺要看有家人一聽，原來這個小子，他是府衙裏當差的。莫怪說話這麼橫呢。家人一聽，這話說的好，棍不圓勢，我別給我主人惹事。莫若我把話回明白了，有什麼事叫我。家大少爺，他老人家自辦法。想到這裏，遂說道：「你早要這麼說，就不完了嗎？我們都是伺候人的，你何必跟我發這麼大脾呢？」你在這裏候着，我給你回稟一聲。說着話，嘩啦一聲，把大門關好。家人到了裏面，見着太平，便智亮，就把王三那情形，跟所說的話，對智亮一說。這個地方，遂說他是俠客的身分。當時聽了這片言語，不動聲色，擺手說道：「我到外面去看看。」家人頭前帶路，智爺後面跟隨。到了過道大門開放，家人向王三說道：「這就是我家俠客爺。」王三聽了，小子一聽，不由得把胸脯往上一拔，心說：「怎麼樣？倒是你不敢不迎接出來呀。」小子一美，遂說道：「你叫智亮嗎？」智爺答言說：「不錯，正是在下。但不知何事相尋？」王三又把知府少爺的話說了一遍。智爺聽罷，哈哈大笑道：「我打量何事原來爲此。你回去吧。」府衙，我也認得。我現在正有點棘手的事，等着辦理完畢。我自己前去就是了。」王三一聽，遂說道：「這可是好？」你怎麼把這辦理，快去。去晚了，招惹的少爺生氣，於你身上可沒有便宜。我說的這可是好話？」智爺帶笑抱拳說道：「多蒙關照，我也不往裏讓。你老就請回吧。」王三一聽心說：「這個小子簡直的是個鬼。」遇上這個機會，他連一點血都不出。我們請那

位教師無論多少也不能叫我們白來。這小子，乾點兒。王三有心用言語找補找補。又一想他既然是老制鬼，我也犯不着跟他生氣。自己轉身回歸府衙去了。智爺覺着這個事可笑。回到後面可就跟母親說了。老太太一聽當時大怒，叫了一聲智亮，我聽人傳言，金知府這個兒子橫行霸道，你要傳藝於他，那可是助桀爲虐。別看是我母子在他的治下，就叫他有勢力，將我母子兩個置於死地，也不能傳藝於他。智爺聞聽連聲答應。這個話說完了，可也就算過去了。知府這個兒子金玉，自打王三回去那一天，一等不見智爺來，再等也不見到。說話過了不足一個月，始終也沒見智爺到府衙裏來。金玉納悶跟三班總役紅名大頭兒尹化南說閑話，可就把手三請智亮到如今沒見來的話一說。尹化南聞聽不由得一陣冷笑，叫了一聲少爺，你老是怎麼請的，你以爲這智亮，也像咱們府衙裏教師呢。那乃是人間俠客，你老要打算拜他爲師，攜帶厚禮執弟子的名帖，親自前去拜見，別看這麼恭敬，還不一定准受聘不受。皆因人家的身分到了，要像你老眼前這些教師，不用說跟人家去平俠智亮比，就拿我說，可雖然我所會的，都是踏跡尋蹤辦案拿賊的功夫，反正裏面多少也有點兒武學，他們跟我尹化南走在一處，都不准贏的了。少爺金玉一聽怔了半天，然後才說道：要是叫我親自前去，那未免太已難爲情了。這麼辦吧，算我託大班頭你辛苦一闖，帶着金銀禮物，前去聘請智亮。據我想他決以不能不來。尹化南搖頭說道：據我看十成倒有九成不來。金玉說道：咱們試試你也別推辭。大班頭不好再說不去，只得點點頭答應。金

玉命人預備一份厚禮。尹化南換好長大衣服，帶着兩名夥計，携帶禮物，一直够奔臥龍坡。智爺的家中，到了門首，尹化南走上台階，用手拍門。裏面有人嗎？家人開門，明白了，到裏面回訊。智爺迎接出來，兩個大報通名姓，然後讓到廳房落坐。家人獻茶。智爺問道：大班頭來到敝宅，不知有何公幹？尹化南就把少爺仰慕的話一說。有意聘請俠客爺到府裏指點指點武術。太平俠一聽，還是王三那回，不過來的文雅點兒，皆因王太太的話。智爺可不敢點頭。遂帶笑道：在下本沒有什麼能為，不過蒙大家錯愛，送了太平俠三個字。自己回到家中，臥病一年多，病起之後，並未曾用功。到如今對於武學這一門，就算是擱下了。少爺這分厚禮，實不敢領。望求大班頭你老回到府衙，多多替我道謝就是了。尹化南沒來的時候，纔料到這裏，見時一聽，果然不受聘，只得又用舊語要求幾句。怎奈智爺並非是出意推辭。尹化南無法，只得告辭。太平俠執着，對尹爺把禮物帶回。尹化南無法，只得帶着禮物回縣府衙。跟金玉把話一談，當時少爺聞聽大怒，有意施展勢力，跟智爺為難。怎奈無機可乘。雖然說知府勞力大，也不能無故用票拿人。尹化南從中勸了半天。金玉這就窩了一肚子氣。有認識智爺的主兒，得着這信，全都來問問。七言八語也。有說不應該得罪知府的，也有說這是個好機會，不應當錯過的。智爺全都付之一笑，並不致辯。從中有智爺一位要好的朋友，身爲儒雅秀士，姓周，雙名靜塵，爲人耿直，不阿不附，頭可斷而志不能改。可稱得是有古名士之風。跟太平俠義氣相投。周先生聽見這信，也

來到智爺的家中 見着太平俠 叫了一聲兄弟 我聽人傳言 你有這藝這麼一回事 這話可當真嗎 智爺點頭說道不錯 小弟已然把他辭退 大哥你老看我這段事情辦的對不對 周爺喜得拍手鼓掌 遂說道 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 皆因我聽外人傳說 無論如何太平俠也不能辭退這段美差 故此我不放心 特此前來問問 武學裏面的規矩 我雖然不懂 大概聖賢之道 差不多全都是異流同源 真正的本領 決不傳給爲非作惡之人 真要是兄弟你既了這份教師 這句話我可不怕你心意 哥哥我跟你割袍斷義 割地絕交 別看對於武學我身無一藝 我還帶劍來訪 立逼你把太平俠的這劍俠字取消 別看智爺這麼大的俠客 聽了周爺這片話 不由得心機伶伶打了個寒戰 心說 嘿 不枉人稱周靜塵有古名士之風 果然是正氣可欽 這老賊是我智亮 未致把事作錯 倘若是一時認不清道路 不用說成了名的劍俠們對我滿不滿意 就連念書的秀才 他都看不起我這個俠客 兩個人談談講講 又說到了金知府爲官不正 周爺道我看這一方的人民 多少都遭點兒殃 智爺聽着點頭嘆息 說道 兄弟我現在身體不能自由 皆因有老母在堂 要不然的話 我一定留神訪查他的惡跡 要調查確實 憑我腸下寶刃 帶着我智亮這條命 必給一方除害 可惜這個話我現在不敢說 周先生又勸了勸智爺 不可犯肝氣 只要咱們不助桀爲虐就是了 這個話說過去 轉眼過了半年多 近府城西有個皇營 村中有座龍王廟 年年二月初一開廟門 一直到二月十五 廟裏台的大戲 是個有名的大會場 要說太平俠這個人 向例不好貪

熱鬧 皆因老太太年紀高邁 此言神佛 從前到了廟會之時 都是自己去 如今眼花腿
遲 行走不便 遂打發智爺替代自己 够奔龍王廟燒香 同村相交至厚之人 聽見這個信
也願意搭伴 同前往 道路也不甚遠 且用不着帶跟隨的人 結伴之中 也有這位老秀才周
靜塵 還有吳家的哥兒兩個 一共是四位 出了臥龍坡的西村 哥兒幾個商量好了 穿
城而過 進東門出入門 就勢看看城裏燒香的男男女女的熱鬧 到了城裏頭果然紅男綠女
都是穿着簇新的衣服 馬車的騎馬的步行的 男女老少無不一 全都是拖着細香
一位一邊看熱鬧一邊往前走 繁華不覺路途遙 不覺不覺已然出了沂州府的西門 大道的
上面 人絡繹不絕 兩旁支棚架案 也有賣吃食的 也有賣水的 熱鬧異常 又往前走
了工夫不大 猛聽前面人聲嘈雜 鑼鼓齊鳴 把一條大道登時截斷 就聽行路的說道 會
過來了 智爺本不願意跟着衆 在一處擠 將然想到這裏 後面的人向前一擁 把智爺等
夾在了當中 你打算跟着擠也不成 在人心之中 有十數桿小黃旗 來回亂幌 跟着看
往的也是前擁後擠 如同倒水一般 喧嘩了好半天 這才略微安靜 就聽裏面鑼鼓之聲響
個不住 鼓聲稍住就聽裏面一噹唧唧的聲音 智爺是個大身材 長身往裏一看 原來開路
大耍其叉 智爺看了看 別看是鬧着玩的玩藝 那一股烈焰 可圍着他的週身亂轉 上面
的叉盤噹唧唧的山響 倒還耍的不錯 這一種也在武學之中 不過是一種變勢不發招的武
術 裏面的動作也有名目 在學習的時候也很不易 這一場過去 緊跟着就是扛箱 獅子

龍燈 高橋 秧歌 旱船 小車會 最末了還有五虎棍 一場一場全都完了之後 才敲着大鼓奔廟場而去 後面跟着看的人隨後擁擠 智爺等站住身形 容着過去 然後同着周吳等人往前行走 此時買賣攤販已然是攤棚相連 當時天氣尚早 大戲尚未開演 智爺叫了一聲大哥 咱們先進廟燒香 愛看熱鬧咱們回頭再看 衆人點頭 繞着各處買賣攤往回走 工夫不大 來到龍王廟的山門前 廟中正然鑼鼓齊敲 又是一撥帶哥吵吵會官燈地灘歌等等 在裏面舞跳歌唱 唱着這撥帶朝聖之後 全都出去 智爺還陪着吳氏弟兄周秀才到裏面燒香 焚香膜拜 然後施捨香資 這個燒香的任務才算辦理完畢 依着智爺就要回家 吳氏弟兄查看各種熱鬧 當面要求回着龍王廟前前後後繞個灣兒全都看看 然後再行回去 智爺只得點頭答應 當時四位出離了山門 向各熱鬧場閒遊 一看不是變戲法的 就是要猴的 這些俗玩藝 看着毫無意味 看看去又看見一羣人圍在那裏 你知道是幹什麼的 智爺等也慢慢的擠到裏面觀看 原來是打把勢賣藝的 只有一個老頭兒 帶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兒 看那個樣兒像是爺兒兩個 再看地下放着 刀槍寶劍護手鈎 幾樣軍刀 每件軍刀分量都不小 就是拾掇的並不漂亮 老頭兒站在當中 先作了一個羅圈揖 遂說道 老夫來到貴處人地生疎 在場諸位 短不了有好武好練的子弟老師 才交眼拙可不認得 我也不是打把勢賣藝爲生 皆因盤費短少 遇見了會場把我練的幾箇拙拳笨脚 扔在地下求諸位捧捧場 練好練不好的多包涵 你老要是叫我多說幾句話 我還是

真不會，只好就充個攪把勢，淨練不說，我還是說練就練，說到這裏，老頭兒繞步斜行，來到當中，將身站住，雙掌對翻，陰陽一錯，刷，把右手往下一伸，跟着左腿也往前一上步，衆人看着老頭兒練的這個武學，也不大甚注意，智爺可認得老頭練的是形拳，雖然還沒看見他的招數，就看他一開式，這個人的功夫決以小不了，這就應在那句俗語了，行家伸手便知有沒有，別看這開門一掌，他的那個勁路，乃是力發丹田，提上了脊背，由背背而貫到指尖，勢若推山欲移，那就叫功夫，看到這裏，智爺把眼可就瞪起來了，老頭兒接着，一招一勢，往下練，那才叫內外如一，神形相隨，如果說沒有幾十年的好功夫，決以練不到這個地方，不是老頭兒練的功夫好嗎？看熱鬧的陸陸續續的直走，這是什麼原因呢？打把勢賣藝，扔到地上的不如盤的，不是說當場動手真的打不過盤的，是賺錢上算的，沒有假的賺的錢多，皆因花把勢練的，外行看着熱鬧，功夫二字他可談不到，一天這個老頭兒就不然了，他所練的完全是武學的精華，數十年的好功夫，外行他如何能夠看的出來，練完了這個人走了一多半，統共賺了也就是二三十個銅錢，老頭兒接着又練了兩端小拳，仍然是沒有多少給錢的，智爺看着心裏難過，看起來賺錢真是不容易，回頭叫了一聲周大哥，你老身上帶着散碎的銀兩沒有？暫時借給我，周濟周濟這個老頭兒，周爺聞聽一笑，叫了一聲兄弟，你這話說的可不對，咱們既是同行，誰帶着錢不是一樣，怎麼還用借？難道說我就不許給了嗎？現有幾錢散碎銀兩，待我給他就是了，智爺連連擺手說道：大哥不

對 這個話是這般說 如果沒有兄弟我跟着 你老看賣藝的給他三二十文 已然就算不少 還用的着給他銀子嗎 皆因小弟我跟他同道 這個人的功夫 還是不錯 可惜他不賣藝的那套生意口 再說他又不會練花拳 這叫有能爲賺不下錢來 說到這裏周爺未嘗答言 在旁邊吳氏弟兄每人腰裏帶着百兩錢 全都取出來 願意周濟賣藝的 智爺說道 全都算借給我 要不然咱們就別給 衆人果然推讓 智爺挨着他們站着看玩藝的人說 可惜咱們這個地方練武的少 像這麼大年紀賣藝的 要是有人給他幫場子 就許能多賺幾個錢 就有人說幫場子那是鬧着玩的嗎 又得有名譽 還得有能耐 平平常常就敢幫場 沒人幫也沒人踢 且要一有人幫場子 就許有踢場子的 沒能耐行的了嗎 別人這句話不要緊 把吳氏兄弟的醒兒提上來了 叫了一聲智大爺 你老看這個老頭兒功夫不錯 倒不如你老 去給他幫場子 憑着你老的名頭捧場的主兒那還少的了嗎 要是那麼來 比你老周濟他還強呢 智爺一聽這個話 又一想 咳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顯露技藝即是招禍之苗 智爺將然這般想 怎奈吳氏弟兄打算開開眼 看着智爺的能爲 可不是一天半天了 一天好不容易遇上這個機會 不但再三從惠智爺 還求周爺也幫助說 周先生一想這也並非是上台打插 與人家動手 輸贏之間有多少的危害 這也不過練兩場幫助助賣藝的 真裏依着吳氏弟兄 我這個銀子還可以省下 對於節儉上那可是秀才的本色 所以他也向着智爺說道賢弟 吳氏二位兄弟所說之話也對 你們既然是好武的同行 拿兄弟

你的能爲幫湊幫湊 比給他錢還好呢 智爺一聽連周先生 如此說法 有功夫的人全皆有
癮 當時把智爺說得技癢 遂說道 既然哥哥兄弟們這麼說 我就去給律幫兩箇 說着話
智爺向口分開衆人 來到了當場 叫了一聲老朋友 我看你一個人練的也怪勞累的 我也
會幾手拙拳 給你幫幫場 如蒙衆位鄉里鄉親子弟老師 大家捧場 多給老朋友你湊的
盤費 老頭兒正然賺不下錢來 心中着急 猛然間有人要給自己幫場 抬頭一看 說話書
主兒大身材細腰紫臂 雙肩袍擺 帶着一份英雄的氣概 又看了看 身上穿的雖然不算十
分華麗 倒也很是整齊 肋下懸着一口刀 黃澄澄的刀把 綠沙魚皮鞘 在刀把上面起着
一層龍鱗 不問可知當然有一身的好功夫 看能趕緊抱拳說道 這位英雄肯其前來捧場
老夫我這裏先謝謝 智爺說道老朋友你先在旁邊休息休息 我先練個三趟兩趟的 說着話
向着四面一拱手 叫了一聲衆位鄉親 在下智亮住居城東十八里臥龍坡 論到武
學我也沒有多大能爲 蒙天下英雄錯愛 送我小小的外號 叫作太平俠 皆因我今天看這
位老朋友 他並非是把藝賣藝之人 一二短少路費 遇上廟會 打算練兩箇求大家捧捧
場 湊幾箇路費 好武如龍走到天下都是一家 我看每一個人練得勞累 我打算幫着他練
兩箇 衆位鄉親認得我的不用說 就是個認得 我也要求你老多多捧場 雖然說是捧賣藝
的老朋友 就如同捧我智亮一樣 智爺這幾句話不要緊 當時看熱鬧的衆人紛紛議論 從
中更有認得智爺的 也有開名的 此時一聽太平俠幫場子 大家誰不想開開眼 看看俠客

的武術 你言我語大家紛紛議論 轉瞬之際 把個把勢場子鬧了個裏三層外三層 不亞如人山人海一般 說玄了把這個龍王廟全廟場的人招來了真有一半 老頭兒在旁邊一聽 場子的這位是爲俠客 又是當地的民氏 又一看這看熱鬧的人來得如此踴躍 自己心中喜歡 趕緊下腰由地下抄起一條長槍 向衆人說道 這位俠客爺跟老夫素不相識 他老人家本着天下武術是一家 看着我一個人在這練沒有意思 他老人家要替我試試場子 大家看着俠客爺的面子捧捧老漢 我這裏先謝謝 說着話又向四面作了個揖 然後說道 大家既然打算看看俠客爺的武術 求衆位讓一步把場子閃閃 一面說着話 把手中長槍耍了個青龍吐鬚 猛虎搖尾 左右插花 看了看場子方圓够大 遂向智爺說道 俠客爺你老展展藝老漢我也可以開開眼 智爺邁步來在當中 帶笑說道 這位老朋友 不會說話 我也不能說 咱們儂把勢 管練不用管說了 說着話拉開架式 按門分戶 當時先練了一套拳 衆人無不喝彩 這個地方可不是說書的捧場 人家智爺這拳法施展出來 真正是重似泰山 輕如鷲毛 並且快不見形 不亞如星流電掣相彷彿 別說看熱鬧的看的好 就是武學家看見也得鼓掌叫絕 智爺練完了這套拳 尙未向大衆說話 就聽花啦啦的聲音接連不斷 說玄了轉瞬之際 地下的錢差不多疊了多厚 智爺看着心中高興 高聲說道 衆位鄉親真正賞給我姓智的臉 既然如此索性我再練趟刀 請大家指導指導 衆人一聽智爺還要練刀 看的人更覺高興 這個時候就算是越聚越多 智爺叫老頭兒把錢收起來 老頭兒向四外道

謝 然後下腰斂錢 斂完之後 智爺這才向大家說道 在下智亮 皆因武學同門 要幫幫這位老朋友 沒想到鄉里鄉親還真捧場 這個錢給的可不少了 別看我說還練刀 這意思就是謝謝衆位 並非是練一回要一回錢 如果你老腰裏帶的錢數餘 你老就再捧捧老朋友 難道說還能夠給你老退回去嗎 衆位若不方便 只管在這裏觀看 智亮這個人就不算不精細 他一看打完了一套拳 居然斂了這麼些個錢 自己再一說接着練 怕大家因爲珍錢全都走了 那麼一來 豈小顯有自己臉上不好看嗎 故 先把有錢沒錢這個話說明白了 好叫衆人放心 智爺說完了話 伸手由肋下把刀摘下來 握刀把時的一聲刀已離鞘 但見光芒四射 奪人二目 不用說練 就看這口刀 大家就把二目瞪圓 智爺回手把刀鞘交給賣藝的老頭兒 自己把刀一攤 向衆人說了兩句客氣話 不過就是 許久未練功夫生疎 有不到之處 請大家勿笑 把話說完 懷中抱刀 龍驤虎坐繞步斜行 在場子裏繞了一個灣 然後來到原位 遂發招亮式 衆人一看 人家智爺這個刀練出來其形似慢 慢中實快 一招一式擺在那裏 如同銅鑄鐵打一般 若是老年眼花 真疑是畫 到後來刀招漸漸加緊 霎時間刀與人全都混在刀光目光交映之下 但見一團光芒平地翻滾 那裏看得明白 人在那裏 刀在何處 但聞脚下微微有聲 衆人看到這裏 按說應當高聲喝彩才對 不但無人喝彩 反倒鴉雀無聲 連個人咳嗽都沒有 倒並不是大家不喝彩 皆因看得二目發直 呆呆的怔忡 想不到喝彩了 正然練到高興之時 猛然間聽見有人說道借光借光

衆人一看由外面進來一個人，身高足有六尺，尖頭頂小腦袋瓜，鷹鼻鵝眼，薄片咀縮腮，幫身上穿藍綢子褲褂，腳底下白襪子青鞋，走道一搖三幌，帶着一分得意洋洋的美像，來到場子裏面，用手點指，向智爺說道：「嘿，你先別練，我問你一句話，你帶場子的時候，你怎麼也不讓讓呢？難道說就你自己會武術不成嗎？」智爺聞聽，趕緊收住式子，由老頭兒手中接過刀鞘來，將刀還回，上下看了看說話這小子，然後帶笑抱拳說：「不錯，適才是智某一時莽撞，未免有不到之處，皆因我不常帶場子，對於此事就算沒有閱歷，方才我已然把話說明，倒不如求鄉里鄉親都多寬的原諒，閣下既然如此質問，不用說當然是一位練武的老師傅，智某業已告罪，請問你老貴姓高名？」仙鄉何處？如果高興的話，只管練兩點智亮求之不得，那人聽罷哈哈大笑，叫了一聲智亮，你要問告訴我，遂說自己的來歷，搖頭幌腦，指手畫腳說了一遍，太平俠聞聽，也是一怔，書中暗表：這小子不是別人，正是金知府少爺的教師，姓邱名廷，外號人稱邱二虎，自從上次金玉兩次聘智亮不到，不由得心中有氣，打算設法陷害智亮，叫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大班頭尹化南從中攔阻，叫了一聲大老爺，那可使不得，頭一節人家來與不來，全不犯法，再說智亮身為俠客，在本地大小有個名望，倘若少爺對於他稍有非禮的地方，豈不招惹的闔城民衆的議論，說少爺仗勢欺人嗎？金

玉班頭這樣說，我就算看着你的面子饒了他吧，尹化南心說：你不行非禮還則罷了，倘有

仗欺人的。爲 就是太平俠沒有意外的對待 天下的劍俠得着這個信 也不能向着你
到那 還別說你是知府之子 爵位再高點兒也難保項上的人頭 還算不錯 自從尹化南勸
完了金玉之後 果然沒有非法的行動 後來金玉跟他的大教師邱二虎閒談 說起太平俠如
何端架子 聘他兩次都沒有來 邱二虎開聽微然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少爺 但不知你老找
這個智亮打算幹什麼 金玉開言還以爲是邱二虎有法聘智亮呢 趕緊說道 聽人傳言 這個
智亮身爲俠客 武術絕倫 我打算請他到府衙裏頭 早早晚晚跟他研究幾手功夫 教師你
有法子叫他來嗎 邱二虎接着說道 我倒不能叫他來 我有幾句話跟少爺一說 你老就
明白了 江湖綠林道的俠客 雖然不能說是只言虛名 可是稱俠客的不一全都是武術高
強 在大家送給他這個外號的時候 還不一定指着什麼說的呢 也許性格高尚 行爲不苟
也許老成大方 有容人之量 可也許品 道德野人家讚成 不論是哪一種 多少再會點
兒武術 也可以稱爲俠客 這個太平俠能誰能稱武術高強嗎 這可也不是我姓邱的背地說
一句大話 別看我不是俠客 就是這個太平俠智亮 我們兩個人要是走到一處 論到當場
動手 還不一定誰成誰不呢 那兩位師傅費龍買虎弟兄二人 不等金玉答言 接着說道
邱老師傳這個話說的一點兒不錯 就是我們哥兒兩個這個能耐 在北京城的時候 外
來的俠客被我們哥兒兩個打倒的多了 邱二虎一聽賈氏弟兄帶着自己說話 揚眉吐氣得意
洋洋 遂向金玉說道 少爺你老聽見了沒有 我所說之話可見得不假 金玉本來是個毫無

知識的膏梁子弟。聽他三人這麼一說，可也又把請智亮的心完全打消。這個話說過去已然

數月的光景。這一天聽差的說城外龍王廟，乃是沂州府頭一個大廟會，少爺可以看看會

消遣消遣。金玉素行就很無聊，穿街過巷，各處遊蕩。今天一聽這個信，不用說遠莊近村

紅男綠女，燒香的不少，倒不進去解解悶呢。到了廟會的頭一天，金玉帶着聽差的跟邱

廷賈龍賈虎三位教師一同修奔龍王廟。金玉這小子對於別的熱鬧玩藝，也不喜歡。不過

兩隻眼睛在廟場裏面專找少婦長女，遇見稍有姿色的在前面走，金玉在後面跟隨。評頭論

足肆無忌憚。鄉間的百姓看他們那般一派，准知是有勢力的那裏敢惹，只得帶着婦女緊走

躲避就是了。後來金玉走到廟堂裏面，看着人家婦女燒香拜佛，廟裏的和尙知道是知

府的少爺，不但不敢勸阻，反倒百般的招待。在廟堂裏面看够多時，這才帶領教師等到廟

外閒遊。行走之間聽人紛紛的說：二哥你跟我來吧。那邊有個賣藝的老頭兒倒不算什麼

咱們這城東臥龍坡那位太平俠智亮，給他幫場子呢。俠客的能耐非是遇見這個好機會

活一輩子也不准看的見。就有人說這個話是真的嗎？誰還哄弄你。來你不去我去了。走

走走咱們大家一同去。你傳我傳你，大家都忙着看這位幫場子的俠客。金玉聽得明白

向邱虎說道：邱老師你聽見了沒有？這就是那個太平俠智亮他幫場子呢。咱們看看去

吧。如果真要是他，你們三位下去跟他比試比試，不怕當場把他打壞了。今都有我呢。這

三個小子一聽，臉含着打了一個冷戰。心的這才叫冤家路窄，姓智的既然稱俠客，然當

他有絕藝在身 我們三個人算一個也不是他的對手 你說少爺說出來了 怎麼能夠說不去 去到那裏果然姓智的在那裏幫場子 金玉這個小子他是混蛋 任什麼也不懂 他必然叫我們出頭跟他比試 真要說不敢出去 就算把飯碗砸了 出去還是准得挨打 自己爲難了好半天 才想起一個法來 心說我見着姓智的何不如此如此 小子打定主意 遂向金玉問道 我只顧看這個算卦的了 少爺你老說什麼 邱二虎這是故意的用言語遮飾 金玉他那裏知道 遂又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 邱二虎答言說 好 咱們看看去 如果是這個智亮 我必得跟他分個高低上下 賈氏弟兄一聽 暗合着說道 我的媽呀 事到了眼底下了 怎麼你還吹這個牛膀呀 兩個人正然替邱廷担驚 就聽金玉說道 走咱們看看去 如果是他的話 你只管把能耐露兩手打他一下我看看 也省得叫他那麼大架子 還有一句話 你們三位不論誰 只要打到了智亮 回頭我是奉送現銀一百兩 邱二虎點頭答應 賈龍賈虎就沒敢言語 把話說完了 一同够奔把式場子 遠遠就看見一夥子人 估了有好幾畝地 三位教師保着金玉 擠到了裏面 趕智爺練刀 金玉一看 這個人穿章打扮 准知道不是賣藝的 遂說道 邱老師你下去問問他 這個小子是智亮不是 邱二虎答應 口裏喊着借光 來到場子裏 小子說智爺幫場子沒謙讓 其實他也沒聽見 不過借這句話當話頭 智爺官談客氣 問他姓字名誰 小子先把自己在府衙裏面當大教師的話說明 爲的叫智爺好懼怕他的勢力 然後暗向智爺擠眉弄眼 接着說道 你一個人幫場子 也沒有多大意思

還不如咱們兩個人當場打一陣對手拳。豈不顯着有趣。把話說完又擤鼻弄眼。把個太平俠
智慧倒給鬧糊塗了。不知道小子是什麼用意。想了想許是這小子要買個虛名。他一說打對
手拳。我說不敢奉陪。他就露了臉啦。並且還能保住他的飯碗子。智爺這個人本來忠厚
心說你既存這個心思。我就讓你露個臉也小不了我太平俠。想到這裏遂抱拳。口稱邱老
師。智某今天幫場子。皆因這位老朋友他學到此處人地生疎。我想天下武術是一家。既然
中途被困。打算湊個盤費。又不是以比爲生。故此我才替他幫幫忙。至於我的武學。別看
人稱俠客。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邱老師你老要練的話。只管單獨的練吧。智某微末之
技。焉能給教師接招。智爺的話尙未能說完。就見邱二虎連連擠眼。向智爺說道。你也別
客氣。大庭廣衆之下。焉能把話說出來。怎能不對着練一嘴呢。智爺一聽可真糊塗了。
你說這小子他既然不是買個虛名。非要跟我動手不可。那麼他可又跟我擠眼。難道說當場
動手。叫我佯輸詐敗。或者故留破綻。讓他打一掌踢一脚不成嗎。你要這麼打算。那可就
算錯了。別看言談之中。我能讓你一個虛面。至於動上手。我可不能栽給你。動手相讓我
這太平俠三個字的微名。豈不自此掃地。又一想也許是他告訴當場動手。別叫我下狠手。
傷了他的性命。不管你是什麼主意。打算叫我當場落敗也成。除非是你的武藝高強。想
到這裏。叫了一聲邱老師。傳。定要對打。我也無法。不過拳腳無眼。各自留神。常言說的
好。把拳好練播子難學。邱老師武學高明。打傷了我。智某決無怨言。萬一智某失手。得

罪邱老師 請你老可千萬別見怪 邱二虎接着說道 那是當然 咀裏這麼說 可不住的同智爺使眼色 然後向當場一站 賣藝的老頭兒一看 趕緊走過來雙手抱拳 向着邱二虎說道 這位老師 你老來幫場子 老夫我是感激不過 可有一節 這位智老俠客 他老人家也是幫場子的 要說幫場的跟幫場的兩下裏對打 拳腳有個磕碰損傷 那便如何是好 老夫當面要求邱老師你老還是單獨練兩遍吧 邱二虎開聽一擺手叫道 老師兒你別管 我們這就叫借地相習 你不是賣藝的嗎 我又沒踢你的場子 跟你動手 你管這個幹什麼呢 老頭開聽哈哈大笑道 老師傅憑這句話錯了 智老俠客幫我場子 你老下來跟智老俠客比試 怎麼說與我不相干呢 你老要打算非比試不可 沒別的 小老兒先給你老承承招 你老看怎麼樣 邱二虎一聽 心說這個智老頭子 已竟是半點兒不讓 沒想到他又出來了 又一想就憑你老這年殘 就打着有能爲 又應當怎麼樣 我所懼怕的是太平俠 難道說還懼你嗎 既然你這麼說 我就先把你打倒了 有什麼話回頭再說 想罷道 老頭 你要跟我對打 我恐怕你腿遲眼慢 保不住就要當場輸招 老頭微笑 老師傅咱們這不是以武會友嗎 誰跟誰爭沒仇沒恨 你老難道說還能下毒手傷人嗎 也不過是點到爲止就是了 邱二虎一聽老頭兒所說之話 自己覺着美 不由得傲然一笑 叫了一聲老頭兒 既然如此 你就遞招吧 老頭兒擺手道 那可不成 無論老夫的武學怎麼不如你老 也不許以主欺客 還是老夫亮個架式 你老先遞招才是 說到這裏老頭兒站了一個架式 邱廷一看

不由得心中暗笑 原來老頭兒站的是小架子裏面猿猴獻菓 邱廷心說 就憑你這個能爲跟我動手 如何行的了 想到這裏 高聲說道 老頭兒你可留神 我要進招了 說話之間 小子用左手一幌 右手掌够奔老頭兒胸前打來 裏看人家賣藝的那個穩勁兒 站在那裏紋絲不動 單掌掌離切近 身形一轉 左臂往外一掛 邱廷的右手 自己的右掌立掌斜劈開山斧的架式 照定二虎頂樑便劈 小子趕緊往回一撤身 用左手一按老頭兒的腕子 老頭兒不管右手 葉裏藏花 左手順右臂底下一穿 够奔華蓋穴便打 小子一看老頭兒沒管右手 果然拍的一聲 把人家的腕子擄住 這工夫人家的左手已然到了 老頭兒要是真打的話 二虎早就躺下了 皆因人家拍惹事 沒敢實在往他身上放手 握在手上力量也止住了 要是真正武學家 到了這個地步 早就說了 蒙你老讓招我輸了 這小子不但不說輸 他看人家掌到 無法躲閃 一着急反倒用力一拉老頭兒的手 人家明白這個意思 這就叫強輸賴 老頭兒真算是有容人之量 故意的給他留個面子 隨着邱廷的手向右一栽 搶行了三四步身形站穩 趕緊抱拳說道 邱老師傅果然是武術高強 蒙你老人家讓招 我這裏謝謝 老頭兒的心思給他來個面子 自己也不算栽 頭一樣兒自己並非是以賣藝爲生 常年久擺 叫人把場子踢了 就吃不了啦 再者說我這個輸法 懂行的准知道我這是故意讓他 有我這一來省得他跟智爺比試 誰把誰傷了都不合適 老頭兒遂拱手作謝 這小子忝不知恥 反倒得意洋洋 說道 我說你不行 你偏要試試 你閃開吧 還是我跟這位智俠客比

吧。老頭兒聞聲接着說道：「邱老師我不是跟你老把話說了嗎？你老已將老夫贏啦。足見得你老武學高強，高興的品你老就草練兩遍，不高興我也不敢多求。你就不用跟智老俠客比了。」這時候智亮在旁邊看得明白，暗含着讚美賣藝的老頭兒高，頭一樣攔阻我們二人比試。第二種就是肯讓招。這個地方才叫做「涵養」。沒想到邱廷跟老頭比完了，仍然還要跟自己比。你道這個小子難道說他跟我有冤有仇，就讓是冤家，這可能非是我智亮說句大話，就惹你這能為。你贏不了我，他老人家只顧這麼想，他可不知道旁邊還站着一個狗少爺呢。他可不知道二虎有多人能為，他看見賣藝的老頭兒幾乎未能跌倒，他心裏還說怎麼教師不再多用一點兒力氣呢。當場把打倒，那够多麼有意思呢。又聽見教師說：「要跟智亮比，他恨不能趕緊打在一處才好。」聽見賣藝的老頭兒攔阻，心裏很着急。那個意思要打算叫智亮的去告訴他不用管。這麼個三三智爺答言，叫道：「老朋友，你暫且閃過一旁，既然邱老師有這要求，智某就陪他走兩一吧。」老頭兒知道這三三攔不住，只得往旁邊一閃，叫了一聲二位點到為止。千萬不可認真。這個話雖然跟兩個人說的，分明是囑咐智爺手下留情，免得招惹是非。那意思就是知道智亮的武備准比這小子高，智爺也明白。遂答應一聲：「老朋友不用吩咐。」智某曉得了，把話說完，抱拳向邱廷說道：「邱老師既然再的要求，請你老進招。」智某這裏奉陪了。邱二虎幫動手之時，又暗含着向智爺使了半天眼色。太平俠只作不知並不理他。兩個人各自把身站好，仍然還是二虎先動手，頭一招就

把雙拳一合，掄起來向智爺便打。智爺一看明白這手功夫，叫什麼獅子大張咀，別人看着都不理會。惟獨狗少金玉三目瞪圓，單看把智亮如何打倒了。當下太平俠並不躲閃，拳到切近，雙手向當中一穿，把邱廷的雙臂穿分了左右，跟着向前一上步，雙手就在小子的左右肩頭上一握，可不了的了。邱廷登登的往後退了七八步，站立不穩，往下就倒。智爺脚尖一點地，響的一聲，將過來。當洞一把，將邱廷的藍綢子大褂抓住，算是沒栽倒。智爺鬆開了手，連連抱拳說，這得罪罪。邱二虎這小子臉一發紅，說了一聲，姓智的你等着我的吧。說着話，擠入人羣裏面。這工夫，看熱鬧的也隨着一陣大亂。智爺把刀跨在脇下，叫老頭兒收拾場子，回你的店。有什麼事，全都有我呢。最好明天你別在這裏賣藝了，免得他跟你作對。老頭兒說道：賣藝當然不能賣了。這人未免太不通情理了。適才我跟他比試，分明是讓招。他這一點兒都不懂。智爺說我明白。他這叫仗勢欺人。如果你的路費不充足的話，隨我到家中去取。早離是非之地。老頭兒怕這段事完不了，總是問我自己起的事。到了這個時候，揚長一走，覺着下不去。那個意思，還要說什麼。智爺說道：你不要遲疑，你只說你的盤費够不够吧。老頭兒連連說道：盤費够。既然如此，老夫我就要去了。收拾收拾物件，帶着那個小孩，向智爺抱拳告辭而去。智爺找着周謙塵三個人，周先生非常後悔，不應當攬這太平俠這場子。談話之中，那個意思，表示對不過。太平俠說道：大哥不必過意。咱們既無犯法的行爲，他也奈何不了你我。不表太平俠等說着話回家，單表知府的狗少

爺金玉 當時淨等着教師贏太平練呢 沒想到被人家一動手 就把教師打出去幾乎跌倒
金玉本打算再叫賈氏弟兄出去 一看邱二虎鑽入人羣不知去向 大眾看熱鬧的又跟着一亂
只待帶領賈氏弟兄當差的 一同回歸府衙 到了衙署裏面 金玉問邱教師這個事應該怎
麼辦呢 賈龍賈虎一齊說道 總得等他回來 咱們大家再商量對智亮的法子 正然說話
邱二虎由外面進來了 進門先叫了一聲少爺 我算栽了 今天不用說了 明天一早我就要
別投他方了 金玉聞聽趕緊說邱老師 你老這個話是從那裏說起呢 你老不是說過嗎 練
武術的不論多高的身分 也短不了栽筋斗 可見得動手的勝敗是個常事 你老也犯不着
就不在我這兒呆了 邱二虎擺手說道 少爺這是管着家護院教習的規矩 跟人家比試要是
輸了 別說人家不用了 就是用的話 自己也沒有臉面呆了 至於我今天更不能不走 皆
因栽筋斗栽的不值 金玉接着說道 邱老師不必多想 你老只管在這裏 如果說咱們栽的
冤枉 想法子報仇就是了 你老就不用提那個走的話啦 我先問問怎麼不值 對我說說我
也明白明白 二虎道 少爺你老要是打算問 我取出來給你老看看 說着話由兜裏裏面
摸出一件東西遞給金玉 少爺接過來一看 是一個黃蠟彈 一邊有一個針尖 一個尖兒是
明亮的 那一個上面微帶血跡 金玉看罷莫明其妙 遂問道 邱老師這是什麼 小子搖頭
幌腦 把這種東西的來歷一說 金玉聞聽 不由得一怔 書中代官 這小子當時跟太平俠
動手 已然用了幾次眼色 他的意思是告訴智爺 咱們兩個人大戰幾十回合 別分勝負

然後就提天晚明天再比。這個事要是一容功夫，那不就好辦了嗎？不怕夜晚之間，我前去到你的宅中，登門道謝成全之德，再不然託出人來一說合，就提虎相爭必有一傷，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何必非分輸贏不可呢？這廳一來兩不吃虧，我的飯碗也保住了。小子這個主意，就是在狗少爺說到把式場子去看看，那個時候想妥的，所以他跟智爺說話的時候，暗含着遞眼色，沒想到智爺不明白，還以為是告訴自己別下狠手打他呢，故此雙手握在他的肩膀上，只使了個四成力，你可別看小子倒退七八步，要是智爺把力氣用足了，就是這個虎撲子，這小子就活不了。當時雖然把小子抓住，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敗了，小子心裏頭着急，這怎麼想法子掩飾掩飾，別叫少爺知道我沒能為才好了。當時他甩了兩句淡話，遂往人羣裏一扎，走出把式場子，找了個沒有人的地方，自己左思右想，想不起來怎麼能够遮蓋自己無能，猛然心中喜悅，我若以此方法准能瞞住金玉，他這才到雜貨店裏面買好了黃蠟兩個大針，用火把蠟烤熱了，捻好了團，然後一邊扎上一個大針，針孔朝裏，針尖全都朝外，就用這個針隔着中衣在臂上刺了一下，拿着這種東西回到了府衙，先說要走走，後來少爺留他，問他怎麼栽的冤枉，他取出此物給少爺看，金玉不問，問他這叫什麼東西，他遂搖頭幌腦叫了一聲少爺，憑聽見說過這核鏢沒有，金玉點頭說不錯，聽人說過這什麼一種鏢，難道說這就是這核鏢不成嗎？虎點了點頭，遂說道：外面不知道的，怪說這核鏢也是一種鏢的名字，你老想當然也是鏢，爲什麼要叫這核呢？那就是他們外行，這種東西這

才真正叫棗鏢呢核 自己能做 針頭用藥喂上 打在人的身上 只要是見了血 無論多大能爲的人 當時也有一怔 動的動不了 今天我邱廷就是被此物所害 金玉聽罷非常驚疑 接着問道 邱老師難道說你老被智亮用此物打在了身上了嗎 虎嘆了一口氣道 咳 這話幸虧是我跟姓智的動手 少爺看見了 要不然我說這個話 人家如何能信 先把中衣退下來 叫衆人看了看鏢傷 然後說道 我動手的時候 你們全都看見了 是三招輸的 是兩招輸的 不就是一下就輸了嗎 無論我邱廷能爲怎麼不如他 也不能見面一招就敗呀 就憑我這身功夫 跟劍客走到一塊 也得走個十個八個照面 何況是也 金玉聽他這個言語 很近情理 聽着不住的點頭 二虎接着說道 頭一個我跟那個賣藥的老頭子動手 也不是我說句大話 他如何能够行了的 當場輸招 你們衆位全都親眼目睹吧 又誰知他懷恨在心 我跟智亮動手 雙手用的是萬用萬勝的招數 獅子大張嘴 雙手打下去 他在後面給了我一棗核鏢 就打着渾身發麻 不能動轉 所以老老實實的被智亮用兩隻手把我推了一把 就背過腿發直 還差點兒沒躺下 姓智的大概是自知有愧 故此他沒容我跌倒 一把將我扭住 當時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覺着臉上難着 一頭扎入人羣裏面 走出把式場子去 將妻找少爺我才知臂上有一件東西扎着 趕緊起來 一看原來是一個棗核鏢 我才明白致敗的原因 金玉聞聽趕緊說道 既然有這事 這更不是教師輸了 還要 是他們不用箭傷人 還不一定誰輸誰贏 老師爲什麼還說要走呢 二虎拔的拔胸脯說道

這話這麼說了，反正當時我是輸给人家了，少爺你老留我，問輸的原因，我才能跟你說。比如說你老只知道我當場落敗，不問青紅皂白，就說我是無能之輩，那我就不用跟你老細說了。就算是無能而去，不就完了嗎？金玉一聽，心說這幸虧是虛心下氣，要不然不但冤了人家邱廷，我也失去一個武學高強的膀臂。想到這裏，又勸了勸邱廷不可生氣。有法子，咱們慢慢想。當時把話說完了，三位教師全都退到自己的住所。賈氏弟兄悄悄的向着二虎問道：邱老師傅才你老所說的話，是實在的實囉？二虎向他們二人微笑一笑，叫了一聲二位賢弟，你我乃是知己弟兄，當然走不了話。我不妨跟你們弟兄把話說明，再說這段事也並非是爲我自己。咱們說話可不過客氣，你們哥兒兩個來的在我之先，皆因我到了咱們當場動手，皆因你們哥兩個的武學稍差一點兒，故此我才算大教師。你想我要是輸了，當時一走，你們哥兒兩個可也不用吃了，你們還不如我，那個被辭不是意中之事嗎？所以爲我自己，爲你們哥兒兩個，我費了多麼大勁，才想出這麼一個法子來。可是這種鬼吹燈還法子，也就是叫弄咱們少爺，別說跟練武的說不了，就是不練武的，他也不聽這一套。以後對於這段事還是少提，免得露出馬脚。與咱們飯碗子有關係。賈氏弟兄一聽，心裏頭的非感激。賈虎接着說道：邱大哥，這段事據我想，還不能算完。因爲少爺他既然知道你老受了暗算，不是能爲敵不住人家。太平俠他又不是在此經過，住家就在這裏，叫我看早早晚晚他必然就叫你老前去訪他，倒看看誰成誰不成。比如說少爺他要說出這個話來，你

老是不去呢。二虎開聽點點頭道：「不錯。有這變一說。小子翻了翻眼睛微然一笑。叫了聲二位兄弟這有何難。少爺不說叫我訪他還則罷了。只要說出這個話來。那就算報仇的機會到了。只要一說叫我。我就提太平俠肋下懸掛有寶刀一口。我手中沒有趁手的軍刀。決不能則去。雖然說以武會友全都是徒手比試。我輸了固然沒說的。倘若我要把智亮贏了。他那個時候就叫老羞變怒。當場要求我比武軍刃。如果我變說不敢跟他比較。那就算栽了。真要是比。人家手中有寶刀。二虎決難以抵抗人家那一口刀。叫少爺設法子把刀給智亮弄沒了。身為俠客。軍刃就是命。命就是軍刃。別說又是一口寶刀。到那不一定起多大的風波呢。看事做事。隨時添油撥燈。我想智亮他難逃你我之手。賈氏弟兄一聽。心中喜悅。遂說道：「大哥果然是足智多謀。我們弟兄實在比不了。當時把主意拿定。沒過多少日子。也就是兩三天的工夫。少爺金玉跟大班頭尹化南。把廟會上教師如何受人欺算。當場落敗的話一說。那個意思打算叫尹化南出個主意。替教師報仇。尹化南一聽。就知道二虎故意弄的戲法。瞞哄傻小子。有心把這個話說明了。准知道少爺很信任這三個教師。不但說出來沒用。傳過話去還得罪了一羣小人。那是何苦麼呢。想到這裏。遂說道：「少爺。你老別看你老練了。這些日子。的武術。你老對於武神的道路。還有好些個不明白。不論誰要是跟誰過不去。不怕遠在千軍。變房賣地。作盤費。請他去訪他。兩個人見着面。當場動手。當然一勝有敗。就是身帶重傷。甚至於當場亡命。也是甘心情願。毫不怨懟練武的。」

稱好漢子呢 作事全都正大光明 決不暗箭傷人 大教師既然受了賣藝的暗算 以至於輸給了智亮 可見得大教師並非是無能 智亮現在城東十八里臥龍坡 有什麼不前去找他較量較量呢 少爺你老聽我說的話怎麼樣 金玉聽了這話 如夢方醒 遂說道 大班頭所說之話 一點兒不錯 我馬上就打發他們去 說着話够奔後面去了 金玉去後 尹化南暗含着發笑 心說這兩句話不要緊 教師們少爲不了難 不表尹化南心中思索 單說金玉到了後面教師的住所 就把剛聽來的這套話跟邱二虎一說 邱廷一聽來了 還幸虧早有打算 要不然還真不好說 容着金玉把話說完 邱廷故意的哈哈大笑 叫了一聲少爺 你老的思想跟我一樣 其中有段原因 要不然我早就去了 還等少爺你老說嗎 金玉問道 什麼原因 邱二虎就把與賈氏弟兄打定的主意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金玉一聽這個話也有理 遂問道 依着三位教師應當想什麼法子呢 邱二虎接着說道 這還不好辦嗎 這口刀正合你老的手 你老常說武術老練不成 跟人動手十次倒輸八次 這個原因你還不知道嗎 就皆因身邊沒有寶刀寶劍壯不起英雄膽 跟人動手總有些膽怯 故此贏不了 如果說你老肋下懸掛一口斬金鏢玉的軍刀 不怕動手輸給他 然後取出軍刃來 仍然能够贏 拿我們弟兄說吧 能耐不准比智亮軟 皆因吃了寶刀的虧了 眼睜睜就不敢找人家去 想當初我們一出世的時候 全都借用老師的寶刀寶劍 成名之後 然後才歸還回去 最好你老豁着多花錢前去買智亮的刀 他要是賣了還則罷了 如果不賣的話 到那時我還有主意 金玉聽見

有寶刀就能够成名。當時心迷意醉，非要成名不可，很不能立刻就將寶刀跨上才好。低頭想了想這個寶刀叫誰買去呢？還是聽差的這小子會出主意。他說：少爺想買智亮的寶刀，頭一節人家智亮家裏不窮，再說是人家隨身之物，那要買決以買不來。打算買這口刀，我倒有個主意。少爺你老把名帖拿出一份來，打發人拿着，到各大買賣舖戶裏面，請上三位五位有頭有臉的大舖東，再找上三五位紳董，帶着咱們衙門裏頭一個人，那個意思就是仗着面子去勾人家那口刀。還得別怕多花錢，衆人聞聽當差的所說之話，倒是很有情理。當時金玉取了名帖就打發他前去辦理。書要簡斷，當差的果然請了七八位，到了智亮家中，把話一說，乾脆就是抹了一鼻子灰，全都給碰出來了。金玉得着信，非常氣忿，跟三位教師一商議，邱二虎暗中調策，打算要買盜殺賊，叫被囚的賊人咬智亮一口，那怕他有通天的本領，那叫賊咬一口入骨三分，到那時把他也收獄了。寶刀可也就入庫了。少爺你老再設法把他取出來，不比花錢買還強嗎？金玉這個時候別的全都不想，只要將寶刀得過來，帶在身邊，以成名天下。這個思想算印入腦海。至於缺德喪天良，全都沒計算。當時一聽邱二虎出的主意很好，他遂問道：由那裏入手辦呢？邱廷附耳低語說了幾句，從先邱廷便設法辦理。先把牢獄的牢頭，以及上下先用銀錢買通，然後叫他問問裏面都是些個什麼案件，以便從中找個適當的，叫那當堂供智亮同夥，獄頭因爲金錢勢力這兩樣兒，不得不俯首貼耳。怎麼吩咐怎麼辦，調查來調查去，末了選中了一股差事，是明伙打搶，一共十三個人。

被捕兩名 那一個已然斃於監內 活着這小子姓齊名占奎 外號叫一把火 獄頭來到這小子近前 叫了一聲朋友 你這個官司有了盼望了 齊占奎聞聽一樂 叫了一聲頭兒 難道說有信出紅差嗎 獄頭連連擺手說道 不知 我還不是跟你說笑話 實在有個機會 願意活願意死 那可就在你自己了 不過你要是願意活 我倒可以給你帮忙 並非是圖你的什麼 不過就是交你個朋友 齊占奎聞聽 叫了一聲頭兒 皆因我是明仗使 殺傷事主 羽黨在逃 我既然被捕 當然是准死無疑 因為這個 我才說不妄想 如果頭兒你老要 是能够設法子救了我的活命 不但說我這一輩子忘不了你老的好處 你老就算是我的重生父母 再造的爹娘 我情願拜你老人家為義父 頭兒聽了這話 叫了一聲朋友 你要真打算活 說到這裏又湊近這小子的耳旁 低言悄語說道 現在有這麼這麼一段事 只要你當堂把他禁出來 死罪攔在他的身上 你可就算有了活命了 這小子本來是年輕無知之賊 他那裏知道其中的圈套 只要聽說自己能够得活 你叫他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 當這點頭應允 只要把這個人長像年歲 家鄉住址 家裏都是什麼人 姓字名誰全都告訴我 當堂將他咬上很不算什麼 不怕知府大人發威 給我點兒刑法 我也咬定牙關忍受 決不反供 獄頭一聽心中歡喜 暗說這號買賣作的就算順手 當時告訴齊占奎叫他候信 隨後獄頭把找好了齊占奎 以及他是什麼案的話 跟邱二虎一說 小子心中樂不可言 暗含着說道 智亮啊智亮 這你可別怨我高狠心毒 在賣藝的場子裏面 我跟你使了許多次的眼色

你不應當搶贏鬪勝 一招將我戰敗 這幸虧我的機警來的快 要不然的話 豈不將飯鍋砸了 我這也算跟你冤怨相報 想罷遂就把智爺名姓單取出來 頭兒接過來 看了看上面寫得明白 智亮外號太平俠 原籍北京城的人氏 因作案多端 逃避在沂州府城東十八里臥龍坡 聚集江洋海盜 半地分贓 以犯起家 前前後後的事全都寫明白 頭兒把名單帶好 跟邱二虎作別 到了三晚獄頭慢慢的把單上的言語念給齊占奎聽 直學到半夜 第二天接着環學 學了三四天的光景 已然學得爛熟 正趕上知府金至美提審囚犯 審到齊占奎這裏 金至美問道 你們同夥幾人 他們都是姓字名誰 從實招出 免得當堂受刑 齊占奎口稱大人 盜犯本不敢說 皆因綠林道有節義氣 再說我也懼怕他的勢力 到如今我不說我也難以得活 倒不如全都說出來 頭一節省得大人生氣 再說小人爲盜 裏面還有情可原恕的地方 同夥一共十三個人 從中我就認得一個頭兒 不但我不認得他們 皆因從中有人牽頭 同夥一共十三個人 從中我就認得一個頭兒 不但我不認得他們 他們也不認我們 衆人全都是頭兒一個人找來的 你若要問那些箇人 除非頭兒他知道 金知府金至美一聽 趕緊問道 你快說這個爲首的是誰 如果所供不假 我派我前去 將他捕來 當然找減輕你的罪名 整占奎開聽 向二爺頭 口稱大人 你要問這個頭兒 離此並不甚遠 就在這沂州城東十八里 地名臥龍坡居住 他姓智名亮前後的話說一說 大人能够將他捕獲到案 其餘的人他全都能够找來 小子往上一回話 將然說出智亮兩個字來 在旁

邊把個三班總管尹化南吓了一大跳。二眸子一轉，心裏明白，准知道這是教師等跟知府少爺大衆合謀買出奉的這個小子。你說這個事還真不好辦。這叫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看起來這就應了那句俗語了。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這分明是狗仗人勢，陷害良民。正然心裏思想，就聽金知府問尹化南：「就在咱們這府城，八里有這樣平地分賊的大賊，你們竟會不知道。」這個差使可是怎麼當的吧。現在我出票，限你馬上將太平俠智亮全家拿獲到案。尹化南並不敢分辯，皆因有賊供爲憑，只得答應一聲，帶領着夥計，出離了府衙，够奔臥龍坡而來。在路途之上，大家談論，說咱們這個差使沒法當了。就說誣良爲盜，事得不差不離的。不錯，賊人供出來了，身爲知府也得跟差役等商量商量。問問有這麼一個人沒有。如果我們實話實說，也可以當堂把賊人拷問拷問，看看是否受了奸人的主使。這倒好，不問青紅皂白，反倒派了咱們一頓不是。說咱們當差不認真。這麼大的盜匪都不知道。人家智亮乃是當世的一條英雄，豈有爲盜之理。你說就此不幹還不成。這就叫無法。衆人談論論，早已來到了臥龍坡。到了智爺門首，尹化南上前叫門。家人把門開放，並不容通稟，也不多說。先把家人鎖起來。然後把大門關好了。往裏走，見一個鎖一個。可是智爺家裏也沒有多少人。一直來到後面，就見尹化南高聲叫道：「智老俠客，你老請出吧。」智亮正然在。家中閒坐，就皆因廟會上所鬧之事，有人對陳氏老太太把話說了。老人家門前智爺，我這麼大年歲，你是半點都不掛念。還到外面招災惹禍。不論你惹了多大事，不怕是死都不算。

什麼 我就生養你獨自一人 老邁年殘 誰來侍奉 難道說你身為俠客 就不懂得這個孝字嗎 智爺聞聽連連答應說日後不敢 故此終朝每日連門都不出 今天正然獨自一人 在廳房閑坐 猛然間聽院裏有人叫 趕緊出來觀看 看家人全都被鎖 院裏站着無數的公差 不由得就是一怔 看了看從中就有前次聘請自己的那位班頭尹化南 將然要問 就見尹化南點手叫俠客爺 你老到這邊來你跟你老說句話 智爺走到近前 尹化南先抱了抱拳 叫聲俠客爺 你老可千萬別怪 按說到你老的府上辦案 應當先知會你老一聲 怎奈恐怕有人走漏消息 倒顯着多有不便 這從中是這麼這麼一段事 我們哥兒幾個無法維持 沒別的俠客爺 你老跟着麻煩麻煩吧 智爺聞聽這才叫晴天霹靂 凉水澆頭 自己也明白 准知道是龍王廟賣藝的場子裏頭 得罪了知府家中看家護院的教師 因為無法奈何於我 這才買盜攀賊以此陷害 自己倒沒什麼可怕 怎奈老娘這麼大年歲 遭此禍患 未免令人心裏頭難過 雖然這麼想着 無法只得說道 衆位班頭 既然知道我姓智的並非是爲非做歹之人 我這心裏頭就喜歡的不得了 不怕被屈含冤而死 總算是有人知道我是含冤 我此時跟衆位要求一件事 就是我的老娘 他老人家老邁年高 現在身犯老病 要說不到案 這個話我也不跟你們哥兒幾個要求 有交情別叫朋友爲難 求你們衆位在此處略候一候 我到裏面把話慢慢的跟他老人家說明 然後求你們衆位僱一乘轎子 抬着老人家前去 錢我這裏有的是儘管開消 尹化南道 俠客爺請便 你老都安置定了 咱們再走也不遲

這個話可並非是我用言語買住恁，就憑身為俠客，別說我們這幾個人，再多兩位，你老要說官司不打，非走不可，我們不是看着嗎？你老就隨便安置，也用不著跟我們商量。智爺一聽，尹化南這個班頭這才叫辦案的能手呢，自己想着到了後面上房屋，看了看老太太，正然躺着呢，智爺爬在床邊熱淚滾滾，叫了一聲娘啊。陳氏老太太一看，就是一怔，遂問道：智亮，你這是怎麼啦？爲什麼如此傷心？難道說看着老身我要死不成嗎？智爺聽了老智太這句話，心中更是難過，恁恁切切就把現在說了官司的話，跟老太太說了一遍。老太太當時哎呦了一聲，幾乎閉過氣去。這爺又把外面公差等着的話一說，老人家別看是個婦道，英氣勃勃，叫了一聲孩兒，這就是咱們的家門不幸，賊官污吏百姓遭殃，咱們不是攤上了嗎？能够屈死也不須捕，你到外面趕快給我預備代步，我要看看這個金知府他有多麼大的氣概。智爺只得到外面看看轎子來了沒有，一看轎子早就等着呢。智爺到裏面把老太太攙扶出來上了轎子，然後向尹化南說道：頭兒你老給我帶上練吧。尹化南擺手說道：你老別忙到衙裏面再帶不遲，還沒等智爺答言，老太太在轎子裏面說道：諸位的好意，老身母子領情了。既然身犯王法，不可蔑視刑具，智亮還是戴鎖前去。智爺不敢違拗，只得叫差人把鎖練鎖上。老太太有老太太的心思，掛着刑具在大街上一走，當地鄉里鄉親全都注意，少不得要打聽打聽姓智的因爲什麼遭了官司，如果有人知道我母子被屈，不怕死在監獄，必然也有人替我母子報仇雪恨。這是老太太的心思，當時給智爺把鎖練掛好，一同出

離了智宅 尹化南照規矩告訴地方 封鎖智亮的家門 走在路上 衆人看着沒有一個不納悶的 人人都知道太平俠智亮安分守法 爲什麼被鎖到官呢 工夫不大 可就來至了府衙 進了角門子 先够奔班房 來至在裏面 衆夥計看了看三班總役 押着太平俠智亮 身帶刑俱 母子二人全帶到了裏面 尹化南眼看着夥計 說道 你等快去奔往智宅 所有他家中的東西物件 概不許別人動一草一木 單等大人示下 再爲辦理 所有智宅的家人 也不用砸刑具上鎖鍊 也不過鬆鬆搭着一根繩兒 男女一共十來名 分立兩旁 三班總役全都安插完了 吩咐一聲叫夥計等在這裏陪驢智俠客談話 我到後面見大人回話 說到這裏這才來至在箭道 够奔內角門 叫內管事的把話傳進去 裏面吩咐預備 大人就要升堂 外面得着這個信 三班人役 預備停妥 分立兩旁 金知府由屏風後面轉出來 升了公位 差役等喊喝堂威 金至美眼看左右 壓住了聲音 遂叫了一聲三班總役尹化南 尹頭下面答應一聲是 趕緊向上請安 然後垂手侍立 金至美手拍桌案 問道 我派你到智亮宅中捉拿他的家口 可曾完全帶到 尹化南就把如何到智宅 不但將他母子帶到 就連他的家人 完全鎖拿到案 金知府聞聽 點了點頭說道 來 先帶智亮之母陳氏 我要親自問話 下面答應一聲是 工夫不大 遂把這位陳氏老太太帶到堂前 金知府金至美 在公座上面往下面觀看 手理着斷樑的衙子 但只見這位陳氏老太太顫巍巍 雖然沒帶刑具 那個樣子吓的不得了 金知府明白 人家這是被屈含冤 皆因他的小子金玉

業已把裏面的情由 跟他的爹爹說明 起初金至美道不大甚覺厭意 後來一看事已成了僵局 只得將錯就錯辦去吧 今天看見人家智母老邁龍鍾 心中還有些個不忍 又一想事到如今 這就算前生冤家 今世對頭 到這步猛然問聽兩邊的差人 連連說道 跪下跪下 上面就是知府大人 陳氏翻聽只氣得渾身打戰 用手點指金知府 說道 我把你這個悞國害民的奸賊 像我孤兒寡母 做事清白 並沒有半點越理行爲 我可不說我是賢母 我教導智亮叫他成名 受異人傳授 身得絕藝 在先年不斷的在外面濟困扶危 誅奸斬佞 皆因有我在堂 不敢遍遊江湖 終朝每日盡孝膝前 今日無故將我們母子 以及全家的家人 拿到了當官 誣良爲匪 我只問你 何人出首 控告我母子不法 你把原告提上來 我跟他當堂對質 原要是他說的情對理合 不確實的臆証 我母子情願領罪 如果就憑空口一說 藉官威欺壓黎民 將我母子鎖拿到官 我至死不能受你奸賊的壓迫 老太太說到這裏 座上的金知府 閉口無言 頭一節他是情屈理虧 再者說邪不侵正 老太太一派的正氣 說說話來瀟瀟瀟瀟 陳氏將然把話說完 頭一節是氣 第二種就是吓 准知道這場官司不好打 這叫一面的官司 老太太心裏頭一發窄 准知道不容易得其生路 心裏難過氣往上一撞 頭頂發麻身一歪 跌倒在地 公堂人等趕緊走上前來救護 細一看老太太已然絕氣身亡 兩旁邊三個人等一看 好人看着這個樣兒心裏頭難過 這麼大年歲無緣無故被拿到官 一吐氣忿死在堂口 未免可慘 金知府一聽差人報陳氏亡命 不由得也是一

怔 好在不是現用刑具致命 皆因他年老氣衰 因驚吓而死 當時吩咐一聲 把陳氏搭下堂去 帶智亮 差人答應一聲 工夫不大 把智爺帶到了堂口 上首的傢伙脖子上搭着鐵鎖 來到堂口 將身跪地 低頭不語 金至美一看 手拍桌案叫了一聲胆大的智亮 見了本府你還不抬起頭來 等待何日 智爺連連磕禮 小的身有重罪 不敢抬頭望大人開恩 說至這裏 猛然一正面 眼有青金知府 竟是他手理鬚髮叫了一聲智亮 你在本處窩藏匪人 坐地分贓 下官犯法也拘到案 還不把你所作所爲 實招來 等待何時 此時智爺心裏難過 不啻如萬把鋼刀扎入肺腑一般 自己犯法也別管是重出真假 還得說男兒作男兒當 惟有連累了白髮老母 遭官司之累 爲人子者已有不孝之罪 何況老父死在堂口之下 真叫人心如刀攪 不欲生 想到這裏兩眼發費掉淚 英雄把眼一瞪 不肯叫眼淚落下 心中難過 聽金知府問自己可認賊回 坐地分贓 不由得心中有氣 遂止面向上微微冷笑 叫了一聲金知府 這可不算我智亮目無長上 父母官治下之民 無論如何 也不能够違抗 惟獨今天可不然 你要說我別的 不怕粉身碎骨 智亮如非所懼 說我做賊爲匪 我這個名譽栽不起還是小事 死在陰曹地府 難上我的幾聲 認分明是貪贓枉法 誣良爲匪 當堂逼死我生身之母 我焉能與你善罷甘休 這幾句話說出來 座上金知府微翻二目 斟酌多時 然後哈哈一陣冷笑 用手點指道 大胆智亮 案犯當官尚敢伶牙俐齒 咆哮公堂 我要不給你個證據 諒你也不肯招 諷到這裏 一回頭吩咐一聲來 標提牌 提

齊占奎當堂對質。公差答應一聲，接提牌轉身出去。够奔牢獄之中。王夫不大，提到一名囚犯，智爺瞪睛觀看，但見這個小子長的好兒，蓬頭垢面，披枷帶鎖，二目賊光炯炯，好不怕人。兩旁邊公差人等，喝喊叫他跪下。齊占奎雙膝點地，給知府磕頭。座上的金知府，手拍桌案，叫了一聲齊占奎，你等明夥打搶，所得金銀放在何處？漏網賊人都是誰？不要你信口胡說。從實招來。齊占奎向上磕頭，口頭大大在上。小子實在被人蒙哄爲盜，所得金銀全都存放在沂州府城東十八里地名臥龍坡。太平俠智亮的家中。小子做賊也是太平俠所主使。其餘同夥也都是他找的。我全都不認得。你若要問其餘在逃之人，姓名名誰，除非是問智亮，他全知道。金知府驛到這裏道：你可認得智亮？說着話用眼不住的往下看好在他們這是定妥的半籠。對於智爺的品貌容顏，獄頭早就說過無數遍了。又見知府用眼一看，這小子點睛有意，隨着向上說道：大人，那是我們的首領，我如何不認得？不見他面，還則罷了，見着他我還有話要問他呢。案做完了，金銀全都歸到他的家中，到如今罪我受了，連一個人管都沒有。我跟他豈能善罷甘休？金知府聽到這裏，叫了一聲齊占奎，你來看旁邊跪的那是個人？這小子聲聽故意，臉兒觀看，看見太平俠智亮，哇呀一聲吼叫：智大哥你害的我好苦哇！銀錢你可落下了，罪我可受了。今天大哥來到府衙，莫非耍給小弟我打點打點，叫我撥雲見日嗎？太平俠聽到這裏，臉對臉向着這小子，就是一口唾沫，叫了一聲胆大的賊人，信口胡說，無故染良爲盜，真正是豈有此理。慢說我跟你同夥爲盜。

出恭都走不到一個茅房裏去。姓智的人稱太平俠，到這皆聞你乃無名盜匪，怎能跟我爲伍。說到這裏，智爺壓不住氣，那個意思要過去以武力相向。金至美看的明白，如果容他們再說，恐怕演出暴烈的舉動。遂吩咐一聲：來，把齊占奎俯舊收監。差人等架起齊占奎來，推推擁擁出離大堂。座下金知府這才向智爺說道：智亮，你可看得明白，當着本府面前還不實說，再要支吾，我可用嚴刑拷問。智爺向上說道：大人的恩典，只管派人詳細調查。如果有人說我智亮有不法的行爲，我是甘心領罪。金知府聽到這裏，手拍桌案說道：大胆智亮，有人當堂對質，尚且不招，真可氣。來，叫他畫供。智爺連搖頭不畫。這種官世界之上，也真少有。人家尙未招承，就叫人家畫供，還別說叫智爺畫供。他連招承都不能夠。像說這個官爺也可以，不是智爺不畫嗎？又吩咐一聲：來，暫時把智亮收在監牢，用薄皮材叫將智陳氏收燈起來，暫停義地。單等諸事完畢，再爲處理。又把智宅的家人都帶至堂口道：按說你們主人不法，你等祇有個知情不舉的罪名。本府念爾等皆是身爲奴僕，都沒有知識，准其爾等取保還家。家人聞聽各自叩頭謝大人恩典。然後下堂取保釋放，不必細表。金知府派人鈔奔智宅，搜索龍鱗刀，一面叫科房的帥爺預備封條，用印查封智宅。差人們答應一聲：別人都不用說，惟獨三班總役尹化南，心裏頭難過，可惜太平俠身遭不白之冤，被囚牢獄。我雖有心護庇他，怎奈我身分微賤，難以收效。無法只得帶領夥計人等，來到臥龍坡智爺的家中，別的東西不叫動，各處搜索，搜到智爺的臥室。

在牆壁上掛着龍鱗寶刀 尹爺伸手把刀摘下來 左手擎刀鞘 右手攔住刀把 嗆哪一聲 掣將出來 光芒芒冷森森令人看着可怕 在刀把上面一層層的龍鱗 尹爺看了看暗中點頭 莫怪惡少金玉設此傷天害理的圈套 此寶刀果然名不虛傳 太平俠就是爲此冤沉海底 這麼看起來此刀就是惹禍的根芽 自己本有心搭救智亮不死 未免力薄勢微 真要是能够辦到了 那怕將性命搭上 也落個名垂千古 倘若畫虎不成 豈不可惜 尹爺無法 遂就刀帶着夥計 將宅門封好 回歸府衙 見了知府 將刀呈上 金至美歡喜的了不得 遂就將刀交給狗少金玉 不表金玉將龍鱗刀懸掛肋下 出來進去美的不得了 單說老秀才周紳塵 由智宅遭打官司 他聽這個信 自己心中非常難過 他思此事全都由我的勾頭 我要在龍王廟不攙掇他幫場子 怎麼會有今天這事呢 自己有心替智亮報仇 無奈身無縛雞之力 坐定了一思想 想了一個主意來 倒不如聯絡本城縉紳舉監生員 只要是有功名的主兒 不怕我去給他磕頭 大家聯合起來 一同到府衙聯名公保 只要把智亮保出來 也不枉我跟他交友一場 周爺想到這裏 把自己知己靠近的 有功名的主兒 約了兩三位 彼此大家計議一番 從中選高明的主兒 看着周老先生叫了一聲聲塵哪 你這份心思我很贊成 遞個聯名公保倒不算什麼 無奈他是案關盜犯 還不用說金知府不准 這個人做事可是畫龍畫虎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我知道太平俠表面上行爲正大 倘若暗中藏着點別的意外 咱們再受了他的牽連 這一句話未曾說完 把個周老先生 只急得目瞪口呆

不住的手拍胸膛 叫了一聲諸位 並非我跟智爺是把兄弟 說出話來就彷彿我向着他 挨着他附近住的 那一位不知道 智亮身為俠客 再者說人家對於衆人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到了人家有了事 我們大家看着不管 未免對於情理上下不去 後來計議多時 結果還是衆人抖手而走 由這一日周先生 只氣得瘋瘋顛顛 有心自己憑着這個秀才的功名 撞撞金知府 未免又顯着人單勢孤 他是遇人就說 逢人就講 張吼就是智爺這段事 由鬧事的那一天 他老人家就沒回家 在外面漂流了兩天 好在一樣 腰裏帶着錢 餓了 就吃渴了說喝 甚至於交說之間 單人獨自圍着府衙繞灣兒 自己心裏說 我要是由幼年 練成武功 縱身跳到了裏面 憑身上的能耐 到牢獄裏面救出來太平俠 也不枉交友的義氣 再者說事情由我身上引起 我要不救他獻藝 那裏有今天之禍 無奈一節 也就是這麼一想 一點辦法也沒有 圍着人家牢獄大牆轉了幾個灣兒 天光已然要亮 自己覺得身體勞乏 這才找了個清靜地方 悄悄的打了一個盹睡 一連就是三天 這一天正然又在午正 他老人家在臥龍坡 莊子裏面 找了個小酒館 這個酒館的地勢 可大什變講究 形式如同一條龍 長着三間 寬下裏也是一間 裏面一拉過八張桌對着面 周爺進來 夥計趕緊把他讓到裏面 找了一張桌坐下 夥計擺放盃盤筷碟 預備四個冷葷碟 問了問周爺喝什麼酒 周先生告訴夥計 先給我來兩壺白乾 夥計答應一聲 工夫不大 就把酒預備齊了 周家一邊喝着酒 一邊自己念念叨叨 把智爺這段事說個不了 這酒館裏頭並非

是一位酒座。又是個飯口。飯座有幾位看着周爺這種情形。明白的主兒知道他心裏有事。說出來爲的是。已痛快。看他老人家舉止儒雅。准知道是位讀書的人。沒有身分的看見周爺這個樣兒。以爲他是神經病痰迷心竅。大家不住的評論。周爺一連喝了兩壺酒。那個意思。打算是一醉解千愁。酒喝完了。又叫夥計給來了兩壺。將然自己滿上一盃酒。敲着桌。子頭裏站着一個人。長的好樣兒。站在那裏。足有六尺多高。細腰扎臂。雙肩抱攏。肋下懸劍。面若三秋古月。額下一部花白髯。花白鬚子。股兒的小辮。看那意思。上一眼。下一眼。看着周先生。似乎要說什麼似的。本來周爺心裏就有。自己坐在座上。如痴如呆。念念叨叨。看了看桌案前站着這個人。肋下懸劍。不由得他就吃了一驚。遂向那人說道。閣下站在我面前。一語不發。瞪睛觀看。難道說有什麼事不成嗎。那人聽周爺一問。微然一笑。道。老兒台。未領教閣下貴姓。周爺聞聽叫了一聲朋友。既然有事。跟我談談。何妨請坐。那人也不客氣。當即落坐。周爺叫夥計。添了一份盃筷。那個人跟周爺坐了個對面。周爺這才說道。不才我姓周。名叫靜塵。我就是這臥龍坡的人氏。那人聞聽微然點了點頭。遂說道。周先生。我看你老由街口往這裏來。以至自己喝着酒。仍然是念叨不已。難道說你老有什麼心事不成嗎。周爺聞聽長嘆了一口氣。叫了一聲朋友。我跟你老可素不相識。我看你老堂堂儀表。肋下懸劍。一定是一位英雄。我把這一切的事。跟你老說說。不怕你老辦不到。我心裏也痛快。周爺就把自己跟太平俠智亮在龍王廟。把勢場如何練藝。前後的話一說。直說

到智爺遭官司 被押沂州府 智母當堂驚吓昏倒 我跟他乃是命蘭之好 有心聯合全城學
監生員 大家聯名公保 怎奈人情太薄 事不干己誰也不肯出頭 我一個人又孤掌難鳴
侯說太平俠豈不要從此寬演海底嗎 雖然這麼說也是無法因此我忿恨難消 那人聞聽點點
頭 叫了一聲周老先生 千萬別往心裏去 這個話從此也別跟人談 我跟太平俠彼此乃是
知己之交 談到這裏 聲音頗爲微細 別的桌上還是真聽不見 後來又說 周老先生 您
趕緊回家 從此不可出門 不出三天 我必然搭救太平俠脫離了危險 話我只對老兄你一
個人說 千萬不可走漏消息 把話說完 站起身形由兜裏之中 掏出銀子來 叫了一聲夥
計 你把我們的酒賬沖了 下餘的歸你們吧 夥計趕緊帶笑把銀子接過去 周爺也不客氣
並不多讓 那人走後 周爺真是一句不說了 心中思意 這是誰呢 這英雄氣概 做
慨大義 也許是智亮的老友 也未可知 怨我糊塗 不該不問明了他的名姓 又一想 咳
大凡大人物作事 差不多都是如同神龍見首不見尾 看着吧 不管他是誰 只要能够把我
兄弟智亮救出來 我就念聲彌陀佛 自己心中想着 從此也不敢再提這段事了 不表智爺
單說智爺遭難 被囚獄內 一連就是好幾天的光景 自己心中思想 就是被屈合冤
也是命該如此 不想連累了白鬍蒼蒼的老娘 他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 竟因此而亡 真
他老人家枉牛我一場 自然死在大堂上面 還不知道是如何安置 有意撞開枷鎖 殺死
官金至美一走 又一想尋常有一句俗話 枷鎖容易破 獄門不易開 外面無人接應豈不

也是枉然。想到這裏是異常的難過。所好者就是一樣兒。禁卒人等都知道智爺是條英雄。又因他是被屈含冤。樣樣宗宗吃喝一切。智爺倒是很舒服。這一天晚上。也就在二更多天。智爺這一股差事案關盜犯。單另將他一個人。收在一間屋子裏頭。一盞孤燈。悽悽慘慘。智亮觸景傷情。不由得落下淚來。悲痛到了極點。長嘆了一口氣。自己叫自己的名字。智亮啊智亮。沒想到你身爲俠客。竟會蒙此不白之冤。死也不死。活也不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撥雲見日。自己又一想。這何必呢。牢獄之中。不是我一個人。雖然不在一處。押着相隔不過一牆。天到二鼓。這響大驚小怪。豈不叫人埋怨。智爺將然想到這裏。猛然間一看。押着自己的這所牢門。微然一開。進來一個人。回手把門關好。一直走至在自己的切近。低言悄語問道。閣下可是太平俠智亮嗎。智爺聞聽不敢高聲。低言答道。不錯。正是智亮。那人聽到這裏。伸手由腰間取出一根絨繩。把他上下手的傢伙鎖頭。全都用絨繩把鎖簧投開。項上有一條大粗綫。粗够兩個大拇摺粗細。當中那個子母簧粗而有力。用絨繩投可投不開。非得用原來的鑰匙才成。上下手的傢伙。全都掖了下去。惟獨脖項上這條粗線撒不下去。正然着急。就見那人由肋下取出來一口刀。用身影着。左手抓刀鞘。右手荷刀把。哈的一聲。寶刀出鞘。那人把刀鞘放在旁邊。伸手攔住脖子上的粗線。用刀由裏向外一挑。就聽噲的一聲。已然削爲兩段。粗線輕輕的放在塵埃。然後將刀還鞘。雙手遞過來。叫了一聲智俠客。請收起您的寶刀。智亮聞聽一怔。伸手接過來一看。原來不是別的。

正是自己的龍鱗刀。智亮看罷不由得一怔。遂問道閣下何人。因何得着我的寶刀。來到獄中搭救小可不死。那人一擺手。低言悄語道此地非談話之所。有什麼話咱們是外面談。智爺一聽將刀懸掛在牆下。那個意思打算身形一縱够奔獄門。怎奈帶了數月刑具。週身麻木腿腰不靈。那人一看趕緊開開獄門。見無人聲。這才把智爺帶到了獄門外。這個時候智爺將腰腿活動過來。兩個人抖身上房窺房越脊。出離了府獄。走至在僻靜的所在。二人收住脚步。好在一節。天氣尚早。不過三更將過。智爺問道。閣下何人。因何知道小可智亮。在此被屈含冤。來此搭救我脫離危險。可稱得起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那人聞聽叫了一聲智俠客言重了。我可不不知道你在此含冤。不過在酒館裏面。遇見你的朋友。我看那人頗有義氣。智爺問道。但不知是那一位。那人說道。我也曾問過。此人姓周名叫周靜塵。跟你八拜結交。智爺一聽。啊。原來是自己的拜兄。遂接着問道。但不知閣下尊姓大名。何以跟我的拜兄相識。那人說道。在下姓宋單字名昂字文元。智爺聽到這裏。連連拱手說道。莫非閣下是江湖人稱鎮東方妙手賽和緩嗎。宋爺聞聽一笑說不錯正子小子。書中代言。宋爺可是山東濟南府的人。因為什麼來至在沂州府臥龍坡呢。只皆因在沂州府東門外有個三官廟廟裏住着一個和尚。法名靜修。他可是半路出家。從前還做過一任聊城縣。皆因在任三年為人生性鯁直。跟上司因事不和。自己一忿棄官不坐。落髮皈依空門。這靜修老和尚。不但文學好並且精通岐黃最喜手談。跟宋爺乃是醫學的朋友。坐臥不離。後來他

老人家在濟南府 跟宋爺分手之後 來到了沂州府城東三官廟 爲三官廟的方丈 廟可不
大 前後兩層殿 香火可不小 除吃喝之外 還有數餘 城裏關外所有的紳商富戶 只要
是稍微有點兒知識的 差不多全都跟和尚不錯 老人家又精通針灸脈案 每日清晨施醬
並不要錢 下午外診遠近聞名 有今世華陀的美稱 得暇之時 還要跟騷人墨客 奕其論
詩研究文學 日子長了 可憐無暇到濟南府看望宋文元去了 宋爺想念 找到沂州府 到
了廟內 老哥兒兩個先客氣客氣 兩情相洽 聚則難離 可也就住至在三官廟內 一連住
了五七日 這一天得暇 宋爺向老和尚道 你老在這個三官廟裏住持 往來之人 據我看
都是有名望的文人墨客 但不知那一位跟你老人家交稱莫逆 和尚聞聽一笑 叫了一聲賢
弟 我在濟南府就是住在你的宅中 不是論醫就是談棋 來到此處 這些文人墨客 就不
用說了 從中有一個人我很佩服 離此不遠臥龍坡住着一位有身分的主兒 姓智單字名亮
外號人稱太平俠 常常到我這裏來手談 交的日子雖然不多 那倒是一位道義相投之友
近些個日子風言風語聽人說 智亮遭了點兒官司 這個官司還有點兒不好打 宋爺聞聽
一怔 聽說山東沂州府城東臥龍坡住着一位太平俠智亮 掌中一口龍鱗刀 在泰山頂上遇
異人傳授武術 藝業高強 今天高僧說到這裏 我何不前去訪訪 宋文元把主意拿定 由
三官廟出來 一直够奔臥龍坡 到了臥龍坡跟人打聽打聽智亮的住宅 宋文元到了門首一
看 不由得就是一怔 但只見智爺的門首 雙門緊閉 橫貼着十字的封條 宋文元這個主

兒身高 一看這個樣兒准知道有事 遂找上年紀的人打聽打聽 有人告訴智亮所遇的事 宋文元開聽一怔 暗說他今既遭了不白之冤 押在監牢焉有他的命在 事不叫我趕上沒的說 我既然趕上了 那可說不上不算 又一想智亮所遭 據人講說是這般 可是我未 能親眼目睹 我何不到茶館酒肆調查調查 如果真是不假 我再伸手維持不遲 他老人家 想到這裏 這才來到酒館 恰遇老秀才周靜深 自己坐在酒館喝酒 念念叨叨 宋爺過 去一問 才知道太平俠實屈實是在是實 自己走出了酒館 把主意拿定 我要不辦可就不辦 我要 辦可就什麼像個辦的 想到這裏 候到了掌燈時 找飯館吃了點東西 然後找樹林 隱住身形 在裏面等候 天到定更後 站起身來 勒好了綁繩 繫好了十字絆 抬胳膊抬 腿沒有繃着昂脊的地方 出離了樹林 此路已熟路靜人稀 星斗燦爛 宋爺看着路上沒有 人 遂把身一矮 施展夜行術的功夫 一直够奔沂州府的府衙而來 到了城牆施展爬牆 術 到了裏面再往前行 工夫不大 已然來到了府衙的東大牆 看了看四外無人 脚尖點 地往上一躍 探頭往裏面觀看 裏面的甬道清素素 伸手驅了一塊石頭 往下一扔 側耳 細聽却是實地 兩條腿一飄脚落埃塵 躡足潛踪 各處窺探 然後抖身上房 竄房越脊 探去來探來一所花園之內 雖然裏面沒有奇花異草 夜晚之間也是清香撲鼻 前半截是 花園 後半截是黃土鋪地 兩旁邊設擺着兵刃架 靠着後面牆根下放着一張方桌 在桌子 旁邊坐着一個人 但只見他是個細條身材 一大腿有六尺高 尖頭頂黃焦焦的頭髮 剪子

股的小辮兒 兩道細眉 雙門鷄眼 蒜頭鼻子 薄片子咀 一張雪霜白的白臉 兩隻薄片子耳朵 上半身穿着白綿綢的半截褂 看不見下身 兩旁邊一邊一個瓦甃 上面坐着兩個人 長得提眉吊目 看那個樣決非善類 在場子正當中站着一個人 也是細高條 短衣襟小打扮 腳底下大掖根酒鞋 頭上絹帕罩頭 鬢邊打着蘆花蝴蝶扣 老英雄宋文元在他那半截子花園裏面 荷花缸後隱住身 留神觀看 側看看他們是幹什麼 還是信地練武 還是另有別圖 不表老人家在場地觀看 單說狗子金玉 眼着下面叫了一聲邱老師 今天把你身上的絕藝練兩招 我們再開開眼 就着那人站在當中 一拔胸脯 眼看金玉 微笑一笑 叫了一聲大少爺 要談到提筆作詩 出口成章 那我可辦不到 要提到武術上 我可不算眼高 了名的劍俠 我可沒有見過 這要幫了他們 我得跟他們比試比試 我也未必准輸 他等也未必准贏 老人家聞聽 不由暗暗自點點頭 諒爾有骨本領這樣大言不慚 我豈不給你點厲害 你也不知道這劍俠是何如人也 就見邱二虎這個小子 洋洋得意 說到這裏把身一矮 當場演拳 你說奇怪 這個小子也不知道跟誰學的 這套拳還真可說走如風站如釘 撥拳如烘餅 伸手似瓦隴 二目圓翻 腿腰真有點功夫 霎時間這套拳打完了 雙手一合眼有金玉 叫了一聲少爺 我可不敢說是勝藝 這是我的老師所傳 名叫五祖點穴拳 說玄了能隔山打牛 接河打虎 這個力量正是無窮無盡 少爺一要是早早晚晚用點心 把這拳學會了 憑此到外面創蕩江湖 雖然成不了劍客 俠客堆內總有份 哄得

狗子金玉翻着一雙狗眼，樂嘻嘻說道：「邱教習論拳脚，我可不如你。要是談到軍刃，先前我也沒能耐，就從得了太平俠的寶刀，有這口利器，把我的能耐給振作起來。說着把身一欠，站起來由脇下唭哪一聲，寶刃撒出來，又搭着是黑夜之間，借着星月的光輝，真正是光芒四射。刀一擺，恰似一道立閃，手中攏刀還未曾練，連連叫邱老師傅：「我這喘刀練出來也，叫你開開眼。小子嘴裏這麼說，他擎着這口刀，髮似人扭，心內不安，腦後陣陣生涼。這一個地方，這可不是作響的隨意一造。這個意思，尤其不是迷信。軍刃向歷稱為凶器，刃而成寶，乃凶中之大凶。自出世以來，惟德能鎮邪，道可除兇，道德高尚之人，佩之斬惡安良，由凶禍而變為福善。無德者佩人，自覺不安。這是理所當然。古時王侯還有睡臥之時，有劍自來，是所謂以凶引凶。禍將不遠。狗子金玉本身無德，而又強致龍鱗刀於脇下，宜其有殺身之禍也。閒言不表。單說這金玉，拿着這口龍鱗刀，他那裏有這般大力量，覺着刀沉壓手，將就就練了一趟。東歪西斜的六合刀，練罷，吁吁帶喘，面無人色。在旁邊濫竽充數，鬍鬚吃肉的兩個教習，賈龍、賈虎，各瞪大指，讚不絕口。老頭子宋爺看着，暗含着有氣。心說：沂州府的知府金至美，為官不正，刮淨地皮，弄兩個賊錢，糊塗不明。縱養犬子任意胡為。找了這麼兩個教習，這就叫助外為虐。按說我是山東濟南府的人，應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可有一節，這種官留他在世，一方人民豈不要受害。我宋品身為俠客，人稱鎮東方，既然被我看見，豈能留惡人逞凶。何況他又設計陷害太平俠呢。別看我眼智亮，沒有

交情 既然是條英雄 我可不能不救 想到這裏再一看賈龍賈虎兩個人 又打了一套對手拳 金玉在座上看著哈哈大笑 歡歡喜喜 天也就在一鼓多 兩個人打完了對手拳 跟著大教師邱廷 一同回歸下處 狗子回歸他的臥房 宋爺看得明白 遂窺房越督暗舍著跟隨金玉來到後面 到了內書房 宋爺在他的書房後面用夜叉探海 珍珠倒捲簾的式子 隔著後窗戶往裏面觀看 就見裏面坐著一個人 年紀有五十多歲 兩撇燕尾鬚鬚 看見金玉進來 用上點指叫道金玉 你終朝每日放著書不念 天天去練武術 難道說練武還能換得出飯來嗎 多少也得好好的念幾年書 我給你買通買通 無論如何 也得弄個功名 然後再花兩個錢一運動 自然就能做官了 只要做了官 你看著那裏不是現擺著的銀錢 略一想法 這個錢就像水一般注家流 難道說 你這變大個子連一點什麼也不懂 你也留神看看 在世界上是有錢的財主 那一家不是作了幾任官發起來的財 你怎麼就不知道上進呢 宋爺在外面聽著這個話明白 准知道年老之人 一定是金玉美 你聽聽他教訓他的後人 先念書回頭打點功名 然後運動作官 得了官就設法搜錢 這種官真乃是禍國殃民 我可不盜走了龍鱗刀 把貪官殺死 給這一方除害 遂翻身上了後坡 縱身由前坡跳下來 撤出寶劍够奔屋門 一直來到裏面 進了屋中 說時遲那時快 撲 一口氣滅滅了燈 不容分說 劍交右手 雙手捧劍够奔金玉胸前就刺 耳輪中就聽撲撲一聲 金玉至美當時亡命 吓得狗子金玉渾身立抖 體似篩糠 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宋爺久走江湖 像這種事辦了

不知多少 毫不費事 一扁手劍走大鵬展翅 對准了金玉的脖項 頓手一揮 頭屍兩分 宋爺跟着一下腰 由金玉腰間掣出來寶刀 留神一看 名不虛傳 果然是無價之寶 看罷往身後一背 有心要走 又一想一不作二不休 我既打算要交太平俠 我何不成全成全他 想到這裏看了看棹案上面 放着筆墨 拿起來蘸了蘸墨 就在粉壁牆上寫道 職官誤皇家 害人已如麻 刀下除奸佞 智亮太平俠 寫罷投筆於案 來到外面 縱身上房 這個地方也就是人家宋爺 頭一節在屋裏寫字 伸手不見掌 雖然牆壁寬大 究竟也得說武術高強 眼腳足滿 再者殺人無論如何也得沾個血點兒 宋爺劍下連殺兩個人 身上並無半點血跡 宋爺來到房上 想了想一不作二不休 遂够奔把勢場子的東跨院 各處搜索 也算是天理昭彰 小子們的報應臨頭 邱二虎來到下處 跟賈氏弟兄高談闊論 面前放着兩壺酒 這叫候夜消 宋爺一看 跳下房來打墊步擰腰 一直闖進屋門 並不亮劍 掣出寶刀來 要試試鋒芒 到了屋中一語不發 縱身揮刀 耳輪中就聽撲撲撲 三個小子當時全都是人頭滾滾 死屍東倒西歪 宋爺把刀背在身後 來到外面 縱身上房 此時天已三鼓 宋爺一想我須趕緊到牢裏裏面救太平俠 倘若天光大亮 如果有人知道狗官父子被殺 三名教習亡命 不但沒救了太平俠 反倒害了他的性命 我應當一鼓作氣 無論如何也應當趕緊前去 伸手救太平俠 想到這裏高高興興 竄房越脊 一直够奔沂州府的牢獄 到了這裏一看 不由得一皺眉 說這才叫海底毒針 犯人衆多 那裏去找智亮 正在着急之時

猛然間聽見有人咳嗽嘆氣 枷鎖聲響 令人聞之酸鼻 就聽說蒼天不睁眼 我智亮生平以來 沒做過虧理之事 如今被人誣告 連累了我的母親 白髮蒼蒼 死至在了堂口 倘若我有撥雲見日的那一天 逃出了纜網 我誓不殺死狗官 我就枉叫太平俠 只願裏面智亮心裏頭一難過自己嘆息 這可得說是老天爺睜眼 獄中有靈 外面大爺宋文元 聽着歡喜的了 得 慢慢淡到了牢門附近 往裏聽了好半天 看了看牢門上面插着雙鼻子的鈴鐺鎖 宋爺看到這裏 並不着急 輕輕撒出那口寶刀 回頭看了看並無人聲 遂用刀將鎖鼻割斷 楊樑一撤刀還鞘內 用手推開牢門 轉身到了裏面 先把牢門掩住 看了看是一間獨間屋 皆因太平俠智亮的案由重大 故此不能跟普通犯人押至在一處 別看往常智爺威風凜凜 今日項枷帶鎖 容顏憔悴 狼狽不堪 宋爺往前緊湊 來至在切近 用手一拉智亮胳膊上的手靠 倒把智爺給吓了一跳 二目圓翻 那個意思打算問問宋爺貴姓 因何來至在此處 有意救出智亮 老人家明知道太平俠非要跟自己接談不可 此時天光已然不早 彼此接談 倘若被外面人聽去 不但救不成智亮 反連累了自己露出本來的面目 豈不多有不便 遂趕緊向着智爺連連擺手 說時遲那時快 輕輕的用龍鱗刀把上下傢伙完全割落 此時智爺真不亞如俊鳥出籠一般 可有一節 智爺行走不便 宋文元協力相幫 將智爺攙出牢門 過了一會兒 這個力量緩過來 二人才竄房越脊來至在外面 天可不早了已然五數已過 走在僻靜的所在 二人止住脚步 智爺向宋文元問 宋大爺一句未瞞 從頭至

尾細說了一遍。智爺聞聲叫了一聲老人家，你老這回辦錯了。咱們行俠作義講究的是殺人滅跡。殺死狗子金玉父子，由獄中救出李小可，我甚感激的不得了。從中就是不應當在牆壁上題名留姓。寫明智爺殺人的字跡。一時到了天光大亮，有人知曉，顯着不妥。倒不是我怕事。宋爺不等智爺把話說完，不由得一陣冷笑。眼看着太平俠叫了一聲智賢弟，這可不算哥哥我高攀。誰叫我比你大幾歲呢。未曾作事，我有個諍思後慮。殺死狗子等衆人，就是不在牆上題名，自然你是越獄之犯。這道說你在家裏還住的了嗎？被官人知曉，將你拿獲也難免一死。還不如殺官留名。也叫天下人知道你智亮是條英雄。然後海角天涯一走，豈不爲美。智大爺聞聽面上發現一種慚愧，連連抱拳說道：老俠客，還與你老一家比我想的寬。方才幾句冒言，萬勿見怪。宋爺接着說道：我自己弟兄，不過客氣。雖然未能一處厮守。聞名慕神交已久。今天本應當請到我的家中，隱名居住。皆因地方狹窄，不敢屈大弟前往。龍鱗寶刀業已奉還。從此分手。各走西東。別的話全都不必說。就囑咐大弟，今後作事要謹慎小心。依我良言相勸，此不必在處處久居。這一份家產，你把他拋在九霄雲外就是了。就憑你太不仗義。只要有志治世，無論何處，照此家業，再治幾倍也不爲難。千萬你別不要灰心。走入邪途。要到了那個時候，把你這數十年的英名，豈不付於了流水。智爺聽罷這話，眼看着宋爺叫了一聲哥哥。你老要看的起我智亮，我有一句話囑咐你老。我走之後，我自親葬埋何處，求你老訪查訪查。如果知道了，對於坟前祭掃。求

你老多多照應 如果你老辦的到慫就點頭 辦不到慫也言明 我好另有安置 宋爺聞聽叫了一聲兄弟 老太太被屈含冤 人人皆知 年節祭掃 全都由我一面承當 本應當跟兄弟你多談了 天氣已然不早 今日離別後會有期 兄弟你就請罷 哥兒兩個說到這裏 洒淚分別 不表老人家宋文元 沂州府府衙怎樣捉拿凶犯 詳文呈報上司 不過是案後緝凶 全都不必細表 單說的是智庵 由山東地面繞道前行 奔往濟南 腰間有大班頭尹化南送給自己的十幾兩銀子 有這兩個錢 就算好的多 在中途路上把衣服換了換 剃剃頭洗洗澡 買了一個大草帽 倒不是爲遮太陽 所爲的就是遮人的眼目 他又由濟南奔直隸 由直隸走山西 由山西到陝西 中途路上跟人打聽 都說四川劍山蓬萊島 英王富昌富保臣設立招賢館 廣募天下水旱的英雄 有意與反大清國 智爺一想這倒是個機會 倘若能混進蓬萊島 在英王手下做一點事 待機復仇 如與天假其便 叫我作成一件轟轟烈烈的事 情天下揚名 也不枉人稱太平俠 自己把主意拿妥 由陝西奔到四川 到了成都府 北關外一百多里地 小地方叫作瓢家堡 天可不早了 約在拿燈的時分 進了西鎮口 往前走不多遠 看了看路北有一座店 還是真正的講究 兩旁邊是白灰的牆 寫着黑字 仕宦行臺安寓客商 大店帶門洞 裏面有黑漆匾金字 寫的是瓢家老店 智爺觀看 夥計往裏讓道 客官爺裏面請吧 住在咱們這裏屋子潔淨吃食省錢 智爺聽到這裏 叫了一聲夥計 你們這裏有跨院沒有 夥計點頭說道 客官爺您隨我來吧 說着把智爺領到裏面東跨

院上房三間 掛着個竹簾子 打開簾子邁步來到裏面 打火種燃着了鹽燈 夥計先把壇子拿過來 叫智爺擇了壇身上的土 然後打來一盆洗臉水 智爺遂擦了擦臉 夥計問道客官爺懸在外面打過尖了沒有 如果沒打尖我們這裏給您預備吃的 智爺連連說好 你給我預備兩壺酒四個涼菜 飯菜隨便配 我是什麼全行 夥計答應一聲轉身出去 工夫不大 擦抹桌案 把四個冷葷碟兩壺酒 擺在桌案上面道 先喝着菜不餓你老言語 我再給你老添 說完這句話夥計走出去 智爺這裏淨了淨盃 滿滿的斟了一杯酒 手理着鬚鬚 自己獨對孤燈回憶已往之事 好不慘然 想起狗子金玉 爲這口龍鱗刀 害得我好不厲害 家敗人亡這倒是小事 無論多大的罪過 全都在我的身上 那算是我禍由自招 可嘆白髮蒼蒼的老娘跟我受累 老來老來爲兒而死 真是令人可慘 想到這裏 不由虎目之中熱淚堪堪要奪目而出 又一想這不過是兒女之態 要談到大丈夫秉大義爲父母報仇 機緣湊巧 那怕他刀山油鍋 也要身臨其境 那才不愧爲男兒 好在一樣兒 宋文元宋老英雄他業已替我將仇人殺死 現在我智亮算是一個黑人 無論如何我也要恢復我的光明 到我老母墳前祭掃一番 也不愧他養子一場 想到這裏英雄之氣爲之一振 伸手將酒盃端起 將然要飲 一看盃中之酒 滴溜的旋轉 智爺不由得一怔 噯呀這可真應了俗語了 父母喪後不走好運 隱居家中十數年並無半點禍事 到如今母死不久 我將然在外面漂流 就遇見這小子以蒙汗藥酒相害 不問可知 這一定是耍圖財害命 想到這裏心中不悅 我何不

把店裏的掌櫃的叫上來 將話說明 因為什麼他要用蒙汗藥酒相害 想到這裏把酒盃往那裏一放 那個意思打算略候一時 看看動靜 就在這麼個工夫 就聽籬板一響 夥計前來探聽 智爺站起身來觀看 果然就是方才那個夥計 他來至在屋中 兩隻眼睛直直勾勾 智爺上前一伸手攆住夥計胸前的衣服 叫了一聲夥計你好大胆 未曾施展這個把戲 你也不想想跟誰 不才姓智單字彥 久走江湖 人稱太平俠 你的機謀焉能瞞的了我 今天要你實話實說 店是誰幹的 爲首之人姓字名誰 你叫他叫出來 我要當面質問 要不然我是手起掌落 要了你的性命 夥計看着這般光景 吓的不得了 連連毛腰行禮 叫了一聲俠客爺 您千萬別怪 我們這就算是狗咬呂洞賓不認識真人 要是知道是俠客爺您 天胆我們也不敢 要提起我們掌櫃的 也是一條英雄 素常可不作此種行爲 就皆因你老一進店 看呼堂堂儀表肋下懸刀 誰知道你是江湖的一條英雄 再者又怕你是官人 大家計賺多時 趁起這麼一條計策來 就算是先下手的爲強 果然一身爲俠客 眼明心亮 識透了酒的弊病 這不是說到這裏了嗎 你撒手讓我出去 把我們掌櫃的找了來 你們二位談談 只要你老一見 就知道小子我說的不是謊言了 智爺聽罷哈哈大笑 把手一撒遂說道 如果巧言花語去而不返 我可放火燒你瓢察店 夥計出去 工夫不大 二次回來 叫了一聲俠客爺 我們掌櫃的到了 智爺一聽留神觀看 但只見由外面進來一個人 身量不甚高 約在四尺有餘 身上穿灰綢子大褂 光頭沒戴帽 尖頭頂亮腦門 兩個錘子耳朵

深眼窩子黃眼珠子 大鷹鼻子 兩撇雪霜白的白鬍子 來到屋中 手擄着白髯 見了智爺 傲然一笑 說話聲音尖亮 連連抱拳 滿面帶笑 叫了一聲老俠客 恕我不知冒犯尊顏 得罪得罪 我實在不知道是太平俠 我妻是知道的話 說什麼也不敢這樣冒昧 智爺看他說話口齒爽俐 准知道也是一條英雄 遂說道 不知不怪 皆因從中沒人給咱們介紹 未領教你老貴姓 老頭頭聽笑道 問我姓瓢單字名林 有個小小的外號 人稱鎮西 智爺聽着 一怔 雖然沒見過面 耳內早已聞名 這個人可有了年歲了 雖不足八十也差不多 幼年間久住大西洋 手中一對鎮鐵錘 武術高強 專會擺弄洋八寶轉心的埋伏 平生以來沒有兒子 跟前就是一個姑娘 名叫瓢瑞蓮 一身的武功 乃是老頭親自所轉 終身許配四川劍山蓬萊島陸軍大帥厲胆俠譚天譚桂林 可是尚未過門 他也將英王之重託 在島內設擺九獸鶴天亭 要娶着英王也把他留至在島內 老頭子再三不肯 自己在瓢家鎮開設瓢家店 明着算是開店 暗含着收羅天下英雄 往島內送 又可以給蓬萊作個山眼 為的是耳目靈通 今日在此看見智爺進店 堂堂儀表 胸下懸釘 瓢林怕的是官人前來調查 露山馬脚多有不便 遂叫夥計暫下蒙汗藥 打算先下手為強 不料被智爺看破 夥計前來報告 瓢林這才來到後面 見了智爺報通名姓 智爺一聽才知道是鎮西 不過彼此抱拳 然後入座 告訴夥計把桌上的殘席撤去 另換酒肴 推盃換盞 二人對面飲酒 瓢林遂問道 老俠客聽說您的仙鄉是山東沂州府 因何一時之間 到了四川地面 難道說有什麼公

幹不來嗎 智爺聞聽未曾發言先長嘆了一口氣 叫了一聲老英雄 你我雖然萍水相逢 好在各自聞名已久 我的所遭所遇 不妨對你明言 遂就把龍鱗刀招禍 狗子買盜攀賊 將自己押在獄裏 堂口嚇死白髮老娘 後來有宋文元殺死賊官 救我出獄前後話一說 直說到 要到劍山蓬萊島英王那找個隱身之處 怎奈舉目無親 一個人也不認的 今天遇上你老問 這就是我智亮的心思 瓢林聽到這裏 微微一笑 叫了一聲兄弟 你別客氣你先喝這一盃 這可算巧極了 你知道哥哥我是怎麼個人嗎 太平俠連連擺手道 皆因沒在一處聚會過我可不敢胡說 瓢林微然一笑 就把自己如何結交英王 以及瓢家鎮開店的意思 從頭至尾一說 如果你要願意入島 由我這裏說 英王必當重用 還得另眼看待 智亮聽着歡喜的了不得 叫了一聲大哥 這可算是巧 如果你老能把我介紹到島內 事成再謝不遲 我到蓬萊島並非謀的是事 不過是借地棲身 說到這裏趕緊叫夥計 換酒換菜跟着吃喝 吃喝完畢 又談了會子閒話 當夜晚景無書 次日清晨店裏打打尖 瓢林這才叫智爺收拾收拾 然後二人一同動身 出離了瓢家鎮 來到白沙江 到了江邊 找了一隻船 說明白了要往蓬萊島 講妥了船價 一直够奔蓬萊島白虎圍 到了圍的跟前 巡船問明白了 換上船隻 絞開白虎圍 般往裏行 船塢下船 老頭兒先把智爺讓到招賢館待客廳內 手下人獻茶 瓢爺把館主找了來 彼此談了談閒話 當天不用說 招賢館住了一夜 次日英王升殿辦理全山的大事 公事辦完 王官稟明有瓢林求見 王駕召見 瓢林來到了

裏面鬧龍案前 跪倒給英王磕頭 行禮已畢 站起身來 往旁邊一站 英王問道 甄老英雄入島 有何事當面講來 甄林說道 在甄家店來了一位店客 由東沂州府的人氏 姓智名亮外號人稱太平俠 甄林就把智爺的所遭所遇 一句未瞞全盤托出 此人有意進島 求爺安置他一份差使 英王聞聽心中歡喜的不得 遂吩咐一聲來 將智亮帶到天王殿 我要量材任用 甄林聽到這裏 同着王官到外面工夫不大 將智爺陪到裏面 先在鬧龍案前向上磕頭 然後垂手侍立 英王看了看智爺 堂堂儀表像貌清奇 問了問身上的武術 智爺微笑一笑 叫了一份差爺 今天當着軍師大帥 武士王官人等 我可不敢口狂 自從幼年聞創蕩江湖 蒙天下英雄台愛 人送美稱叫太平俠 在外面一切的所作所爲 全憑的是脇下寶刀 如坐不信請爺恕罪 說到這裏左手撈住刀鞘 右手荷刀把槍唧唧一聲 光華四射 如同閃電一般 刀把上面一盤盤一層層的龍鱗 刀交左手 向上說道 爺 如果不信當面獻藝 請你老觀看 這句話未曾說完 在旁邊站着的參軍師燕雲風 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爺 太平俠功夫純熟 乖尋常可比 求爺安置他一份差使 好叫他用心去作 英王一聽別的差使如何能派 軍師大帥已然有人 小的職務又怕屈了太平俠 思索半天 才想起來 後寨九隄鶴天亭尙且無可爲首之人負責 倒不如派太平俠智亮前往主持一切消息埋伏 想到這裏 叫甄林陪着太平俠 一直修奔九隄鶴天亭的後面太平大寨 甄林自回甄家鎮不必細表 單說太平俠自己久在外面創蕩江湖 閱歷宏富 在太平寨管理各處消息埋伏 廣

結朋友 島內衆人沒有一個跟他上不來的 老人家施展攏絡的手段 把太平寨四十多個人全都收爲弟子 早早晚晚教給他們幾手武學 衆人感念老人家不錯 大家拜他老人家爲義父 隱居了這麼些個年 今天巧啦 外面驢兵報告 由十三險拿獲一名探鳥的奸細 搭到了裏面 智爺把衆人全都打發出去 屋中只留下自己親信的徒弟 留神看了看老頭兒 二目神光炯炯 智爺准知道這是高人 他還算猜着了 正然想着 就見老頭跟自己說道 我看堂堂儀表 爲什麼落到賊寨之中 智爺雖聽並不隱瞞 就把自己所遭所遇 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董爺才知道是一位有了名的俠客 世居山東沂州府 投在蓬萊島不過爲的是探災避禍 按着他個人所遭所遇 真正令人聽着酸鼻 董爺想到這裏 微笑一笑 說道 我打量是誰呢 原來是太平俠智亮 說着話伸手理他老人家白髯 這可不算我輸眼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一位高人 老人家這一來不要緊 兩旁邊的從人 就連太平俠 大家看着就是一怔 老人家渾身上下被繩索細的緊緊趁趁結結實實 怎麼會一時之間 他竟會伸出手來呢 看着他納悶 就有叫快的手下人 叫了一聲老朋友 不是細着你了嗎 怎麼你會把手撒出來呢 老頭兒帶笑說道 這不是細着了嗎 不信你看 衆人一看果然繩扣仍然細着兩隻手 老人家施展的這手絕藝 名叫解骨法 手下人那裏明白 太平與雖然未曾練過這功夫 他可懂的 准知道這是一位出色的高人 趕緊走上近前 下驢親自解開綁繩 然後遂向老人家道 我智亮是有眼不識高人 請教你老人家姓字名誰仙鄉何處 董爺聽到這裏

哈哈一笑 叫了一聲太平使 你果然不失爲俠客的身分 略施小術 俺會知道我是一位高人 你既問到這裏 害不相瞞 我家住陝西鳳翔府西關裏 我姓董單字名乾字化一 外號人稱鎮古俠 智爺聞聽趕緊毛腰行禮 遂說道 有罪有罪 實在不知道是老劍客您哪 要是知道是俺 天胆也不敢 你老人家今日入島 一定有事 董爺並不客氣 將身坐穩 就把自己入島誤走十三險的話 從頭一說 智爺聽着歡喜的了不得 還是老劍客錯非是你老人家 換一個主兒 他也進不了島 既然跟智爺相遇 我可不敢說伸手救護 不過對於長者當然要有一番恭敬 決不能將你老人家網獻天王殿 如果願意在島內居住 就在我的太平寨 如果說願意走 我將你送出島外 老人家意下如何 聽得智爺的吩咐我無不遵命 老頭兒聽到這裏 微微的一笑 叫了一聲智亮 我既然來至在島內 就要會會軍師大帥 別看蓬萊裏面站殿將軍武士王官 英雄不少 也不是我說句大話 山大不過是彈丸之地 人多乃鳥合之衆 我要找譚天燕雲風 叫他們獻出八寶夜明珠 及九尾金蠅鑽化圖 不怕我死在蓬萊島內 爲朋友也算是死得其所 既然你知道我是條英雄 人間的劍客 有意搭救於我 話有在這裏 我已然領情了 你吩咐衆人 仍然將我搭到天干殿 或送天帥府 我到了那裏見機而作 我在島內無論鬧出什麼事來 好把你身上的干係撇開 太平使聽罷 連連點頭說道 老劍客既然你老這般說 我可不敢多攔 這般辦吧 暫時將你老送到天帥府 你老到那裏見機而作 無論在島內你老鬧多大禍惹多大事 只要有智亮三寸氣在 准

能保你老人家高枕無憂。老劍客你老可別過意。我這裏還有一句話。當面要說。無論如何也得求你老點頭應允。董爺聞聽一笑。叫了一聲智老俠客。我很愛喜你這條英雄。無論有什麼話說出來我決意不駁。智爺聞聽一面說着話。伸手在脇下取出龍鱗寶刀。雙手遞到老劍客的面前。不才智亮今願以前刀奉贈。頭一節帶在身旁防身。再者說今日來到島內。也可以叫他隨身作伴。這口刀我可不能佩帶了。不信我把從中的原因。跟你老說說。說到這裏就把當初紅山寨巧遇白毛虎。大鬧紅山寨。白英才獻刀。我本應當不要。皆因我跟蓮台童子。素不相識。怎奈人家愛我是條英雄。以此龍鱗寶刀相贈於我。自從得了這口刀。始終未得平安。甚至我自髮蒼蒼的老母。中爲此刀而死。以至智亮身背大罪。按此刀價值連城。佩帶我的身旁。屢招不祥。分明是智亮福薄德微。不能佩此。老人家名傳天下。一身爲劍客。今天相逢。這就得說是物各有主。老人家鎮古俠聽智爺說完了這話。微微一笑。叫了一聲太平俠。我可並不是愛惜這寶刀。皆因是我隻身一人。要在島內作一分驚天動地的大事。不怕是死。也死得轟轟烈烈。怎奈我手無利器。今智老俠以此寶刀相假。我暫時收在身旁。單等成功之後。我自交還。智爺連連擺手。叫了一聲老人家。千萬不可客氣。如果說這許多客氣話。這分明是看不起我智亮。如果老人家看我是條英雄。就請你老收起。不必客氣。董爺聞聽微然一笑。說道。既然如此我就謝謝了。說到這裏。伸手接刀。左手望刀鞘。右手荷刀把。一按繃簧。嗚嗚寶刀出鞘。刷啦就是一道光閃光四射。老劍客讚

不絕口 再看刀把上面的龍鱗錚光耀亮 遂說道 寶刃乃人人所愛 也不能够任意付人 今天你既然發於本心 說此刀是你惹禍的根源 情心願意相贈於我 咱也用不着推辭 我接受你這口寶刀 我必然趁你所願 凡有不法之人 我必然用此刀取他的性命 你的母親死在九泉以下 知道此刀給他報仇 也可瞑目泉壤 太平俠聞聽連連拱手相謝老劍客 董爺將然要把刀往腰間一帶 智亮擺手說 老人家你老先別忙 真要是你老用此刀 在島內殺人 你老可別把刀把上的龍鱗搯上點兒 要不然島內之人准知道是我所贈 連累於我 你老可別說我智亮是貪生怕死 皆因機會未到 徒現馬脚 老人家聽罷智亮的嘻語 點了點頭 知道人家太平俠作事心細 遂吩咐一聲取了一個藍包袱來 將寶刀纏了個嚴嚴密密 往腰間一別 老人家將雙手往後一背 叫家人果然把自己纏好 跟太平俠全都合計好了 先把老人家送到大帥府 然後送天王殿 智爺說 你老願意在那裏走就在那裏走 實在走不脫 我自有的辦法 說到這裏把老頭子纏好 將外面搭人的嘍兵叫進來 用扁担穿好了 太平俠吩咐嘍兵 將探鳥之人送到大帥府 嘍兵答應一聲 頭裏打着摺子燈 由太平寨後面的大廳 搭着就走 順道前行 够奔大帥府 搭着老頭子行在中途 就聽有人說這個人要是上了年紀 身上的肉就少了 大概沒有多大分量 要不然兩個人搭着得很輕鬆 可見得這個老頭兒身上沒肉 後面這個嘍兵接着說道 兄弟你索常好練 當然是力氣大了 你跟我說這個話 分明是發狂 你說老頭兒輕鬆 他比小夥計都重 頭裏這個說

哎 我說哥哥你老說方才是這麼重嗎 兩個人心裏頭全都納悶 爲什麼任什麼沒添 好端端的人會重了呢 兩個人說着話 盡力又往前走了幾步 就覺肩頭重似泰山 居然就走不動了 兩個人納悶 就憑這個老頭子能有這麼大分量麼 這個地方這可不是說書的吹牛皮 這乃是老劍客董化一施展他老 A 家的氣功 俗言語叫作千斤墜 其實就是閉氣法 這個氣功的原因 很容易比彷彿 就拿普通的人說 在他精神活潑之時 其體輕盈動作靈敏 染患疾病當然四肢沉重 以至由病而死 中氣一斷屍身僵硬 其重如石如冰 較其無病之時 重加一倍還多 這種試驗之法 爲人子者應當明白 比如說老爹老娘一朝染病在床 在侍奉他移動轉側之時 不用三脈九候之法 即能斷定或生或死 事前有個防備 亦是經驗之一種 老人家一天所用即是閉氣之法 不似其形如僵 並且丹田氣往下一沉 較常人之死又加重了數倍 這兩個嘍兵他那裏能够抬得動呢 越抬不動也得往前走 實在走不了啦 遂把老頭子往地下放 眼看着前面那個打燈籠的說道 頭兒 你把燈拿過來照照 怎麼抬着抬着人會重了呢 打燈籠的聞聽兩個意思還有點不信 遂走過來用燈籠一照 可了不的了 繩扣未動全都在地下放着 老頭踪影不見 這一來可把小子們給吓着了 怎麼會抬着人繩扣未動 人沒有了呢 難道說他是土行孫的兒子 會駕遁不成嗎 不表嘍兵互相猜疑 單說的是老人家董爺 施展他老人家絕技卸骨法 將繩套退下來 幌身就走 順着這條道路前行 身前面有一帶樹林 黑暗霧沉沉 穿林而過 抬頭觀看 面前來到一

所高大的房屋 門前哨嘍兵把守 門口左右截着兩個氣死風燈 白燈紅字 上面寫得明白 陸軍大帥府 老人家看能不由得一笑 不問可知陸軍大帥府就是譚天的府第了 倒不如我到裏面暗含着探聽 從中示以警戒 如果改過前非 棄却蓬萊 將來還可保得住項上的人頭 如既執迷不悟 那也算是命該如此 想到這裏 遂繞到大墻下 東張西望 四外無人 一躍身蹀到了上面 竄房越脊 在大帥府裏面各處探聽 繞來繞去 繞到後面一個跨院 孤另另就是一拉溜三間北房 院子可不小 大大小小還有幾棵樹 他老人家遂一飄身 由房上蹀下來 到了窗台下 躡足潛踪 爬伏在窗台 隔着紗窗往裏面看 原來裏面正是譚天 獨自一個人坐在桌旁一張椅子上 面前一盞蠟燈 手裏拿着一本書 脇下佩劍 撕髯 威風凜凜 坐在那裏 老人家董乾在外面暗地觀看 不由得心裏誇讚 這個小子要是行爲端正 這憑他這個樣兒 高抬他一句 這彷彿關聖夜讀春秋 可惜他把道路走錯了 這一次我懲戒於他 如果能够改惡向善 棄邪歸正 將來他的名譽不在我董乾以下 想到這裏二次躍身蹀到房上 故的學貓叫的的聲音 譚天自己隻身一人 獨對孤燈 夜看兵書 猛然間聽見外面有貓叫 遂將書放在桌案上面 手理鬚鬢 心中暗想 我帥府中不帶家眷 也沒有廚房 那裏來得貓呢 納了一會兒悶 猛然間靈機一動 嗚 也許是有江湖綠林的英雄 前來窺探我的大帥府 看我的動作 學貓叫故意的引誘於我 那你可算是錯了 你要不是這手兒 還則罷了 既然用這一手兒 我倒要看看 想到這裏 站起來 右手撒劍 來到屋門口

輕輕掀起簾板 墊步擰腰味的一聲 往外面一縱 來到院中手打涼棚 各處觀看 清素素靜落落 並無動靜 隨着抖身上房 四外觀看 仍然是任什麼也沒有 譚天不由得暗笑 自己叫着自已的名字 譚天哪譚天 這字虧是沒人知道 倘若叫別人知道了豈不取笑於你 聽了一聽貓叫吓得各處觀看 常言說胆小不得將軍作 何況你身爲大帥 想到這裏自己飄身下來 回歸書房 到了裏面 寶劍還鞘 打算仍然觀書 坐在那裏再找孫武子兵書 踪跡不見 譚天不由得一怔 怎麼我的兵書 會沒有了呢 不能夠 遂站起身來 各處尋找 找够多時仍是不見 猛然一回頭桌上的蠟燈無風而滅 譚天此時已然有些個吃驚 趕緊撤劍 這工夫再一看桌案懸起來了 幌悠悠够奔屋門 譚天這才明白 知道桌下有人 不問可知在裏面學貓叫 故意將我引到外面 他到了屋中盜去我的武子兵書 我回來時將他堵在裏面 無法可藏爬伏在桌案下面 此時頂起桌子來 打算逃走 這個東西够多麼可恨 想到這裏手擎寶劍 打算够奔桌案下面扎 此時桌案已然察到了屋門 簾板一響 由桌案下鑽出一個人去 譚天打算隨後追趕 又被桌案擋住門口 就在怔神之際 就看那人轉身一抖手打出一件東西 帶定風聲 够奔面門 譚天想躲已然不及 就聽吧說一聲 正打在面門上 譚天跟着用手一握 留神看了看正是自己那本兵書 也沒有工夫觀看 躍身竄過桌案 用脚踢開簾子 來到院中 留神往各處觀看 仍然是清清冷冷 遂抖身形 房 各處觀看 不用說找人 連個影兒也沒看見 這個地方要說譚天他可差的遠 按着他

那個身分 跟老劍客比到一處 真可以說是天淵之別 老人家這不過是做戒其心 就憑你陸軍大帥 有人來到你的屋中 任意耍笑 你自己一灰心 知道自己的功夫不成 就應當從此隱匿山林 拜訪高人接着練功夫 你要是不保英王 頭一樣兒與你的性命有莫大的利益 再說譚天一走 去了英王左膀右臂 他的反念也可以打消五成 老頭子這一次戲耍譚天 用意深遠 又誰知譚天年青負氣 他也不能奔屋中整理整理桌案 收拾收拾燈燭 自己被人戲耍 心中有氣 就憑我譚天這麼高的身分 竟會沒看見 不問可知來的這一定是出色的高人 倘若够奔後面宮 不利王駕 事出意外 那便如何是好 還不如我到後面給王駕送個信 知會軍師人等大家留神 各處嚴行搜查 別看他這麼高的本領 只要各處得着信 他就算籠中鳥籠中鼈 插翅難逃 夜晚之間 還許在暗處躲避 到了天光大亮 那就算是無處可藏 想到這裏自己將寶劍還匣 一直够奔後面 來到了王爺的寢宮 擊動了雲板 英王聽見叫王官曉諭各自預備 他老人家要升坐天王殿 單等拿獲探鳥之人 倒看看他是何如人也 有如此的大胆 英王這一吩咐 天王殿上宮燈紗燈圍燈風燈 照耀的如同白晝 武士王官旗牌校尉 軍師大帥站殿將軍 全都列排整齊霎時的工夫 英王升了寶座 眼看着左右手理髮鬚 叫了一聲列位 譚大帥說有人暗中擾亂他的帥府 孤升天王殿 曉諭衆人不可不嚴加防範 英王這句話沒說完 身後站着二十位站殿將軍 全都是虎視眈眈向看英王抱拳拱手口稱爺 不是我等說句大話 漫說沒人敢前來偷探天王殿 就是

有人前來 准保叫他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將他伸手拿獲 也好叫他知道知道蓬萊裏面人人英勇 個個高強 這句話沒說完 就聽外面有人樂 說話的聲音蒼老 哎呦我就不信 我偏要探探你這裏的天王殿 倒看看那一位的功夫出色 他老人家這句話還未說完 一哈腰往裏面便闖 在兩旁邊隨從的王官 留神觀看 就見一個人亞賽一溜烟相仿 闖到了裏面 老頭子站在台階下 看了看天王殿裏面位位都是威風凜凜 殺氣騰騰 座上英王端端正正坐在那裏 老人家手指自己的鼻子 叫了一聲軍帥大帥 旗牌王官站殿將軍 你們千萬不可着慌 我今天來到天王殿 並不懷歹意 不過就爲的是請教請教你們衆人的武學 如果有人能够贏的了 我 這個話就好說了 倘若是有所有的人位 贏不了我 你們只管把心放宽了 我決不能意狠心毒 要你們的性命 把話說完 眼看裏面二目圓翻 寶座上英王富昌富保臣 手扶閻龍案 微欠身打量董爺 看了看那個樣兒 不像出色的英雄 面皮蒼老鬚若焦草 徒手不拿軍刃 說話如此猖狂 難道說他還有什麼能耐嗎 看到這裏眼看着左右 這時老道燕普念了一聲佛號 二目圓翻不住的打量董化一 心說別看他的穿章打扮 就看他二目神光滿足決不是平常的人 如果不是一位出色的高人 他也來不到蓬萊島內 可有一樣我不知道他姓字名誰 心裏納悶 天王殿裏面衆人認得老人家的主兒 就是譚大帥 在此慌忙之際 他也不肯說 頭一節金鎖換玉蓮他給他妹妹定親 這場事就算背養島內辦的 何況二十萬銀子的運動費作了妹妹妝奩之資 再者說在帥府之中 偷盜我的兵書

戲耍於我，不問可知，一定是鎮古俠，心裏這變想着，到現在一看不錯，二目直勾勾黑前想後，也是語未發，再認得老一家的，真是左勝寨的三公，皆因在天海莊寶瑞的宅中，不斷見老人家，今天一看老人家來到島內，心裏面歡喜的了不得，心說島內要是有這變一個主兒，足能當爲內應，要打算大破劍川易如反掌，老哥兒三個以目傳神，心中歡喜的了不得，從中還有一個主兒，認得老人家，就是玉皇廟的九尾金蠅道化圖，英王駕坐天王殿，他可沒在場，不知往那裏去了，其餘的人也有見過面的，年跟已久，也有沒見過的，看看像也不敢認，一個個全都是呆呆發怔，就在這變個工夫，座上英王吩咐一聲，列位，那一位捉拿探島的奸細，這句話未說完，在英王身後有人答言，正是百步神拳石天龍，這個地方可不算石天龍眼空，他一眼就識這變一個乾瘦的老頭兒，就讓有能耐，他可能有多大的本領，故爾他看不進，口才答應一聲，縱身來到階下，用手點指，叫了一聲老朋友，看你這個樣兒，白髮蒼蒼鬚髮皆白，年紀不小大，將近百歲，你的膽量不小，竟敢來到天王殿，任意胡爲，王怨仁慈不忍加害，依我良言相勸，早早走開，要不然你可知道我百步神拳的厲害，董爺聞聽哈哈一陣冷笑，叫了一聲石天龍，我這一次到天王殿不爲別的，就爲看看你這百步神拳有什麼出色的地方，老了老了，也再開開眼，石天龍一聽老頭兒所說的話，未免羞着大庭廣衆，自己的火，遂微微一笑，叫了聲老朋友，休要在爺面前如此猖狂，你要打算看看我的手術不難，別再接招，說着活雙手往上一托，這一手叫雲手，幌了幌老

人家的面門 然後往前一長左步 右胳膊往下一壓 用力够奔老人家的頭頂 往下一按 掛着手音就聽嗖的一聲 小子不枉人稱百步神拳 果然身上有功夫 老頭子一看掌到 身形向旁邊一閃 雙手一搭 跟着雙手往前一撞 這手功夫名目叫作雙撞掌 耳輪中就聽拍的一聲 石天龍應手翻身跌倒 老頭子微笑 哎呦你叫石天龍外號百步神拳 比我你還比不了呢 我也有個外號叫千里神掌 你叫百步神拳 你想想你要跟我比到一處 你不是差的太遠了嗎 你還只管萬安 我決不要你的命 爬起來走你的 我還要領教領教天王殿的軍師大帥 倒要開開眼 看看那位能耐久 石天龍無法 只可爬起來退歸英王的身後 衆目之下難堪的不得 面帶慚愧 退入了人羣裏面 還未董等爺發言 就看面前站着一個人 叫了一聲老朋友 別看你贏了我的兄長石天龍 今天你打算贏二爺石天鳳 恐怕有點兒費手 你可知道我嵩山打虎的厲害嗎 老頭兒看了看石天鳳長得相貌堂堂 董爺看着歡喜 叫了一聲朋友 你叫隔山打虎啊 來咱們兩個人試試 我說好比是虎 我看看你怎麼個打法 你要打不着我可要打你了 說到這裏 老頭兒將然一撕鬍鬚 石天鳳起步向前左手一幌老人家的面門 右手用了一個削掌 單風灌耳够奔老人家太陽穴打來 老頭子縮頸藏頭身形向下一矮 跟着把左胳膊豎起來 一撈石天鳳的胳膊 右手由左臂底下一穿 用了個單撞掌 够奔石天鳳胸前便打 手帶風聲 嗖 石天鳳真不含糊 一看老人家手來的厲害 趕緊脚尖點地 嘯的一聲向旁邊縱出去五六尺 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 暗想道

這個老頭子真厲害，好快的身法。要說談到隔山打虎的能耐實在不錯。要是跟老人家打算走個十趟八趟，那可不成。不過老人家愛惜他，石天鳳家傳的武學，接河打牛，百步打空，老頭子要看看他這套拳裏頭的絕招。這就叫練到老學到老，身爲劍俠，也並非是坐科一學就學到了劍客的身分。不過是慢慢的研究，誰人的拳術出衆，跟他動上手，怎麼套他的招數。如果有更好的地方，記在心中，嗣後跟人動手，把所得的絕招，全都放在自己身上。故此才能够招不空發。今天老人家大戰石天鳳，也就是七招，猛然間石天鳳用了個猛虎出洞，飛身够奔老人家胸前打來。老人家身向旁邊一閃，左手一擡，右手一抹，趁勢往回一帶。石天鳳身一打旋，來了一個屁股蹲兒，把石天鳳摔的暈暈一聲半天沒言語。老人家手托銀髯，微微一笑，叫了一聲石天鳳，你叫隔山打虎，我叫隔天打日，你這個能爲比我還差的多。石天鳳無法，緩過來這口氣，站起身退入了人羣之中。老頭子還沒說話，在英王身後有站殿將軍四猛，人稱四大勇士，頭一位生擒虎陳勇，第二位活捉豹瓢倫，位三一絕力賽孟賁奎虎，末一位金鎗無雙小霸王金角，四個人一同站起身來，繞過了閻龍案，來到塔台下。頭一個就是陳勇，力大無窮，身量也好看，黑慘慘的臉面，鬍子像亞賽鋼針，秤槌鼻子，四字口通紅的嘴唇，伸出手來亞賽蒲扇，四稜的腕門子，胳膊上起青筋掛青線，就憑這個長像，真不枉人稱生擒虎。董爺看着愛喜，這樣的彪形大漢，真要是得點兒真傳，漂流江湖成名何難。董爺那然想到這裏，就聽他大喊一聲聲如巨鐘，不亞如半懸空中打

了一個霹靂相彷彿 用手點着叫了一聲老朋友 用不著這樣賣弄武藝 方才石氏弟兄落敗 倒不是他們武術不精 皆因是他們貪心過甚 以致當場失慎 來來來 生擒虎我來試試你 的力量如何 說到這裏往前搶走三四步 左手一幌老頭兒的面門 右手掌泰山壓頂 用力 够奔老人家頭頂便砸 董爺心想這個小子 外號叫作生擒虎 當然身上有點勁頭 索性我 不用跟他比招 倒要試試他的臂力如何 想到這裏 一看掌離切近 將身往旁邊一閃 右 臂用力往上一接 就聽拍的一聲 雙臂相觸 老頭子倒不理會 生擒虎就覺膀子發酸 臂 節疼痛 哇呀一聲吶叫 不住的上下打量老人家鎮古俠 他以為老人家手裏拿着傢伙呢 要不然不至於磕在臂上這麼疼 細一看老頭子把衣袖挽起 明露着麻杆細的胳膊 皺皮搭 拉着跟口袋一般 看罷不敢以力量相較 只可回轉身形 施展招數 老頭子一看不由得心 中暗笑 看你這個樣子 身大力不虧 我說到力量你還差遠了呢 陳勇一個人跟老頭子動 手 那個樣兒堪堪不放 在旁邊活捉豹瓢倫 不等陳勇敗 伸手過來竭力相幫 這就叫倆 打一個 老頭子一看 心裏頭不痛快 好漢打好漢 講究單打獨鬥 別論贏的了贏不了 我連勝兩陣將他等打倒埃塵 貴手高抬不要他們的性命 我不過是要鬥有名之人 借世游 戲也施展施展我的手術 叫他們看看 你們可是以多為勝 可別怨我不對 老頭子不過招 數裏面略微加了一點緊 一個人賭鬥毫無懼色 工夫不大 金無敵小霸王金角 絕力賽 賁孟奎虎 四勇徒手不拿軍刃 把老頭子圍在了正當中 圍圍圍住 老人家鎮古俠 心裏

頭好大的不滿 你可別看人老不亞如生龍活虎一般 一個人大戰四個人 毫無懼色 指東打西行左就右 四勇發出招如同閃電一般 腳底下如同風奔一般 就聽噠的聲音 此時雲台劍客燕普燕雲風手拈銀髯瞪睛觀看 一看四猛圍住白髮蒼蒼的老頭兒尙且不能取勝 這才密傳一令聽諭旗牌武士王官站殿將軍 各持軍刃圍困老頭兒 務必將他拿住或是當場結果性命以除後患 這才叫令下如山倒升帳鬼神驚 那一個敢不聽軍師燕普的密令 一個個各擊自己趁手的軍刃 約有五十多名不足六十名 就在天王殿台階下將鎮古俠董乾董化一團團圍住 老頭子一瞧不由待心中有氣 暗想道劍山蓬萊島裏面的軍師大帥位位都是武術高強 一單打獨鬥倒瞧誰誰 誰不 何必非要以多爲勝呢 再者說我徒手不拿軍刃 你們長短兵刃不等 以多爲勝 我可老了 倘若一眼看不到 被爾等將我打倒 我數十年的威名一旦付於流水 到那時豈不可惜 我今天取軍刃開殺戒被殺死的可算是你們禍由自取 老頭兒想到這裏 動着手一換勢 身形往旁邊一蹶 擦去衣服由打腰間撤出他老人家這口龍鱗寶刀 刀光四射亞賽閃電一般 沒身分主兒瞧着不理會 座上幾位高人雲台劍客燕普大帥厲膽俠譚天 水軍大帥龍斗龍九公 翻江攪海第五龍子變于子江 大家都注目在老人家這口寶刀上 瞧着好生眼熟 尺寸光芒好像那裏見過 說這了也不敢說一定是那口刀 要說從中細心還是人家譚大帥 皆因他常到太平寨閑坐 太平俠智亮不斷的將龍鱗寶刀取出來給他觀瞧 今天一瞧這口刀好像太平俠的軍刃 就是瞧不見刀把上的龍鱗 細

看刀把上面有藍布包纏，不由得譚天就是一怔，心中納悶。鎮古俠我屢次三番跟他相逢，向來是赤手空拳，怎麼會今天又有了寶刀呢？衆人納悶，在先前老頭子不過用寶刀削旗牌，王官等手中的軍刃，就聽陰鷗鷗的聲音，也不管你是單刀，若槍寶劍護手鈎，只要是一挨寶刀，噲啷一聲，削爲兩斷。老人家這個意思是，削斷他們的軍刃，不傷害他們的性命。大家一駭，怕全都逃走可也就完了。有誰知他們手擎着軍刃，對着老頭兒一死相拚，那個意思非要將老等兒結果性命，方趁他等的心懷。老頭子看着不由得有氣。這麼些個人，各撥軍刃一擁齊上，我要是慈悲，未免就要遭他們的傷害。這也叫他們自找，只可說遭劫的在數，在數的難逃。想到這裏，把心一橫，隨着一擺手中這口龍鱗刀，口中喊道：爾等好不知自愛，我貴手高抬，不肯傷害爾等的性命。有誰知你等拚命相逼，這可別怨我無情。說到這裏，就聽唏哩噠改如同切瓜削菜一般。這些個旗牌們機伶的主，不肯往前上，不達時務之輩，打算在人前顯耀，熬裏吞尊。又看老人家年邁蒼蒼，不放在心上。他們那就算是劫數到了，轉瞬之際，十六名旗牌官，十個王官，共二十七位，橫躺豎臥，屍跌倒塵埃，血流成渠，慘不忍睹。座上英王看着難過，眼看軍師叫了一聲燕道長，這個老頭兒他是如此兇狠，刀到處人頭滾滾，霎時間血肉橫飛。這樣勇猛無人可敵，這得殺死多少人命，才能算完。仙長還不及早拿個主意，等待何時。燕普也明白，知道淨指着旗牌王官等衆人，決以不是老頭兒的對手。一時之間，可就想不到。來這個老頭他是誰，也無論他是何人，倒不如我身臨其境，倒看看老等兒是何如人也。想

到這裏 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爺駕 休要驚恐 待燕普親自出頭 說到這裏 站起身來 手擺拂塵 往前緊走 來到塔台下 口念無量佛 諸位撒招不必前進 燕普在此 這一句話衆人聽着歡喜 各自虛幌軍刃 縱出了圈外 此時老道大搖大擺 毫無恐懼之色 走至在近前 上看一眼 下打一眼 留神先看了看鎮古俠 然後拂塵往大領上一插 叫了一聲老朋友 你是何人胆大包身 夜晚前來攪鬧天王殿 報通你的名姓 老頭聽到這裏 微然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燕普 憑你這麼高的身分 人稱雲台劍客 目不識人枉算英雄 既然不認得我告訴你 家住陝西鳳翔府西關裏 姓董單字名乾字化一外號鎮古俠 老道聽到這裏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 暗說不好 此人隱跡多年 今一旦出頭 與我等大有不利 聽人傳言他爲大清國四大名劍排行在首 身有絕藝 他這一出頭談到武學上 未必有人敵的了 他 想到這裏無法 只得回手撒劍 叫了一聲董化一 依我良言相勸 我們出家人體上天好生之德 決不難爲你趕快走出劍山蓬萊島 如果執迷不悟 非要動手不可 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老頭子聽到這裏 哈哈一陣冷笑 叫了一聲燕普 我還是真活够了 這一次我入劍山闖的就是你 你與我的了我掌中這口刀 慢說叫我走出蓬萊 要我項上人頭都使得 今天可這麼說 如果贏不了我掌中寶刀 當然將你結果性命 剷除蓬萊的股肱 出家人不思採藥煉丹 希望飛升羽化 沾染紅壁 貪圖名利 助桀爲虐 我懲戒你一番 倒看看你改與不改 老道聞聽老人家之言 那算句句有理 打算用言語跟人家分辯 那叫不通情

理 強言爭執無如何 只好以武學跟他解決 倘若能够取勝於他 那就任什麼不用說了 倘若不能取勝再作道理 燕普這時候心無定念 自己准知道不一定贏的了董爺 隨着用寶劍對准了老人家的頭頂 用力往下截擊 高聲叫道董乾 休要大言欺人 我要跟你一決雌雄接劍 董爺一看劍到了 並不躲閃 用手上的龍鱗刀刃朝上一接 說了一聲開 燕普趕緊回手撤劍 轉身形用了個反臂擦陰 對准了老人家襟下挑來 鎮古俠一看 趕緊身向後一撤 躲過了寶劍 手中刀用了個撥草尋蛇 够奔老道的脖項 老道擺劍接架相還 兩個人當場動手 刀劍並舉 衆人各個都是扎撒臂膀 瞪睛觀看 這老二位身分到了極點 動手的情形 如同迎風取勢 見勢化招 普通的武學家看着 就彷彿不是真殺實砍 真要說在天王殿前 大家觀看 所有的軍師大帥 武士王官站殿將軍 旗牌人等 看的透這老二位動手的意思很少 在先前二位招慢各不相讓 那一位可是也不肯輕易進招 不過施展縮小綿軟巧看關定勢之法 這時打了約在二十多招 英王看着出神 回頭叫了一聲譚大帥 你看仙長跟董乾戰常了 那一邊占上風 譚天聞聽叫了一聲爺 今天據我看 工夫要是延長了 可別看軍師燕道長在蓬萊島裏面 講武術那位也比不過他老人家 今天要跟董乾比 軍師未必能勝 英王聞聽不由得一怔 就憑來了這麼一個董化一 殺死若干人命 仙長親自會戰 尚且不保准贏 這可應當如何是好 英王想到這裏 叫了一聲譚大帥 既然仙長不保准贏 何不趕緊派人前去魚古寺 請二位方丈出頭捉拿董化一 豈不爲

碎 譚天聽到這裏 心裏難過 有意派人前去 請了白慈雲他們師徒到此 協力相幫 就讓鱗古俠有通天本領也難逃出蓬萊島 倘若是有個一差二錯 我怎對起我的胞妹 真要說不請他們師徒 何人是老劍客的敵手 想够多時 把主意拿定 要說鎮古俠輩化一死在蓬萊裏 那也可以說是個定教 我也無法幹旋 再說王爺既把主意拿定 我也不好攔阻 遂派賽南極够奔魚古寺人古寺 請了因長老 慈雲和尚 賽南極諸葛建答應一聲 暗含着撒身出來够奔後面魚古寺 來到山門止住脚步 輕輕的叩打門環 工夫不大 裏面門開開 走出來一個小沙彌 看了看認得 原來是諸葛老將軍 趕緊合掌當胸道 你老人家爲何這樣閒在 一天到這般時候 難道說有什麼事嗎 諸葛建遂說道 少師傅煩勞通稟 就提我奉爺駕的面諭 求見老方丈有事 小和尚聞聽說了一聲 慳候一候 說着話把門對好了 轉身往裏走 一直來到後面禪堂 報告了因僧 過了好半天 小和尚二次出來 叫了一聲諸葛老將軍 我已然回明了方丈 叫你老人家進去 諸葛建答應一聲 隨着小和尚往裏走 來到後面禪堂 打起簾子 把諸葛建讓至在裏面 見着了因長老 叫了一聲劍客爺在上 諸葛建給你老磕頭 了因合掌當胸 說了一聲諸葛鴻圖起還了 天到這般時候 難道說有什麼事不成嗎 諸葛建聞聽遂說道 劍客爺有所不知 皆因前面玉王殿裏了一位老者 姓董名乾字化一 外號人稱鎮古俠 手中擎着一口明煌煌的寶刀在天王殿上動手 殺死旗牌王官人等二三十名 軍師燕普親自會戰 據譚大帥說 燕道長不准贏的了 我奉爺駕的面諭

特此前來請老劍客 帶領少方丈慈雲 前去協助燕普 和尚聽到這裏 修行眉倒豎慈目
圓睜 念了一聲彌陀佛 我打量是何人 原來是鎮古俠到此 數十年未遇 早有意找他跟
他比較比較 後來因為我拋去了爭鬥之心 此念早已消失 今天他既然來到天王殿 我何
不前去借此機會 跟他當場比較 想到這裏 遂打發諸葛建回去 派一名小和尚够奔人古
寺 把慈雲叫過來 叫他攜帶重刃 小和尚答應一聲 去了王夫不大 把慈雲叫來 見了
老師問道 你老人家打發人把弟子叫到這裏有何吩咐 了因說道 現有董化一擾亂天王殿
爺駕派人請你我師徒前去輔助拿人 咱們爺兒兩個快走 慈雲智好了一對短把追魂鎗
了因手擎金如意 爺兒兩個走出魚古寺 慌慌張張一直够奔天王殿 來到天王殿一看 燈
光明亮 如同白晝 衆家圍繞水洩不通 別看裏面有人動手 半點聲息皆無 連一個大聲
痰嗽的都沒有 靜悄異常 了因念了一聲佛號頭前走 慈雲後面相隨 走上天王殿 正趕
上燕普手擎寶劍動手 要說輸還不至於 不過劍招透慢 和尚高聲喊喝 燕道長果然劍招
絕倫 董化一刀法出衆 倒不如二位住持 待老僧抖膽請教請教鎮古俠 雲台劍客手中寶
劍透慢 心中突突亂跳 恐怕今天在衆目之下 贏不了董化一 猛然間有人念佛 聽語聲
知道是通法上人了因禪師 真要有他前來將我換下去 這可是個機會 想到這裏 虛幌
一劍 身向旁邊一躍 劍交左手 叫了一聲董化一 現有高僧了因長老 願意請教 說到
這裏寶劍還匣 伸手撒拂塵 轉身來到台階上面 留神觀看 和尚大搖大擺 往前緊走

懷中抱着黃澄澄如意 渾鐵加鋼打造 外面亮着一層赤金 重够八斤 崢光耀亮 和尚念了一聲佛號 叫了一聲董化一 你可認得老僧 和尚看了看好樣兒 面貌蒼老 精神百倍 那個態度威風凜凜 氣宇軒昂 老頭子看罷說道 我怎麼會不認得你呢 你不是了因長老通法上人嗎 你一共是師兄弟三位 你有個師哥 叫一目了然僧 你還有個師弟了義 你們弟兄三人 真可稱得起道德清高 證悟參修 在江湖綠林上 赫赫有名 這麼高的身分 怎麼會來至在劍山輔助賊寇造反 像你們出家人所爲的是甚麼 真是莫明其妙 難道說大清國的康熙聖主 還是有虧負你們僧道的地方不成嗎 如果有虧負之處 你們只管明言 果然說得有理 我也不能輔保無德的天子 當然就遠走高飛 決不干涉你等輔保英王 如果沒有虧負你等之處 任意胡來 我董化一今天憑手中這口寶刃 要跟你等僧道衆人論論高低上下 和尚聽到這裏 念了一聲彌陀佛 叫了一聲董乾 你真是伶牙俐齒 打口憑過齒說倒我們衆人 那是勢如登天還難 還有一說 我們在蓬萊島並非有意輔助英王 不過看守我們的廟宇 有人前來擾亂 我等乃是義不容辭 當然要與他勢不兩立 你倚仗你自己身爲劍客 武術高強 手中擎着一口寶刃 藐視天下英雄 來來來 老僧我要請教了 說到這裏 他一擺手中如意往前進招 你可別看是一柄如意 這種物件出自佛門 在我們俗人作官之家送禮 常以此物往還 金的銀的玉的三鑽的 或者通身翡翠的 等等不一 物之所值倒是小事 這種東西往回灣着頭兒 取意就是勸君如意早回頭 談到動手

用如意當軍刀 便宜可就大了 誰能够檢封扒打 退則能拿各種軍刀 也別管單刀花槍 帶鈎帶練的 只要挨上如意 你誰保拿不走 今天和尚擺如意 够奔老人家泰山壓頂往下 就碰 和尚百歲有零 手下的勁頭十足 如意灑下來 帶定風聲 就聽嗖的一聲 老人家 手中這口龍鱗刀 剛銅剝鐵斬金銼玉 可不敢削他這柄如意的腦袋瓜 頭一節和尚力量大 未必接的住 再者說他也未必叫得 老人家也不費那個事 一看招到了 身往旁邊一閃 手中刀對准和尚脇下用力便扎 和尚一看刀到 往前一上左步 用手中如意往外一掛 他那個意思打算攆住老人家的寶刃 那焉能能够 老頭子回手撒刀 二人比招動手 和尚 的如意 專講究撥封扒打 在燈光下上下翻飛 黃光線繞 老人家鎮古俠這口刀 側耳擦 腮繃扎窩挑 招數輾動冷氣森森 董爺由出世那一天 按着闖蕩江湖 聽說的成名劍客 耳朵裏頭有幾位 類于久居江甯的呂留良 漳州城裏的白太官 嵩山的雲龍九現周濤 英雄得路路民瞻 不過聞其名未見其人 真要談到武學上 也未必怎麼樣 今天看見人家通 法禪師了因長老 手中如意 果有絕招 這就是我董乾 另換一個主兒 要打算取勝了因 未必一定 此 我不可不加一點兒小心 倘若精神忙亂 抄他的如意遞到我的身上 身 帶重傷把我一世的英名 付於了東流 豈不可惜 老頭子想到這裏 手底下不能不加小心 和尚動着手也不免倒吸了一口涼氣 口中無言 心中暗想 要談到武學 也就是我帥哥 一目了然 真要把他老人家除去 也不是我了的口 那一個可以在我的面前能够賭鬪三

合 今天觀看人家鎮古俠果然名不虛傳 身有絕藝 我還得格外留神 不可大意 兩個人是一樣的心思 動手之間 誰也不肯莽撞 看不出來實在的便宜 不肯往裏進招 老二位全都是這樣的心思 自己看守自己的門戶 談到練武術 還別說這老二位身為劍客 功夫已然練到極點 就拿普通人說 練個三年五載的 只要跟人動上手 能够看守門戶 一時半時就不易輸 輸招全都輸在貪贏搶進 古有諺語就是欺敵者必敗 這二位那一位也不肯欺敵 就得說 兢兢業業 動手有三十多招 論手不足六十手也差不了許多 兩邊的氣全都平住了 早有武士王官 站殿將軍 指揮手下人 把所有的死屍全都移開 但看二位劍客動手 燕普手擺拂塵 目不轉睛 看着老人家董化一 一邊看着不由得嘖嘖點頭 看着董爺這身功夫 未免害怕 真要他們師兄弟四人 一同進島豈不要把蓬萊攪個地覆天翻 英王看着這二位動手 到了這般光景 看着左右 叫了一聲師軍大帥請看 了因長老賭鬪鎮古俠 能够保住必贏嗎 燕普附聽 念了一聲無量佛 叫了一聲爺 贏就不用想了 但求別輸就是萬幸 英王一聽緊皺雙眉 遂說道 既然如此 爲什麼還不吩咐慈雲携帶軍刃協力相幫 助他老師拿獲董乾 也好給死去的羣雄報仇雪恨 等到天光大亮 他要逃竄了性命 豈不當面錯過 依我說別講究單打獨鬪了 趕快吩咐慈雲出去 協力相幫 蔣老匹夫董乾拿獲以除後患 說到這裏英王叫燕普高聲吩咐 叫慈雲帮忙 燕普無法 只得念了一聲佛號 高聲說道 慈雲 跟着高僧力不能支 不是董乾敵手 還不撤軍刃前去相幫等

待何時 石頭僧慈雲聽老道這句話 心裏微然一動 他心中思索 自從幼年間練藝 整整六十年 未曾離開通法禪師了因長老 自己總覺這身功夫打遍了天下無敵手 由頭打蓬萊 島出頭露面 巧遇珍珠佛董瑞 戰船上比試 他的一對仙鶴掌 分量沉重 後來力不能支 幸虧鳴金收軍 要不然幾乎將性命喪在他的手內 由那一次動手之後 我是胆戰心寒 才知道外面比我武學高的主兒真有 今天這個鎮古俠的武術比董瑞高的多 既然軍師有話 叫我亮軍刃幫助我的老師 真我要是幫助我的老師動手 倘若輸了招爺兒兩個可全都難看了 憑我老師手中如意 跟鎮古俠動手 尙且不能取勝 就是我亮一對短把追魂鎗 據我想也沒有多大效力 我的老師倒不要緊 所慮的是我 倘若一時不慎 死在董乾的刀下 豈不可惜 倒不是我慈雲貪生怕死 真要是單打獨鬪 勝敗死活 那倒不算什麼 師徒爺兒兩個雙戰 回頭再搭上一條性命 未免太不好看 雖然這麼說 燕普已然吩咐下來 還不能不出頭 這也叫無法 只得把心一橫 一擺短把追魂鎗 念了一聲佛將身往前一躍 就在這麼個工夫 猛聽在旗牌之中 有人高聲喊喝 叫了一聲慈雲 你少要前來 說着話 伸手撒劍 年邁蒼蒼鎮古俠董乾 留神觀看 但見說話的這個人 長的好看 中等身材 不足六尺 身穿便服 脚底下青緞子皂鞋白襪子 光頭沒戴帽 漆黑一條剪子股兒的小辮兒 往臉上觀看 長方臉黃白淨子 漆黑兩道眉毛 直插鬢角 一雙闊目高鼻樑 通紅嘴唇 微有兩撇燕尾鬚鬚 大耳垂肩 堂堂儀表 手中擎着一口寶劍 光華炯炯 類似晚霞

老人家看罷，人可不認得。看見這口劍，老人家就是一怔。暗道：此劍有三四十年未曾出世，怎麼會落到這人手中？又不知道這個主兒是誰。正是：莫明其妙，書中代言。來的這位英雄，董爺不認得，提起來，真正有名兒。住家在貴州府城東八里亭，談起他的老爹，乃是隱跡的一位老英雄，姓婁，單字名鎮，外號人稱太乙劍客。隱居家中多年，跟前就是一位少爺，名叫婁瑞，號叫吃霞。家傳七十二躡地行劍。老人家自也練就，叫作地行仙。要講究使寶劍，劍走三盤，上盤乃是呂晚村所傳，中盤名叫八仙陽手，乃天師所留，談到下盤七十二躡地行，乃是婁氏門中獨有絕技。歷代相傳，並未傳授外人。婁子霞乃是父傳子受，別看年青，身懷絕藝，難兒兩個，時常坐在一處談心，談來談去，可就談到了天下英雄，有了名的人物。那一位身懷絕藝，稱得起世界第一，老人家聞聽，微然一笑，叫了一聲婁瑞，按你所學家傳七十二躡地行劍，就算是天下第一的絕藝，可有一節，據你所談的話，就算是外行，這個武學不論第一，也不論第二，一招不練的主兒，那就不用說了。只要說練武學，也並非是爲的爭名奪利，也不是搶什麼第一第二。不過不練就是不練，如果練的話，就不能甘居人後。存着這個心事，就爲的造成自身爲劍客的身分，如同修道的一般，也不敢說成，還得照樣去修練。要是這個人練藝不精，在外面自鳴得意，頭一節就悞他的功夫，再說也招人嫉妬。那就得說是自悞終身。按我所傳給你的七十二躡地行劍，可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按這招數，乃是世界罕有之技，不過在乎你自修了。最要緊的就怕你不肯

用心 如果肯用功 把這齣劍研究精了 也不枉我教導你一番 婁瑞聽着老人家所說這片言語非常高 最末尾聽老人家說出一物件 孩兒趕緊問道 老人家所談是何物 望求說明 老爺子聞聽 叫了一聲婁瑞 這種物件也不是什麼出色的無價之寶 放在不用的手中 如同廢物 像咱們用的主兒得着了 價值萬金 離此不遠 四川地面成都府官轄 離城六十里有座山 名叫拂雲峯 峯頂有座古廟西方禪林 從中爲首的住持名叫了義 那乃是一位隱遁空門 好靜不好動蓋世無雙的劍客 他們一共師兄弟三位 大師哥一目了然 二師哥通法上人了因 要說到他們弟兄的武術 外面都知道一目了然身爲劍客武學絕倫 真要是實地考查 這個了義的功夫 只有比他師哥高 決不能不及他師兄 不過他不常出頭 他手中有一口寶劍 名叫紫電 傳到而今更名叫作流彩虹 這口劍出了匣 光華一片類似晚霞 光芒燦爛 能够削銅剗鐵 斬金鏗玉 大有水斬蛟龍 陸斬犀象之能 真正是吹毛可斷 我連去數次拜訪高僧 怎奈緣淺未能相晤 今生得不着流彩虹誓不甘心 到爾今我可老了 你如果有志氣 可以够奔西方禪林 宛轉周折 千方百計 只要把寶劍算計到手裏 有這口寶劍輔佐於你 可以成名天下 這我不過指給你一條道路 你要到了西方禪林 前去取劍之時 你可不要心高氣傲 小看高人 如果憑自己血氣之勇 不但寶劍得不了 性命都有些個危險 婁瑞聽老人家說完了這話 自己連連點頭 遂叫了一聲老人家 我要是够奔西方禪林 化裝前往拜訪高僧 所爲的他那口寶劍 但是我要到了那裏 自然

得看事作事隨機應變 也許明拿也許暗取 這一來這個界限可就說不了一定啦 如果這麼辦老人家膝前無人侍奉 我怎麼能够放心 老頭兒聞聽 面目往下一沉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婁瑞 就衝你這一句話 將來就不能成名 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 得具有英豪之氣 不能學兒女之態 你說出門不放心我 難道說我是走不動的人嗎 你何必學這種愚孝 真正孝子父作子述能够繼續爲父之志 那才算是英雄 何況我指明路於你 爲什麼你還不去呢 婁瑞聽老頭子說 連連點頭答應 老人家不過把出入的道路 詳加指示 婁瑞遂打點好了一個小包袱 帶了 百兩銀子 收拾俐落 辭別了老人家這才動身 婁爺出了家門 行至在中途 一個人行路 道上又沒有什麼事 自然走的很快 這一天來至在四川成都府的地面 到了西關廟 買了些個紙碼錢糧 遂一直够奔拂雲峯 往前走著 就見山高影日 碧沉沉蒼翠可愛 來至在山根尋道登山 曲曲彎彎道路荒僻 婁爺看著 自己心中揣度 也不知道那條山路可遇西方禪林 既然不認得道路 只可隨便順道前行 好在一樣兒身有武學 上山不大什麼艱難 走了好半天 猛然間就見前面一帶松林 如同綠雲相彷彿 繞過這帶松林 風清日朗另換一個世界 野鳥喧噪 其聲異常好聽 婁瑞此時但覺心曠神怡 幾忘却山下倘有凡世界 四外瀏覽遠遠看見紅牆巍峨 殿角如隱如現 誰知道前面一定是一所廟宇 心中喜悅 往前緊走 來到切近 就見山門前一邊一個插杆 漢白石的夾杆石 對着面的影壁 在外面繞着看 大概是四層殿 東西尚有配殿 婁爺看罷含着躊躇

心說山峯上面竟有這樣大朝 這變大的工程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所修 山門前倒是有無數石碑 一時之間也無暇去看 看了看在山門上懸着一塊匾黑匾金字 上面寫的是敕建西方禪林 當中山門緊閉 左右各有角門 婁爺不敢走當中山門 來至在下垂首的角門子 輕輕叩打門環 叫了一聲裏面有人嗎 叫了半天 由裏面開門出來一個小和尚 年紀有二十多歲 穿着半截子短僧服 腳底下高腰白襪 開口僧鞋 往臉上觀着 白淨面皮 長的倒是善靜 眼看着婁爺 笑嘻嘻合掌當胸 叫了一聲施主 方才是你老人家叩門了嗎 婁爺點頭說是 小和尚問道 不知有何事 如果找人請你老說出名姓來 我好給你老回 若是燒香拜佛的 對不起可得擋您的駕 皆因老方丈有話 因為我們這裏有三百多名僧人 全都是靜修的 婁爺聽到這裏 二目圓翻 心中暗想 莫怪我爹爹說這裏面這個然家的和尚了義 心性特別 身為劍客 今天不用見他的面 只聽小和尚所說的這話 就知道了義 決非尋常之人 既然不容我燒香 怎麼能夠見他的面 見不着他的面 何從談話 談不了話又怎麼能夠談到寶刃 一步一步尚有許多障礙 今天這頭一步就有如此艱難 這變看起來 這寶劍大概難以到手 又一想 咳 世上無難事 就怕不用心 俗語說的好 有志者事竟成 凡是一段事 自己只把主意拿定 本着百折不回 勇往直前的精神胆氣去作 沒有辦不到的 想到這裏 眼珠一轉 計上心來 拿眼看了看小和尚 打了一個聲咳 叫了一聲少師傅 你老這一說我這才明白 我今日奉父命前來 草舍離此相隔數百里 他老

人家染病在床 醫藥無效 是他老人家自發心願 如果病體稍痊 必然親自前來拂雲峰西方禪林還願 你說果然神仙有靈 由他老人家出口成願的那一天 不消幾天 沉病霍然而愈 他老人家心裏高興的不得了 立刻就要前來還願 答謝佛祖的保佑 我以為他老人家這麼大年紀了 倘若中途路上 受些個勞苦 舊病復發 豈不悔之無及 我這才請分相代 這一次來到了寶刹 就算是至誠誠 既然少師傅說明 老方丈與信士無緣 這乃是廟中的規矩 我可不敢抱怨 也不敢破例妄動 惟有求少師傅你老替我設個法子 周旋周旋 我感激的功德不朽 小和尚聞聽連連搖頭 叫了一聲施主 這個我可辦不到 頭一節我的職司太卑微 再者說我們這廟裏頭無這個規矩 不敢破壞他老人家的法諭 說到這裏小和尚轉身就要往裏走 又誰知婁爺不肯放行 苦苦哀求 說的言語令人憐憫 連連叫少師傅大發慈悲 居然把一個小和尚說心給哀告軟了 遂止住脚步 叫了一聲施主 你老在這裏略候一候 這個事我一個人可主不了 容我到裏面跟我們所有執事的僧人商量商量 如果衆人肯其負責 方丈問下來 應當用什麼言語回覆 有了章程你老再進廟還願 誰叫你老是個孝子呢 如果衆人全都不敢担 還是那句話我可不敢往裏帶你老 婁爺一聽無法遂說道 少師傅 大發慈悲 無論如何替我維持維持 說到這裏小和尚點了點頭 回手關門 叫婁爺在外面等候 等了足有喝兩碗熱茶的工夫 看見小和尚開門出來 向着婁爺站手說道施主 現在客堂裏面有我們幾位師兄 他們全都是職務的人 叫我把你老請到

裏面談談 然後設個法子叫你老燒香就是了 婁爺聞聽歡喜 跟隨小和尚邁步進內 小和尚回手關門 帶着婁爺一直往裏走 來到客堂 紙碼錢糧往旁邊桌兒上一放 婁爺看了看屋中坐着有四五位僧人 也有穿着長大僧服的 也有短衣襟的 全都是滿面紅光 精神奕奕 婁爺毛腰 給各位和尚作了一個揖 然後旁邊垂手一站 小和尚看了看衆人說道 施主我先給你老見見 這是我們廟中的月中師傅 知客師傅 我就叫門頭僧看門 還不止是一個 兩位副的一位正的 正門頭僧是我們大師哥 他那個差使可消閑 因為專管山門一年就開兩次 臘月初八 正月初一 一年就是這次大齋場 也不爲的是迎接檀越進香 俗說就叫迎禪 再說就是我們哥兒兩個了 看守左右的角門子 談着話就是知客僧手打問訊 叫了一聲施主你老貴姓 婁爺連連抱拳說道 在下姓婁名瑞 婁爺又把怎麼奉父命前來還願的話 又說了一遍 求衆位設法維持 我把心願還完了之後 回到家中見着我的父親說明 決以不忘衆位高僧的好處 從中說話 就是這位知客僧能談 雙手合掌口念佛號 叫了一聲婁施主 我先攔你老清談 從中有段原因 施主相識路遠 你老不知道 在我們敝山附近的居民 沒有一個不知道我們這裏的規則的 在先前所住掛單的僧人 沒有千名 倒也差不多 就皆因五年前廟裏頭九月初九那一天 作重陽大會 水路道場 超度亡魂 遠近善男信女 來的無數 人多心不齊 從中良莠全有 也有誠意前來燒香還願的 也有遊逛的 另外有一部分不良之輩 藉此前來招搖 搶男霸女 侮辱佛門淨地 老方丈

一怒自此永不許男女燒香 說到今天 你老要燒香 我等衆人焉敢破壞舊例 違背方丈的法諭 方才我聽我師弟說 你是一個孝子 我們不能不維持 不用說這段事背方丈而行 就是監寺的師傅 都不能讓他知道 走漏了風聲 我們必然身受重責 就是爲你挨了打 那就得說認命 皆因你的孝行可嘉 可是這變說 也用不着到大雄寶殿 你跟我們暗含着把配殿門開開 你到裏面燒股香 就算上供人吃 心到神知就是了 婁爺聽到這裏 連連點頭 說道 這就算衆位師傅維持我 說到這裏他把紙碼錢糧打開 帶好了火種 衆人帶領着他 出離了客堂 越過穿堂殿 來到大殿的前院 看了看四四方方的大院子 兩旁邊四株大樹 四面四外的套廊 正當中的大殿 殿座足夠十五間 兩旁邊的配殿 高聳聳的月台 把婁爺陪到了配殿 知客僧用鑰匙開了鎖 門分左右 並未敢高聲說話 點手叫婁爺來到裏面 一看這座配殿一粒道是五間 正當中供的就是漢聖大帝 兩旁邊龍獅火地 文昌藥王 每座神龕前一張神厨上面擺設着五供蠟炬 上面懸着海油燈 婁爺來至在裏面 後面小和尚抱着香 燃着火種點香 插在爐內 婁爺將身跪倒佛前棕團上面 向上叩頭 嘴裏頭還不住的叨叨念念 所有的僧人 以爲他是替父還愿感謝神靈 其實不對 婁爺他另有他的心思 他禱告上天有眼 保佑他在此得遇老方丈 見面投緣 好得寶刃 挨着神厨前全都把香燒完了 另有小和尚把香起下來 泡滅了仍扔在香池裏面 知客僧悄悄的說道 婁爺主你還是請外面坐吧 婁爺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衆位高僧 既然是廟規森

嚴 你老人家身担重責 睡開配殿 領我到神前燒香 這番心思小子領情 可有一說 你老人家修好修到底 我還愿還到頭 已然配殿上了香 大殿的佛祖我要不磕幾個頭 回到家中怎能向我父親交代 我又不曾說瞎話 真要是我父親知道我差到大殿進香磕頭 必然怪罪於我 在我當受家法的責打 在我父親他老人家於心不甘 必然還要親自前來 這個話可得求衆位師傅發發慈悲 不怕我不燒香 在佛祖跟前磕幾個頭 也覺着良心上好過的去 斐爺當面要求 衆僧人聞聽 你看我我看你 面面相觀 後來還是這位月中師傅眼看衆人說道 各位師兄弟 你老看這位施主 真可算順養一道走到黑 並來還愿 既然來到廟中 不怕燒上一爐香 心願到了 神已知曉 不就算完了嗎 非要開大殿不可 倘若叫監寺的看見 報告方丈 我們可擔不起 在憑你怎麼說 斐爺只是百般的苦苦哀求 求的衆人無法 知客僧說道 衆位師兄弟 既然斐施主這麼說 咱們就成全他吧 是就開完了配殿 這個話要是傳到監寺僧耳內 我們也不好說 莫若已成就已就吧 咱們把大殿給他開開 叫他燒股香快走 成全他這份虔誠心 衆人一聽也無可如何 只可够奔大殿用鑰匙開開殿門 到裏面一看 別看沒有人燒香 裏面清潔異常 皆因客堂裏面 有四十多位僧人 按子午必要到大殿佛前誦經 故此塵土皆無 照樣把香划開了 香當中供的就是我佛如來 兩旁相陪二位菩薩 文殊普賢 兩旁邊所有的神 大概就是十八羅漢 斐爺上香膜拜 挨位全都磕了一個頭 參禮已畢 然後背手觀看 細看佛祖的聖顏 雖然說泥

塑木雕 位位狀態威嚴 婁爺那個神情叫別人看看 好像是隨喜殿上留戀不捨 其實不對 僧人等怕監寺的知道 總想着越快越好 婁爺故意逗遛 那個意思時間一延長 有人知道了才好呢 這四位和尚看着着急 說道 婁施主香燒完了 你老就不必參觀了 耽延的工夫大了 多有不便 婁爺搖頭說道 不 我略微看看 回到家中也好向我的父親學說 這句話未能說完 就聽外面有人念佛 聲音洪亮 這一聲佛號不要緊 把四個和尚可給吓壞了 顏色改變 用手點指 叫了一聲婁施主 可了不的了 你老算把我們害了 叫你走 你不走 香燒完了 還要觀看 你看着吧 回頭我們輕則挨說 重則就得佛前請法 必然要身受重責 說道這裏 由外面進來一個和尚 二目圓翻各處觀看 手擺着拂塵 婁爺上下打量這個僧人 大身材細腰扎臂 茶青色的僧服 青布大領 腰紮杏黃色的絨繩 下垂燈籠穗 腳底下穿着一雙鶯黃色的僧鞋 沿着白日 往臉上觀看 黃臉膛扎腦門 兩道搭白眉 大眼高鼻樑 兩額高聳 通紅嘴唇大下巴 兩耳朝懷 領下摻白鬚鬚 到了裏面一看 念了一聲佛號 遂說道 各位師弟 這是那一位大胆 暗開大殿如果叫方丈知道了 我先受責備 如果各位有意跟我過不去 故意如此 也請各位明言 衆人面面相觀 知客僧遂說道 師哥 這可不怨我們 再者說方丈傳出來的話 那一個敢不聽 這裏面有一段原因 這位施主姓婁 名叫婁瑞 皆因他的父親身染不治之病 堪堪要死 他自發心願 如果得活 親到西方禪林降香 神靈有眼真就叫他活了 有心自己前來 皆因年歲太大

這是他的親生之子 替父前來還愿 在山門外我們也曾再四擋駕 怎奈他是一派志誠之心 不肯就此而回 苦苦哀求 我等無法 背着你老開大殿 叫他進香 既然被你老查出 念其他是孝子 你老就發發慈悲 從中維持維持吧 師哥你老要是能饒我等這一次 下次決意不敢 婁爺在旁邊也不住的哀求 監寺僧人當着婁爺也不好發作 正然無法解決之時 由外面進來一個小和尚 年紀有個十二三歲 向着監寺僧叫了一聲師哥 方丈問何人膽大敢在廟內喧嘩 叫你老到後面有話說 監寺僧一聽 叫了一聲各位師弟 聽見了沒有 我倒好說 這是怕方丈知道 果然還是知道了不是 你們趕快把大殿鎖好 這位婁施主陪到前面客堂 回頭單聽老方丈的發落 衆僧人無法 把大殿裏面拾拾收拾 用鎖鎖好 婁爺仍然陪到了客堂落坐 此時婁爺心中這分喜悅就別提了 心說我就怕方丈不知道 只要是知道了 當然就有見面的希望 只要我看見和尚了義 看看他的眼神行動 就知道他是何如人也 果然要是成名劍客 隱遁在此 我不用說得他老人家的寶劍 就是近乎近乎也可以多得些個武學 不表婁瑞單說的是監寺僧 跟着小和尚一直來到後面 方丈的禪堂 來至在裏面 老方丈問 外面何人任意喧嘩 本廟的衆僧 你就沒吩咐他們鎮靜點兒嗎 監寺僧不敢隱瞞 就把外面來了一個孝子 替父還愿 姓婁名瑞 方丈聞聽微笑 念了一聲佛號 原來如此 既然是孝子還愿 就不必攔阻才是 皆因人多了良莠不齊 來到了廟中攪擾 故爾我才說信十無緣 禁止他等入廟 又搭着我好靜不好動 不願意搭理他們

所以我才說了那麼一句話 這位姓婁的既然奉父母命前來 可稱得起是孝順之子 無論如何 也別虧負他這分誠意 咱們這個禁止燒香 不過就是遠小人 近君子的意思 要說咱們出家住在廟宇裏面 說信士無緣 未免於理不合 不過小人之輩 他一看廟內禁止開人入內 他也就犯不上費許多唇舌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拜佛來的 話說到這裏 老力丈問姓婁的這個香燒了沒有 如果沒燒趕緊開殿 叫人家進香 香燒完了 把這個人帶進來 我看看 監寺僧聞聽說道 跟方丈回 這個人香已然燒完了 皆因他等被哀求不過 背着 我開了大殿讓他燒的 我繞到那裏看見隔扇大開 恐其有什麼意外 念了一聲佛 才驚動了你老人家 和尚聞聽點頭 擺手說道 你快出去 把這位施主帶進來我看看 監寺僧答應 轉身出離了禪堂 來到前面把小和尚們吓的一個個心驚膽顫 看見監寺僧 走上前來 叫一聲師兄 方丈問下來怎麼樣了 監寺僧說道 他老人家倒沒着多大急 不過叫我把這位施主帶到後面 他老人家要親眼看看 大眾僧人一聽無法 只可告訴婁爺 叫他跟監寺僧一同够奔後面 把個婁瑞喜歡的了不得 工夫不大 來到後面禪堂 稟明了老方丈 才把婁爺帶到裏面 婁爺進了禪堂 留神觀看但只見迎着面有一張床 床上放着棕團 上面坐着一位僧人 盤膝打坐 年紀太大了 看那個樣兒 站起來是個大個兒 身上穿灰色粗布的僧衣 青粗布的大領 外面罩着一件灰布大坎肩 腰裏繫着一根杏黃色的絨繩 脚底下穿高腰白襪 一雙僧鞋 在脚搭上放着 老和尚雙手下垂 面如敷粉 白中透潤 起着

一層油皮白眉毛 搭撒着眼皮 準頭端正 方闊海口 領下一部銀髯 頭上滿都謝了頂了 大耳堪可垂肩 天然帶着福像 果然不枉身爲一廟之主 婁爺看罷 往前搶步 口稱方丈在上 弟子婁瑞給你老行禮了 毛腰行禮心中佩服 看和尚的像貌不愧人稱劍客 老和尚一看婁瑞毛腰行禮 雙手合掌當胸 念了一聲佛號 叫旁邊的小和尚接起來 婁爺站起身來 老和尚命弟兄搬過一張杌凳 叫婁爺坐在自己的對面 這位了義和尚 睜眼打量婁爺 然後叫了一聲這位施主 奉父命前來進香 可稱得起孝悌無雙 論說老僧廟內的規婁爺 無論遠近之人 前來燒香一概擋駕 這也算你有緣 也搭着你有一片至誠之心 才能够在此巧遇 叫小和尚倒上茶 兩下裏彼此說了幾句客氣話 老方丈那個心思 談上幾句話他還會不告辭嗎 又誰知這位婁爺越說越高興 堪堪天色就到了日沒 老和尚實在忍不住了 遂叫了一聲施主 但不知你住在山前山後 山上山下 天色已然不早 我恐怕你走着不便 婁爺聽見這個話 不由得自己暗笑 心說我來就爲的訪高僧你 見不着面那就無法了 只要是見着你就打算讓我走那可就容易了 遂向老方丈說道 要不然我就走了 方丈我來的時候 在山門外衆僧人攔阻 不叫我燒香 我要是走不就早走了嗎 皆因我父親有個志願 他老人家自己出口成願 許的明白 沉疴得愈 好了的時候 必要親自到西方禪林進香 燒完之後 拜見老方丈 把話說明 情願在廟中侍奉僧衆 以四年爲度 真要說落髮爲僧 他老人家也年紀老了 再說家裏子女滿堂 他老人家也不能那麼辦 你說

出口成願 病果然好了 我既是替他老人家前來還願 當然是有願必還 故爾我不走 我早就把主意打妥 你老問到這裏 我可不能不說 我情願住在這裏 替父侍奉僧衆 以了心願 老和尚聽到這裏 雙眉倒豎 二目圓翻 念了一聲佛號 叫了一聲施主 論我廟的僧人數百名 真要說你一個人住在我這裏 早晚吃兩頓飯 還要服侍服侍僧衆 那倒沒什麼說的 頭一樣兩裏清苦 沒有香火這是你知道的 多一個人就得多一個人的費用 這項伙食難以出賬 再說廟裏僧人數百之衆 早早晚晚這份辛苦 你也受不了 依我說你話既然說出口 就只好把願還了 請你早早回去 我也不敢多留 婁爺聽到這裏 連連擺手 叫了一聲老方丈 我早已算到這裏 只願你老人家這麼一說 我回到家中怎麼向我父親交代呢 知道的說你老不肯留 不知道的必然說我貪戀家中 再者說談到廟中清苦 我已打算妥當 方丈放心 我自備衣食 決不騷擾廟中 老和尚看了看 准知道叫他走不成 只可點頭說道 婁施主這可是你自己願意在這裏 倘若廟裏的辛苦你受不了 或者背我而逃 或者當面相辭 到那時你可別說我說我不對 婁爺點頭 老人家你只管萬安 心意已決 並無反悔 老和尚無法 談話多時 到了吃飯的時候 叫監寺僧把他帶下去 到食堂裏面用齋 隨衆吃喝 就叫他在廟內休息三天 到了第四天 老方丈吩咐下來 叫婁瑞淨管給廟裏挑水 無論什麼地方 只要用水滿歸婁爺一個人管 婁爺只可點頭 跟着小和尚一同到外面 告訴井的所在 水管給他找了來 婁爺一看這付水管就是一怔 是新打造出來的 婁爺

看了看這付筲 平平常常也得裝三四百斤水 挑水的扁担亞賽小房梁 這對筲再搭上水 若說沒挑過的 就是能担二三百斤的主兒 這一天挑長了他也受不了 真有心說不挑 老夫丈必然說我心意不誠 叫我走出廟門 那麼一來豈不是枉費徒勞 得不着寶刃豈不枉然 再者說常言有句話 不受魔難不成佛 自己把心一橫 不怕水筲把我壓死 甚至於出了 若的危險 死於廟內 那叫情屈命不屈 想到這裏 伸手拿起扁担來 繩扣套好 担起空 筲够奔井口 水打滿了挑着一走 幌幌蕩蕩 要說人渾身的膂力 也分怎麼用 長挑的主兒雖能挑三四百斤 二百斤的物雙手舉不起來 會舉的主兒 能舉三四百斤 二百斤挑着 費勁 各用一慣 這對筲三百多斤不足四百斤 別看這麼高的身分 擔起來仍然是幌幌蕩蕩 自己咬定牙關 還算是不錯 廚房幾口缸全都挑滿了 菜園子那裏又要水 其實菜園子那裏有井 也別管誰用假用 就叫婁爺挑 好在婁爺這個人也和平 菜畦挑完了之後 外面打雜的和尙又叫挑水潑院子 婁爺一個人還是真够忙的 由清晨起來就挑 一直挑到日沒黃昏 這一天婁爺用手摸了摸左右肩頭 一邊起了一個大疙疸 婁爺這個地方就皆因是有所希望 故任勞任怨 一聲沒言語 照樣去挑 後來打水得門了 挑的也快了 得了閑暇的工夫 不應當休息休息嗎 不行又加上叫掃院子 婁爺每天如是 白天挑水掃院子 吃完了晚飯之後 在沒人的地方還要練習練習功夫 不到三更後 不能安歇睡覺 東方發曉天光一亮 接着還是挑水 由婁爺來到這裏 終日勞累不知不覺 就是五年光景 也

不斷自己暗含着練功夫。可就是有一樣兒，跟家裏頭音信未通，好在一節老劍客婁鎮他老人家也很放心。臨行之時，囑咐的明白，叫老人家只管放心，不論日月長短決無舛錯。老人家也知道婁瑞做事精明，也不至於有什麼意外。婁瑞在廟裏忍到八年了，自己心中納悶，轉瞬來了八年，也沒看見這位了義長老他練功夫。寶劍也不知收於何處。倘若劍刃不在廟中，我這不叫虛度光陰嗎？自己心中爲難，猛然間自己一想，我這算錯了，打算訪寶刃，何必在我的住所坐着呢？白天不用說，夜晚之間，何不偷探方丈的住室，或者能得眉目也未可知。主意拿妥，到了晚飯後他可就不溫習他的功夫了。施展功夫暗探方丈室，每逢去了也有時趕上老方丈打坐，或者看經，或談話等等不一。一連探了數月，這一天時在夏令，婁爺臥爬在後窗戶，隔着紗窗往裏面觀看，但只見老和尚一個人坐至在床上。兩條腿伸着，腿粗如夯，口中不住的直哼咳，把小和尚叫到面前，囑咐叫他够奔後面，後閣佛樓迎面的神龕，撩白綢佛帘，在裏面有我一口寶劍，你給取了來，因爲我這兩天腿不好，腿要好的時候，那就不用說有人偷盜我的寶劍，我可以把他趕上。這兩天腿不合適，倘若叫人拿走，應當如何？和尚在屋裏說這些話，把外面的婁爺喜歡的了不得，暗想道：不離，我來了這麼些個年，所爲的可就是寶劍，想不到今天和尚無意之中，說出來寶劍的存放地點，活該我得這口寶刃。想到這裏，再往裏看，小和尚業已轉身出來，婁爺緊緊在房上跟隨，一直够奔後面佛樓，但見小和尚拿鑰鑰上了樓，外面是一糟大漆的隔扇，掛着個

遮雨簾子 就見小和尚慢慢把簾子掀起來 放在肩膀頭上 拿鑰匙通開了鎖簧 推開了門 由腰間取出來火桶打着了 到裏面燃着了蠟燭 佛厨上面的東西 略微挪了挪 然後爬 到上面 掀帘由裏面摸出來一口寶劍 小和尚連看也不看 手拿着寶劍放下佛帘 止滅蠟 燭出來 把門照樣鎖好 輕輕的撩起遮雨的簾子 手中擎着這口寶劍下了樓 婁爺看着眼 熱 有心過去 由小和尚手中搶過來這口寶劍 又一想 不 我硬要把寶劍搶着一走 豈 不把禍給小和尚種上了嗎 寶劍既然是無價之寶 小和尚要是丟失了 老方丈豈肯跟他善 罷甘休 倒不如我看老和尚把寶劍放在何處 我再伸手竊取豈不為妙 主意已定留神觀看 小和尚手擎着寶劍 一直够奔禪堂 婁爺仍然隱在後窗觀看 就見老和尚把寶劍接過來 手中擎劍 念了一聲佛號道 此劍真稱得起無價之寶 價值連城 說到這裏左手撈住劍 匣 右手荷劍把 按繃簧槍的一聲寶劍離匣 藉着燈光一幌 光若晚霞 劍光一片照滿了 屋中 婁爺在後窗戶觀看 心說這才叫寶物 要不然平常寶劍 那裏有這麼大的光華 看 罷就聽老和尚念念叨叨的說道 此劍原名紫電 後來更名流彩虹 由戰國時代傳到爾今 多少代的英雄 以此寶成名 算起來屈指不可勝數 傳到而今 此劍落於老僧之手 堪稱 廢物 出家人身守五戒 殺盜淫妄酒 雖有此利器 用於那裏 早有意將此物贈於相當之 人 怎奈遍訪未遇 想不到雙腿落殘 寸步難行 劍在我的廟中 如同明珠被土埋 不但 無用 我連保護之責都難做到 那成名英雄正人君子 他知道我有此劍 並無用途 前來

借使將劍取去 尙屬猶可 倘有不肖之輩 知道我有此寶 蚤夜前來盜劍而去 真乃老僧之罪也 婁爺在外面聽和尙所說的話 不由得心中突突亂跳 暗說道 難道說我的行踪被和尙識破不成 別看婁爺這蠻聰明 這個地方他可差點兒 劍客之子身分只够俠客 離着劍客地步尙覺稍欠 真要通達個中的妙理 聽見和尙這些話 他就應當躍身由房上下來 一直够奔屋中 跪倒和尙的面前 將自己的來歷實話實說 那才算他對 婁爺不担不下來拜見 反倒打定了偷盜之念 借此施展施展自己的能爲 這個地方他就算錯了 再往裏面看 就見老和尙將寶劍還匣 不住冷笑 自己念念明明 說道 了義你這可算錯了 就是雙腿不便 寶劍放在後面佛樓 也沒有人前來盜取 真要是有不肖之徒前來盜取 他也是自找滅亡 又聽和尙說道 徒弟 將寶劍仍然放在原處起門鎖好了 趕緊回來 小和尚心說老方丈今天大概是犯了病了 因爲一口寶劍連地方都找不好了 拿了來又叫我拿回去 無法只得答應一聲 將劍接在手中 小和尚轉身出來 一直够奔後閣佛樓 婁爺在暗處看得明白 就見小和尚照樣開開門 將寶劍放在了原處 然後收拾好了這才下樓 婁爺等小和尚走遠 心中高興 他遂够奔樓梯前 幌身一縱 並不按階而上 來到上面 脚登扶手 輕似狸貓 快如猿猴 往上緊走 來在了外廊的踏板上 四外觀看 並無人聲 遂輕輕撩起遮雨簾 伸手擄生鎖頭 用手先接了按鎖門 看了看裏面的簧 由腰間取出絨繩 往裏紮 鎖簧民什撤開了鎖 推開了門轉身來到裏面 先把門對好了 到裏面定睛細看

也用不着打火種。練武的人眼神最好不過。婁爺一定眼睛已然看的明明白白。把正當中的佛龕上的東西，稍微移動，然後腳登神龕，輕輕撩起軟帘，往裏面伸手一摸，果然寶劍放在裏面。伸手取出來，腳落塵埃，左手擊劍鞘，右手荷劍把，先看了看寶劍的裝璜，綠魴魚皮鞘，大概年頭不少了。鯊魚皮全都脫了皮了，拿在手中很沉，比平常劍大不相同。按繩簧往外一撤，劍出三寸光華一道，婁爺不敢再撤，怕的是光芒四射，惹人注目，遂把絨繩解下來，往背後一堵，胸前打着蕪花蝴蝶扣，寶劍插好，高高興興推開了門，轉身够奔外面，哈着腰把遮雨的簾子往背後一攔，一來可以擋着自己，二就是用作爲擋身，回手把門鎖好，然後一翻身把遮雨的簾子往下一放，將然一放，就覺身後微然一掛，稍有動作，婁爺趕緊回手一摸，寶劍踪跡不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雍正劍俠圖第十八集終)

小說技 雍正劍俠圖第十八集定價每冊大洋 三角